資治通鑑綱目

香溪馬雲淇藏

第五十四卷

唐昭宣帝

梁太祖 凡十二年 丁卯至己卯

第五十五卷

梁主瑱 凡七年 庚辰至丙戌

唐莊宗

資治通鑑綱目卷第五十四

起丁卯盡己卯提要起丁卯下有唐哀帝天祐四年盡己卯下有晉王李存勗稱唐天祐

考異

十六年梁太祖皇帝朱晃開平元年西川稱

貞明五年凡十三年

四年 四月以後梁太祖皇帝朱晃開平元年西川稱

唐天復七年○是歲唐亡梁晉岐淮南西川凡

五國吳越湖南荊南

福建嶺南凡五鎮

春正月淮南牙將張顥徐溫作

亂

楊渥既得江西驕佞益甚以故怨殺判官周隱將佐皆不自安渥尋君喪酣飲作樂然十圖之獨以擊毬或單騎出遊從者不知所之左右牙指揮使張顥徐溫泣諫渥怒顥溫潛謀作亂一日帥牙兵二百露刃直入庭中渥曰爾果欲殺我邪對曰非敢然也欲誅王左右亂政者爾因數渥所親信十餘人之罪曳下擊殺之謂之兵諫諸將不與之同者稍以法誅之於是軍政悉歸二人渥不能制

實　淮南軍名注見漢武帝元朔五年　揚渥廬州人

行密之子　江西道名注見梁荐元帝承聖二年

徐溫海州朐山人

書法　書曰作亂而後亂臣不得以趙勦竊口矣

發明　楊渥驕侈不道張顥徐溫泣諫不從遂至帥兵誅其嬖倖然而綱目但以作亂書之者臣子事君有隕無二亦所以為脇君者之戒也

三月唐遣使奉冊寶如梁

考證　唐當作帝

梁王全忠自滄州還威望大沮恐中外離心欲速受禪過魏有疾羅紹威恐全忠襲之說曰今唐室衰微天命已改而四方稱兵者皆以興復為名王宜早正位號以絕人望全忠然之乃歸大梁帝遣御史大夫薛貽矩至勞之貽矩請以臣禮見北面拜舞於庭還言於帝曰元帥有受禪之意矣帝乃下詔禪位于梁遣宰相張文蔚楊涉兵部薛貽矩蘇循張策趙光逢等奉玉冊傳國寶帥百官備法駕詣大梁帝綏和二年魏郡名注見漢高后八年

諸大梁楊涉子直史館疑式言於涉曰大人為唐宰相而國家至此不可謂之無過況手持天子璽綬與人雖保富貴柰千載何盍辭之涉大駭曰汝戚吾族神色爲之不寧者數日

質實　滄州名注見漢成帝綏和二年魏州名注見周顯王二十九年

書法　天寶之末遣使奉冊寶如靈武書上皇此其不書唐帝何罪唐臣也自温謀篡唐之臣子未有能沮之者今也自洛如梁不為近矣非有王舜之逼而不遠授人無難色書曰如梁所以深罪舉朝之臣子也故止書唐

發明　自曹馬以來移國者多矣未有書遣使奉冊如唐之詳且悉者何也張文蔚楊涉薛貽矩之徒為唐大臣手持璽綬勸進逆賊魯不知恥書法如此所以著唐臣之罪爾然則唐帝亦有責乎當是之時大權已去何責之有故止書曰唐帝則文蔚等賣國之罪不容

於天地之間矣

夏四月盧龍節度使劉仁恭爲其子守光所囚

仁恭驕侈貪暴以大安山四面懸絶築館其上極壯麗實以美女與方士煉藥其中悉斂境内錢瘞山巔令民間用董泥爲錢有愛妾羅氏其子守光而斥之至是梁遣李思安擊之直抵城下仁恭大安城幾不守守光自外引兵入登城拒守郝在以歸因於遂自稱節度使令部將李小喜攻大安虜仁恭以大安山在盧龍節度使注見漢武帝元朔二年肥如志云在順天府房山縣北八十二里上有大安館相傳五代時劉仁恭所建遺址尚存方士注見憲宗元和六年河東郡名注見漢獻帝建安七年

質實 別室守光弟守奇奔河東

書法 爲所囚子所囚而不書守光囚其父者則守光無罪歟子而囚父罪固不待貶絶而自見矣故守文舉兵書討

發明 書仁恭爲子所囚而不書守光囚其父者仁恭貪暴不臣之罪不可勝誅守光因其危而乘之初非其子能囚之也仁恭自囚爾若守光悖逆之惡亦固在其中矣

梁王全忠更名晃稱皇帝奉唐帝爲濟陰王

考異 按凡例註封其故君則曰廢而不曰奉此奉字當作廢

考證 全忠當作朱全忠

張文蔚等至大梁梁王更名晃文蔚等乘輅奉冊寶至金祥殿王披衮冕即皇帝位文蔚等升殿讀冊寶已降帥百官舞蹈稱賀梁主與之宴舉酒勞之曰此皆諸公推戴之力也文蔚等皆慙伏不能對獨蘇循薛貽矩盛稱功德宜應天順人梁主復與宗戚飲傳宮中其兄全昱謂曰朱三汝本砀山一民也從黃巢爲盜天子用汝爲四鎮節度使富貴極矣柰何一旦滅唐家三百年社稷他日得無戚吾族乎梁主不懌而罷奉唐帝爲濟陰王遷于曹州椑之以棘使甲士守之

集覽 砀山注見椑之以棘廣韻注椑圜也椑之以棘注椑雍也椑在

鷹反雍於勇反【質實】衮晁【注】見漢平帝元始五年社稷注見新莽天鳳元年濟陰郡名注見漢光武建武八年曹州【注】同上年濟陰

【書法】綱目自魏晉以下書稱皇帝廢帝爲其公罪辭也此其不書廢何罪唐臣也唐則奉冊寶如梁自廢其主也梁何與焉罪唐臣也然則予梁乎書稱皇帝如魏晉則固目以篡目之矣終綱目廢主書奉二唯徐知誥無譏焉

【發明】賊温無道大非前代之比然書法甚恕畧不見其篡奪之跡此皆專罪唐人挈國與賊之意然則張文蔚等可勝誅哉

梁以汴州爲東都開封府洛陽爲西都長安爲大安府佑國軍【質實】汴州【注】見周顯王二十九年大梁洛陽縣名注見漢惠帝五年佑國軍【注】同上名注見玄宗開元十一年京兆長安縣名注見

以敬翔知崇政院事

梁以宣武掌書記太府卿敬翔知崇政院事以備顧問參謀議於禁中承上旨宣於宰相而行之宰相非時奏請皆因以聞後廢樞密院以其職事歸之翔為人沉深有智畧在幕府三十餘年盡心勤勞晝夜不寐自言惟馬上乃得休息梁主性暴戾難近人莫能測惟翔能識其意有所不可未嘗顯言但微示持疑梁主已悟俾代之際翔謀居多【質實】宣武軍名注見周顯王二十九年大梁禁中【注】見宋孝武帝大明六年幕府【注】見秦王政三年

梁以朱友文判建昌院事

初梁主爲四鎮節度使凡倉庫之籍置建昌院以領之至是以養子友文判院事掌九國之金穀友文本康氏子也

淮南西川務檄興復唐室

時惟河東鳳翔淮南稱天祐西川稱天復年號餘皆稟梁正朔蜀王建與楊渥移檄諸道云欲與岐王晉王會兵興復唐室卒無應者建乃謀稱帝遺生靡敢失節

質實 鳳翔府名注見楚義帝元年 西川道名注見晉武帝泰始八年益州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五年 正朔

書法 興復不多書唯劉縝嘗書之於是再見然則予二國乎朱氏篡唐天下皆梁臣矣而淮南西川猶仍唐曆首倡興復固不得不一予之予二國所以罪天下也及其倡而不和二國亦復弛然西川反欲自帝而淮南則區區以爭禪允之地其無意唐室明矣於是終貶之

發明 唐有天下垂二百年是時征鎮散在四方者莫不俛首事賊獨淮南西川猶能以興復爲詞故綱目亦書而予之且以着人心正理未盡泯滅之意云爾夫豈果以興復之事望之哉

岐王李茂貞開府

茂貞治宅寬簡無紀律兵羸地蹙不敢稱帝但開岐王府置百官宮殿號令皆擬帝者 質實

岐國名注見周顯王八年

初契丹有八部部各有大人惟一人爲王建旗鼓以號令諸部三年一代以次爲之及耶律阿保機代以父爲王尤雄勇奚及室韋達靼咸役屬之阿保機時其疆不肯受代七部劫之阿保機不得已傳旗鼓別自爲一部漢城地宜土穀有鹽池之利後稍以任兵擊滅七部北侵室韋女真西取突厥故地東北諸夷皆畏服之是歲帥衆三十萬寇雲州晉王與之連和約爲兄弟延之帳中縱酒盡歡約共擊梁或勸晉王擒之王曰讐敵未滅而失信夷狄自亡之道也留之旬日厚贈遺之阿保機既歸而背盟更附于梁晉王由是恨之 集覽 耶律阿保機契丹主姓耶律名阿保機五

契丹遣使如梁

什史四夷附錄曰阿保機本以所居橫帳地名爲姓曰世里譯者謂之耶律也耶餘遮反古漢城通鑑釋文曰故後魏滑監縣也

賢實

陳宣帝太建十三年義寧二年達靼北狄種名注見隋恭帝年突厥女真東胡種名注見晉成帝咸康六年挹婁突厥北狄種名注見梁武帝大同十一年雲州注見秦王政三年雲中

梁以錢鏐爲吳越王

鎮海節度判官羅隱說鏐舉兵討梁曰縱無成功猶可退保杭越自爲不遇於唐必有東帝秦何交臂事賊爲終古之羞乎鏐始以隱爲不能用心甚義之

賢實

鎮海節度注見羅隱杭州新城人杭越二州注見漢和帝永元元年會稽

憲宗元和二年杭州名杭注見憲宗元和二年越注見漢和帝永元元年會稽

梁以高季昌爲荊南節度使

依政進士梁震唐末登第歸蜀過江陵高季昌愛其才識留之欲奏爲判官震恥之欲去恐及禍乃日震素不慕榮宦明公不以爲愚必欲使參謀議但以白衣侍樽俎可也季昌許之震終身止稱前進士不受高氏辟署重之以爲謀主呼曰先輩

集覽

依政一統志云西魏縣名屬邛州隋屬雅州宋金因之元省入邛縣故城在嘉定州邛縣東南五十五里進士注見玄宗開元十七年梁震邛州依政人江陵郡名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三年南郡高季昌陝州人荊南節度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三年南郡

賢實

依政一統志云唐爲邛州治所宋金因之元省入邛縣故城在嘉定州邛縣東南五十五里進士注見玄宗開元十七年梁震邛州依政人江陵郡名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三年南郡高季昌陝州人荊南節度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三年南郡

梁主封其兄全昱爲廣王

全昱不樂在京師常居磎山故里二子皆封王胡氏曰人而盜竊四心晝亡猶知畏人則有不可亡者但不能充其類而已朱温爲盜二十年卒竊唐室全昱初無諫止預其利也及見温披衮稱帝則

揚然驚駭發於言色所謂不十之良心也全昱於此誠能審度大小修短之數無寧堅守所志歸耕磎山則温之族固戚而朱之宗必全矣見其不可而不勝其利欲蓄疑而舉家為賊而參夷之罪勢必相及雖居陽山安能免乎

集覽　四心盡亡盡亡謂俱無也孟子曰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注言無此四者當若禽獸非人心也為人則有之矣凡人但不能演用為仁爾充其類注見玄宗開元二年參夷之之罪夷滅三族也參音倉含反

質實　廣州名注見秦始皇三十三年南海京師注見周顯王二十五年

梁禮部尚書蘇循等致仕

循及其子楷自謂有功於梁朝夕望為相梁主薄其為人敬翔李振亦鄙之言於梁主曰蘇循唐之鴟梟賣國求利不可以立於維新之朝詔循等十五人並勒致仕楷斥歸田里循父子乃之河中依朱友謙胡氏曰人莫難於自見蘇循求相與梁之篡國何異朱温敬翔舍已鴟梟而謂人鴟梟循肯服邪

質實　鴟梟惡聲之鳥鴟梟與鴞同

宗元和九年河中府名注見周赧王十二年蒲阪

書法

勒致仕也其書之何書所以為賣國求利者之戒也書之則何以為戒循等賣國志求相位而官稱止致仕以見卒無其利而徒為是鴟梟也然則曷為不書詔梁有慊而不知篡國之為大惡書詔是予梁矣

發明

循故唐臣也和以梁書何哉賣國求利甘臣逆賊是固逆賊之臣也以梁書之其罪自見而不免勸令致仕者則亦使後之臣子安於義命毋非鴟以徼利爾然則鴟梟小人徒負不義之名者果何益之有哉

六月淮南遣兵擊楚楚大破之遂取岳州

楊澤遣其將劉存許玄應將水軍擊楚楚王旋懼
軍使楊定真賀曰我軍勝矣殷問其故定真曰夫
戰曜則勝驕則敗今淮南兵驕而王有懼色吾是
以知於必勝也殷命指揮使秦彦暉黃璠帥戰艦
擊之存等遇雨引兵還彦暉追之存數戰不利乃
遣殷書詐降彦暉使謂殷曰此必詐也勿受鼓譟
而進存等走黃璠引兵合擊大破之執存拔岳
州玄應渥之腹心也張顥徐溫因其敗收斬之質
實鼓譟注見宋文帝元嘉二十六年岳州注同上三年巴陵

梁侵晉圖潞州晉遣周德威等救之

梁遣康懷貞攻潞州晉李嗣昭閉城拒守懷貞晝夜攻之半月不克乃築壘穿蚰蜒塹而守之內外斷絕晉王以周德威為行營都指揮使救之質實潞州注見周赧王五十三年上黨蚰蜒塹

秋七月梁以劉守光為盧龍節度使

八月晉敗梁兵於潞州梁築夾寨守之

晉周德威壁于高河康懷貞遣親騎擊之不克梁主遣李思安代之將兵西上至潞州城下更築重城內以防奔突外以拒援兵謂之夾寨調山東民饋軍糧德威日以輕騎抄之思安乃自東南山口築甬道屬於夾寨德威與諸將互往攻之一晝夜數十發梁兵疲於奔命閉壁不出質實山東

道名注見宋文帝元嘉二十五年甬道注見漢王邦二年

九月蜀王王建稱帝

蜀王建議稱帝將佐皆以為然馮涓獨獻議請以蜀王稱制曰朝興則未爽稱臣賊在則不同為惡不從涓杜門不出建用副使掌書記韋莊之謀即帝位以王宗佶書莊為宰相唐道襲為樞密使是時唐衣冠之族多避亂在蜀蜀主禮而用之使脩舉故事故其典章文物有唐之遺風朝廷若能中興我固不失臣節爽失也言唐

集覽

發明 前書淮南西川移檄興復唐室其名甚正然繼書淮南擊楚而不聞有討賊之舉又書王建稱帝而不聞有興唐之謀則吳蜀竊義之名曉然自見特比之其心臣賊者差勝爾要未得為義舉也

十字上漏冬字

守文聞其弟光幽其父集將吏大哭曰不意吾家生此梟獍吾不如死誓與諸君討之乃發兵擊守光守文恐梟獍注見晉穆梁乘虛襲其後遣使請降

集覽 義昌節度注見晉穆帝永和六年滄州

考異

梁赦軍士逃亡爲盜者

初梁主在藩鎮用法嚴將校有戰沒者所部兵悉斬之謂之跋隊斬士卒多亡乃命軍士皆文其面

以記軍號逃輒執之無不死者由是亡者皆聚山澤為盜至是赦其罪聽還鄉里盜臧什七八

胡氏曰文面始於有苗至劉仁恭朱全忠而加甚籍民為兵無罪而黥之使終身不齒去非至不仁者莫忍為也其可以為常而無改易邪

集覽 文面始於有苗書伊訓篇臣下不匡其刑墨孔氏曰鑿其額涅以墨也吕刑篇苗民爰始淫為劓則椓黥孔氏曰三苗之主頑凶苦民始大為截人耳鼻椓陰黥面胡致堂曰然則文面之法起於有苗也涅其額者五刑之正黥其面者乃五虐之法也顙受墨涅若膚疾然雖刑而不害以字文面則棄人矣

質實 潘鎮注見肅宗上元二年

晉岐淮南稱唐天祐五年梁開平二年○蜀高祖王建武成元年○是歲西川稱蜀凡五國五鎮

考 按歲年例曰建國僭號之大者朱注國名謚號姓名年號當白字岐淮南西川蜀北漢南唐楚閩吳越荊南諸小國名亦當用白字

異 為大國國名謚號姓名年號當白字岐淮南西川蜀北漢南唐楚閩吳越荊南諸小國名亦當用白字

考異 立當作嗣

考證 當去

春正月晉王李克用卒子存勗立

李姓立當作嗣

晉王病篤周德威等退屯亂柳晉王命其弟克寧監軍張承業大將李存璋吳珙掌書記盧質立其子晉州刺史存勗為嗣曰此子志氣遠大必能成吾事爾曹善教導之謂存勗曰嗣昭厄於重圍吾不及見矣俟塋畢汝與德威輩速竭力救之又謂克寧等曰以亞子存勗小名也言終而克寧等不從立之勢軍中多竊議者存勗懼以位讓之克寧曰汝家嗣也且有先王之命誰敢違之將吏欲謁見存勗存勗方哀哭久未出張承業入曰大孝在不墜基業多哭何為因扶存勗出襲位為河東節度使晉王克寧首帥諸將拜賀王悉以軍府事委之賨寶亂柳或疑地名未詳處所晉州注見漢獻帝建安七年河東河東節度注見同上年河東

二月蜀以張格同平章事

蜀主登樓有僧抉一目以獻蜀主命飯僧萬人以報之翰林學士張格曰小人無故自殘赦其罪已

辛矣不宜復崇獎以敗風俗蜀主乃止至是為相多迎合主意有勝已者必以計排去之

晉兵馬使李克寧謀作亂晉王殺之

初晉王克用多養軍中壯士為子寵遇如真子及存勗立諸假子皆年長握兵心快快不服存顥陰說克寧曰兄終弟及自古有之以叔拜姪於理安乎克寧曰吾家世以慈孝聞天下先王之業苟有所歸吾復何求汝勿妄言我且斬汝克寧妻孟氏素剛悍諸假子各遣其妻入說之使迫克寧克寧心動存顥等謀奉克寧為節度使舉河東附梁執晉王及太夫人曹氏送大梁帳下親信史敬鎔知之以告太夫人大駭召張承業指晉王謂之曰先王把此兒臂授公等如聞外間謀欲負之但置吾母子有地勿送大梁自他不以累公承業惶恐曰老奴以死奉先王之命此何言也晉王以克寧之謀告且曰至親不可自相魚肉吾苟避位則亂不作也承業乃召李存璋等陰為之備置酒府舍伏甲執克寧存顥於座晉王流涕數之曰兒鄙以軍府讓叔父不取今事已定奈何復為此謀忍

以吾母子遺仇讐乎遂殺之

九年

書法　書謀亂矣不書討殺何克寧叔也亦既執之待以不死而誅其黨可也殺之過矣

發明　言殺不言誅者存叔姪之分也而曰謀作亂則克寧之罪自著矣

梁主晃弒濟陰王

追謚曰唐哀皇帝

夏五月晉王攻梁夾寨破之潞州圍解

李思安等攻潞州久不下亡將校四十餘人士卒以萬計梁主疑晉王克用詐死歎召兵還恐晉人躡之乃議自至澤州應接歸師乃召匡國節度使劉知俊爲招討使削思安官爵斬監押楊敏貞晉李嗣昭固守踰年城中資用將竭梁主數遣使諭降之嗣昭焚詔書新使者梁主欲召兵還諸將以爲李克用死晉兵且退上黨孤城無援請更留旬月以俟之梁主從之初晉周德威握重兵在外國人疑之晉王召德威還四月德威至晉陽留兵城外徒步而入伏哭極哀退謁嗣王甚恭衆心由是釋然梁炎寨奏晉兵已去梁主以爲援兵不能復來還大梁夾寨亦不復設備晉王與諸將謀曰上黨河東之藩蔽無上黨是無河東也且朱溫所憚者獨先王爾聞吾新立以爲童子未閑軍旅必有驕怠之心若簡精兵倍道趣之出其不意破之必矣取威定霸在此一舉不可失也張承業亦勸之以丁會爲都招討使帥周德威等行乃大閱士卒以丁會爲都招討使帥周德威等發晉陽五月朔晉王伏兵三垂岡下詰旦大霧進兵直抵夾寨梁軍無斥候將士尚未起晉王命周德威李嗣源分兵爲二道填坑燒寨鼓譟而入梁兵大潰南走招討使符道昭馬倒被殺失亡將士萬計委棄資械山積德威至城下呼嗣昭曰先王已薨今王自來破賊賊已亡矣可開門嗣昭不信曰此必爲賊所得來誑我爾王自往呼之嗣昭見王白服大慟幾絕城中皆哭遂開門初德威與嗣昭有隙晉王克用臨終謂曰進通忠孝吾愛

之深今不出重圍豈德威不忘舊悉邪汝爲吾以此意諭之若潞圍不解吾死不瞑目進通嗣昭小名也存勗以告德威德威感泣由是戰甚力既相見歡好如初梁主聞夾寨不守大驚既而嘆曰生子當如李亞子克用爲不亡矣至如吾兒豚犬爾

胡氏曰喪不二事故春秋於背喪而即戎者皆深譏之惟其門庭之寇存亡繫焉然後從權制而無避此費誓所以得列於典謨命誥之後也若李存勗之爲孝是以審緩急量輕重出奇制勝以走梁師然後覇基復安君子深有取者與是類爾梁置夾寨可謂危急之勢矣使存勗於是焉

魯子問篇三年之喪卒哭金革之事無辟也者非與孔子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爲爲之也魯有徐夷爲寇魯公帶絰征之於費地誓衆故以費誓名篇孔子序書以魯有治戎征討之備故以繫帝王書之末

質實

澤州節度

注見梁武帝中大通六年建州匡國注見唐玄宗開元十一年同州上黨郡名注見周赧王五十三年晉陽縣名注見周威烈王二十三年軍旅注見梁武帝中大通二年三垂岡莫詳處所山戎疑即此未知是否詰曰注見漢武帝元封元年

集覽

費誓所以得列於典謨命誥之後記

晉師攻梁澤州不克

周德威乘勝進趣澤州梁統軍牛存節將兵應接潰兵至天井關謂其衆曰澤州要害地不可失也雖無詔旨當救之衆皆不欲曰晉人勝氣方銳且衆寡不敵存節曰見危不救非義也畏敵彊而避之非勇也遂舉策引衆而前至澤州城中人已應晉存節至乃定晉兵尋至攻之存節晝夜拒戰凡旬有三日劉知俊引兵救之德威退保高平

質實

高平縣名注見漢文帝十一年天井關注見唐武宗會昌三年長平見周赧王五十三年長平縣名注

晉王歸晉陽

晉王歸晉陽休兵行賞命州縣舉賢才黜貪殘寬租賦撫孤窮伸冤濫禁姦盜境內大治訓練士卒令騎兵不見敵無得乘馬部分已定無得相踰越及留絕以避險分道並進期會無得差跌刻犯者必斬初唐昭宗詔晉王克用承制封拜時方鎮多行墨制王耻與之同每除吏必表聞至是存勗始承制除吏兄事張承業升堂拜母賜遺甚厚潞州圍守歷年士民死者大半嗣昭勸課農桑寬租緩刑數年之間軍城完復

淮南張顥徐溫弒其節度使楊渥溫復攻顥殺之

張顥徐溫專制軍政弘農威王心不能平欲去之而未能二人不自安共謀弒王分其地以臣於梁顥遣其黨弒王集將吏於府庭列白刃厲聲問曰嗣王暴斃軍府至大四境多虞非公主誰當主之三問莫應氣色益怒幕僚嚴可求前密啟曰軍府至大四境多虞非公主之不可然今日則恐太速顥曰何也可求曰劉威陶雅皆先王之等夷必不肯爲公下不若立幼主之諸將孰敢不從顥默然可求因屏左右急書一紙置袖中麾同列詣使宅賀衆莫測其所爲既至可求跪讀之乃太夫人教也大要言先王不幸早世隆演次當立諸將宜無負楊氏善輔導之辭旨明切顥氣色皆沮以其義正不敢奪遂奉王弟隆演稱留後既罷副都統朱瑾年十六七即橫戈躍馬衝犯大敵未嘗畏懦今日乃知瑾匹夫之勇不及公遠矣因以兄事之顥以徐溫鎮潤州可求說溫曰公捨牙兵而出顥必以弒君之罪歸公溫驚曰奈何可求曰顥剛愎而暗於事請爲公圖之乃往見顥曰公出徐公於外人皆言公欲奪其兵權而殺之多言亦可畏也顥曰右牙欲之非吾意也業已行矣奈何可求曰止之易爾明日可求邀顥詣溫可求目顥責溫曰古人不忘一飯之恩況公楊氏宿將今幼嗣初立多事之時乃求自安於外可乎溫謝曰苟諸公見容溫何敢自專由是不行顥知可求陰附溫夜遣盜刺之可求知不免請爲書辭府主盜執刀臨之可求操筆無懼色盜見其辭旨忠壯曰公長者吾不忍殺掠其財以復命溫與可求謀密結將軍鍾泰章

等壯士三十人斬顯於牙堂暴其弒君之罪初顯與溫謀弒威王溫曰參用左右牙兵心必不一不若獨用吾兵顯不可溫曰然則獨用公兵顯從之至是窮治逆黨皆左牙兵也由是人以溫爲實不知謀隆演以溫爲左右牙都指揮使軍府事咸取決焉以可求爲揚州司馬溫性淩毅自奉簡儉錐不知書使人讀徽訟之辭而央之皆中情理立法度禁彊暴政舉大綱軍民安之溫以軍旅委可求以財賦委支計官賂知祥皆稱其職

合肥人 潤州 注見晉咸和三年京口業已行矣 注見楚義帝元年 楊州 注見漢武帝元朔五年 雍南

書法 節度使未有書弒而此書之者顯溫固渥所殺多矣未有書弒者此其書弒何唐亡也上無天子節鎮專地爲之屬者皆其臣矣書弒所以正君臣之分也然則溫能殺顯何以不書討溫既與弒則賊殺賊而已矣安得以討予之自是終目節度書弒二趙王鎔楊渥

發明 節度使未有弒而此書之者顯溫固渥討者已亦預弒之人爾明年書溫自領昇州刺史則溫篡奪之跡始彰彰乎不可掩此則書法之意也

質實 雍州 注見唐玄宗開元十一年 京兆 忠武節度 注同上年同州

書法 西川嘗書移檄興復矣於是不書討書攻何夷蜀於梁也曷爲夷之蜀稱帝號則不足以言討矣故與岐晉皆書攻

蜀岐晉會兵攻梁雍州梁遣忠武節度使劉知俊拒却之

○六月梁殺其金吾將軍王師範夷其族

朱友寧妻泣訴於梁主曰陛下化家爲國宗族皆榮寵妾夫獨不幸因王師範叛死於戰場今仇讐猶在妾誠痛之梁主曰朕幾忘此賊遣使族之師範戚陳宴具與宗族列坐謂使者曰予不欲使

積屍長幼無序酒既行命自
幼及長以次就死凡二百人

秋七月楚收桊稅

湖南判官高郁請聽民自采桊賣於北客收其征以贍軍楚王殷從之請於梁置回圖務運桊於河南北賣之以易繒纊戰馬而歸由是富贍

書法　自德宗書初稅桊至文宗而增重其法多矣王涯既敗始詔罷焉於之爲民害也

質實　湖南通名注見宋文帝元嘉十六年

是楚復收之害未已也故謹書之

淮南將吏推楊隆演爲節度使

淮南將吏請於李儼承制授隆演淮南節度使

年　淮南節度　注同上文

質實　淮南郡名注見漢武帝元朔五

九月淮南遣兵攻吳越圍蘇州

淮南遣指揮使周本擊吳越圍蘇州吳越攻拔東洲淮南遣柴再用復取之再用方戰舟壞僅而得濟家人爲之飯僧千人再用悉取其食以犒部兵曰士卒濟我僧何力焉

質實　周本宿松人諭

之後蘇州注見漢獻帝建興三年東洲一統志云鎮名本漢海陵縣東境地五代置海門縣屬通州以避在海隅之處因名宋元仍舊國朝因州改屬揚州府

冬十月華原賊帥溫韜發唐諸陵

質實　華原一統志云漢之縣名隋爲宜君郡治所唐屬耀州城北一百八十里耀州境內唐諸陵注見唐懿宗咸通四年

書法　盜發必書重山陵也終綱目書盜發山陵七詳楚義帝元年

○十一月晉遣兵擊劉守文敗之

劉守文攻幽州劉守光求救於晉晉王遣兵五千助之守文敗遁胡氏曰朱溫助守光以子囚其父

恃天理甚矣然温弑君篡國之人也又何責焉晉王兵以義動當討宇光助宇文一舉而父子兄弟之道皆得今乃抹宇光抑宇文人之稱斯師也謂之何哉其異於朱温所為幾希矣

注見唐高祖武德四年

書法

梁擊趙以救燕書救燕以救晉書救晉遣兵助之不書救何為晉諱也當是時唯晉擊岐以救燕書救燕討岐以救晉書救晉大國而稱唐正朔故綱目於晉多予辭不書救不以守光之黨累晉也然宇文舉兵書討而晉擊之直書其事意亦不隱矣

晉岐淮南稱唐天佑六年梁開平三年○是歲凡五國三鎮

春正月梁遷都洛陽

元年○梁攻岐取丹延鄜坊四州

質實

洛陽縣名注見周顯王三年

丹延鄜坊四州

質實

按一統志丹本後周丹陽縣地唐改為丹州元省之故城在延安府宜川縣東北二十九里延注見梁武帝普通六年統萬鎮條

質實

日食注見新莽天鳳

質實

州名

二月朔日食

夏四月梁以王審知為閩王

審知儉約常躡麻屨府舍卑陋未嘗營葺寬刑薄賦公私富實境內以安

質實

閩國名注見漢

吳越擊淮南兵破之

淮南兵圍蘇州推洞屋攻城吳越將孫琰置輪於竿首垂絙投錐以揭之攻者盡露礮至張網以拒

萬鄜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七年坊注見唐肅宗上元元年○淮南徐温自領昇州刺史

徐温以金陵形勝戰艦所聚乃自以淮南行軍副使領昇州刺史留廣陵以其假子元從指揮使知誥為昇州防遏兼樓船副使往治之

集覽

元從注見唐肅宗至德二載

質實

昇州注同上文廣陵縣名注同上元年江都

之吳越王鏐遣指揮使錢鏢等救之蘇州有水通城中淮南軍張綱綴鈴懸水中魚鼈過皆知之吳越震儆司馬福欲潛行入城故以竿觸網敵聞鈴聲舉網福因得過入城由是城中號令與援兵相應敵以爲神鏐嘗遊府園見園卒陸仁章樹藝有智而志之至是使仁章通信入城果得報而返吳越兵內外合擊淮南兵大破之

集覽 洞屋俗呼鷲車洞其形如屋隱兵卒於中推之使前以攻城

五月梁殺其佑國節度使王重師夷其族

王重師鎮長安數年梁主怒其貢奉不時以劉捍爲留後捍譖之云與邠岐通賜自盡夷其族

質 邠岐謂王行瑜李茂貞

劉守光執其兄守文進攻滄州

劉守文以重賂招契丹吐谷渾之衆合四萬屯劉州守光逆戰爲所敗守文單馬立於陣前泣謂其將元行欽識之直前擒之滄州判官呂兗孫鶴推守文子延祚爲帥乘城拒守

質 吐谷渾西羌種名注見晉元帝建武元年

劉州注見秦王政三年漁陽滄德二州名滄注見晉穆帝永和六年德注見陳宣帝太建八年安德

六月梁劉知俊叛奔岐

知俊功名浸盛以梁主猜忌日甚內不自安及王重師誅益懼梁主急徵知俊欲以爲河東行營都統知俊弟知浣密使人語知俊云入必死知俊遂以同州附於岐遣兵襲華州守潼關遣人以重利啗長安諸將執劉捍送於岐殺之梁主遣近臣諭知俊曰朕待卿甚厚何忽相負對曰臣不背德但畏族爾詔削知俊官爵遣楊師厚劉鄩等討之鄩至關東獲知俊伏路左直進遂克潼關知俊舉族奔岐岐兵據長安城師厚以奇兵克之岐王厚禮知俊以爲中書令

質 同州注見唐玄宗開元十一年潼關注見漢獻帝建安十六年

華州注同上年長安縣名注見

漢惠帝五年揚師厚潁州斤溝人
長安城注見隋煬帝大業十三年

秋七月梁以劉守光爲燕王 質實 燕國名注見唐高祖武德四年幽州

○淮南盡取江西地

撫州刺史危全諷帥撫信袁吉之兵攻洪州淮南守兵纔千人節度使劉威密遣使告急於廣陵日召僚佐宴飲全諷聞之乙象牙潭不敢進楚王胤遣指揮使苑玫圖高安以助全諷徐溫問將於嚴可求可求薦周本乃以本將兵七千救高安本以前攻蘇州無功稱疾不出可求即其臥內彊起之本曰蘇州之役敵不能勝我但主將輕爾今必見用顧無置副貳乃可可求許之本曰楚人爲全諷聲援爾非欲取高安也吾敗全諷援兵必還乃疾趣象牙潭或曰全諷兵彊君宜觀形勢本曰賊衆十倍於我我軍聞之必懼不若乘其銳而用之全諷營柵臨溪亘數十里本隔溪布陣先使羸兵嘗敵全諷兵涉溪追之本乘其半濟縱兵擊之全諷兵大潰本分兵斷其歸路擒全諷乘勝克袁州

欽州刺史陶雅遣兵襲饒信饒州刺史唐寶棄城走來志誠敗苑玫於上高吉州刺史彭玕帥衆奔楚信州刺史危仔昌奔吳越以爲淮南節度副使更其姓曰元氏屢州刺史盧光稠以州附于淮南於是江西之地盡入于楊氏

安二年臨川信注見唐僖宗乾符五年袁注見唐高宗儀鳳元年吉注見晉安帝元興元年洪州注見漢武帝元鼎五年豫章象牙潭一統志云在南昌府城南八十里晉鍾離真君故宅在其上高安古地名漢爲建城縣東漢時以上蔡民分徙於此吳又析置陽樂宜豐二縣晉改上蔡曰望蔡陽樂曰康樂隋廢三縣入建城屬洪州唐改曰高安縣爲靖州治所後屬洪州宋瑞州治此元仍舊國朝因之爲瑞州府治所仍屬焉歙州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三年新都饒州注見梁武帝太清元年鄱陽上高本漢豫章郡建城縣地名晉爲望蔡縣隋省入建城唐以故望蔡縣地置上高縣本漢豫章郡建城縣地名高鎮南唐易鎮爲塲尋陞爲上高縣宋元俱仍舊國朝因之屬瑞州府危仔昌南城人全諷之弟屢

冬十月蜀行永昌曆

司天監胡秀林所獻也

十一月岐遣劉知俊攻梁靈州梁遣兵救之大敗而還

岐王欲取靈州以處劉知俊使自將兵攻之朔方節度使韓遜遣使告急于梁梁主遣康懷貞冤彥卿將兵攻邠寧以救之克寧衍二州扼慶州南城遊兵及涇州之境知俊聞之解圍引還梁主急召懷貞等還知俊據險邀之左龍驤軍使王彥章力戰懷貞等乃得過至昇平知俊伏兵山口懷貞大敗僅以身免岐王以知俊為彰義節度使涇州彥章驍勇絕倫每戰用二鐵槍皆重百斤一置鞍中一在手所向無前時人謂之王鐵槍

質實 靈州注見唐太宗貞觀二十年朔方郡名注見

州注見梁簡文帝太寶元年南康廬光綱上猶人江西道名注見梁孝元帝承聖二年

庚午

晉岐吳稱唐天祐七年梁開平四年○是歲淮南稱吳凡五國五鎮

春正月劉守光克滄州殺其兄守文

滄州城中食盡吕兖選男女羸弱者烹之以給軍食正月劉延祚力盡出降守光使大將張萬進周

漢武帝元朔元年邠寧軍名注見唐肅宗上元元年寧衍二州寧州注同上年衍州未詳沿革姑缺之涇州注見漢光武建武元年安定慶州注見周顯王四十一年義渠王彥章童壽張人昇平縣名注見唐順宗永貞元年彰義節度注見唐憲宗元和四年

蜀蜀州刺史王宗弁罷

質實 蜀州注見宋文帝元嘉九年崇慶

書法

刺史未有書罷者書宗弁何美知止也五季之世若宗弁者不多見矣故特書之

宗弁稱疾罷歸杜門不出蜀主疑其怨望加檢校太保不受謂人曰廉者足而不憂貪者憂而不足吾小人致位至此足矣豈可求進不已乎蜀主嘉其志而許之

知裕輔其子繼威鎮滄州族呂充而釋孫鶴充子琦年十五門下客趙王紿監刑者曰此吾第也勿妄殺遂挈以逃琦足痛不能行王負之變姓名乞食於路僅而得免琦感家門殄滅力學自立晉王聞其名署代州判官守光使人殺守文歸罪於殺者而誅之 質實 代州 注見 年鴈門 秦王政三

二月岐王承制力楊隆演嗣吳王 質實 岐州 名注見 周顯王八年

吳國名注見漢武帝元朔五年淮南王

書法 岐王承制爾何以書予隆演也唐室亡矣隆演雖承制書吳王稱吳王是故弟也次立無譏矣故綱目自是從義不當嗣守光雖梁命止書守光雖自帝止

○夏四月梁夏州亂殺節度使李彝昌以其族文仁

稍代之 質實 夏州 注見 元朔元年朔方

○梁宋州獻瑞麥

梁宋州節度使衛王友諒獻瑞麥一莖三穗梁主曰豐年爲上瑞今宋州大水安用此爲詔除本縣今名遣使詰責友諒以惠王友能代之 質實 宋州 注見 漢後主延儁十八年

梁貶冤句鄉爲游擊將軍

梁左金吾大將軍冤句鄉入朝有民不避道投諸欄外而死冤句鄉自首梁主以冤句鄉有功命以私財遣死者家以贖罪御史司憲崔沂劾奏請論如法梁主命冤句鄉分析冤句鄉對令從者舉置欄外不意誤死梁主欲以過失論沂奏在法以勢力使令爲首下手爲從不得歸罪從者不鬬而故歐傷人加傷罪一等不得爲過失乃責授冤句鄉遊擊將軍冤句鄉揚言有得崔沂首者賞萬緡梁主使人謂冤句鄉曰崔沂有毫髮傷我當族汝時功臣驕橫由是稍肅 集覽 欄外天津橋上欄干外

五月梁天雄節度使羅紹威卒以其子周翰代之 質

實 天雄節度注見漢成帝綏和二年魏郡

行襲卒 質實 匡國節度注見唐玄宗開元十一年同州

行襲疾篤請代許州牙兵皆泰宗權餘黨梁主深以爲憂命崇政院直學士李珽馳往視行襲珽至謂將吏曰天子握百萬兵去此數舍爾馮公忠純勿使上有所疑汝曹赤心奉國何憂不富貴由是衆莫敢異議行襲欲使人代受詔珽曰東首加朝服禮也乃即卧內宣詔謂行襲曰公勿視事子孫之福也行襲泣謝遂解印授珽使代掌軍府行襲卒以珽權知匡國留後

集覽 東首加朝服論語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拖紳

質實 許州注見漢後主建興十年許昌

梁以楚王殷爲天策上將軍

楚王殷求爲天策上將始開府以弟實存爲相

秋七月岐晉合兵攻梁夏州梁遣兵拒却之

岐王遣使告晉請合兵攻定難節度使李仁福晉王遣周德威將兵會圍夏州梁主恐晉兵襲西京遣兵分屯河陽三原遣李遇邀其歸路岐晉兵皆鮮去胡氏曰晉之所圖莫重於梁次則燕也李仁福豈能爲河東病晉王徇三鎮之請爲之遣師德威又不諫止豈欲收三鎮心不得不然耶不然則持國之道疎矣

質實 西京注見唐玄宗開元十一年京兆津定難節度未詳沿革

河陽縣名注見晉孝武太元五年

三原縣名注見漢帝玄更始二年孟

八月吳越築捍海石塘廣杭州城

捍海石塘一統志云在杭州府由是錢塘富庶盛於東南

質實 城東三里舊志云江狹海潮爲杭人患梁開平中錢武肅王始建候潮通江門潮水衝激板築不就因令強弩數百以射潮頭既而潮水漸向西陵乃積石植木爲塘捍之城基始定人相傳吳越王箭射止處嘗立鐵幢因名鐵幢浦今其鐵箭尚存

錢塘縣名注見漢獻帝興平元年

城不書必關要而後書非關要則京都也終綱目書廣城四是年杭州已卯年晉德勝壬辰年徐知誥金陵乙卯年周大梁杭州大梁都城也德勝關要也惟金陵知誥未都

書法　先城之

冬十一月蜀主立其假子宗裕等爲王

初唐末宦官典兵者多養軍中壯士爲子以自強由是諸將亦效之而蜀主尤多至百二十人雖冒姓連名而不禁昏姻

書法　封子不書主此其書何假子也而悉封王甚矣故并主譏之終綱目封子書主五詳推

梁遣兵襲鎮州取深冀鎮定推晉王爲盟主晉遣兵救之

梁主疑趙王鎔貳於晉且欲因鄴王紹威卒除穆鎮定會燕王守光發兵侵定州遣供奉官杜廷隱丁延徽監魏博兵三千分屯深冀聲言助趙守禦趙將石公立攻之不克乃遣使求援於燕晉州白鎔拒之鎔不從公立出門指城而泣曰朱氏滅唐社稷三尺童子知其爲人而我王猶恃姻好以長者期之此所謂開門揖盜者也惜乎此城之人今爲虜矣深冀民見魏博兵入奔走驚駭未幾廷隱等閉門盡殺趙戍兵乘城拒守鎔始命公立攻之不克乃遣使求援於燕晉與義武節度使王處直共推晉王爲盟主合兵攻梁晉王會將佐謀之皆曰鎔父臣朱温輸賂結昏其交深矣此必詐也王曰彼亦擇利害而爲之爾王氏在唐猶或臣或叛況肯終爲朱氏之臣乎今救死不贍何顧昏姻我若疑而不救正墮朱氏計中乃遣周德威將兵出井陘屯趙州鎔使者至幽州守光方獵孫鶴馳詣野謂曰趙人乞師此天欲成王之功業也守光曰何故對曰比常患其與朱温膠固温之志非盡吞河朔不已今彼自爲讎敵王若與之併力破梁則鎮定皆斂衽而朝燕矣不早出師但恐晉人先我矣守光曰王鎔數貢約今

使之與梁自相弊吾可以坐承其利又何救爲不爲出兵自是鎮定復補唐天祐年號梁主命王景仁等將兵擊之

集覽 除移鎮定 除移代而移徙之也鎮州名鎮定注見漢光武建武九年常山定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五年鎮定二州名深冀二州也深州本漢常山郡今真定府是定州本漢中山府是分屯深冀分屯分兵屯守二州也深州本漢博陵郡冀即禹貢冀州也二州俱在河北東路唐德宗興元元年分屯深冀注見唐穆宗長慶二年冀注見秦二世二年信都義武節度注見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中山趙王鎔趙國名注見漢景帝三年趙王鎔趙國名注見秦王政十八年趙州注見漢景帝三年王景仁合肥人

正誤 先我今按此言但恐晉人先我救趙也

質實 鄴國名鎮州名鎮注見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中山趙王鎔趙國名注見漢景帝三年王景仁合肥人

十二月梁定律令格式行之○梁進軍逼鎮州晉王救之次于高邑

梁王景仁等進軍柏鄉趙王鎔復告急於晉晉王自將東下王處直遣將將兵五千以從至趙州與周德威合獲梁匄蒐者問之曰梁主戒上將云鎮州反覆終爲子孫之患今悉以精兵付汝鎮州雖以鐵爲城必爲我取之晉王命送於趙進軍距柏鄉三十里遣周德威等以胡騎迫梁營挑戰梁兵不出進距柏鄉五里營於野河之北又遣胡騎迫梁營馳射且詬之梁將韓勍等將步騎追之鎧冑鮮華光彩炫曜晉人望之奪氣德威謂李存璋曰梁人志不在戰徒欲耀兵爾不挫其銳則吾軍不振乃徇于軍曰彼皆汴州屠酤傭販之徒爾衣鎧雖鮮十不能當汝一擒獲一夫足以自富乃奇貨不可失也帥精騎千餘擊其兩端獲百餘人且戰且卻距野河而止言於晉王曰賊勢甚盛宜按兵以待其衰王曰吾孤軍遠來救人之急三鎮烏合利於速戰公乃欲按兵持重何也德威曰鎮定之兵長於守城短於野戰且吾所恃者騎兵利於平原廣野可以馳突今壓賊壘門騎無所展其足且衆寡不敵使彼知吾虛實則事危矣王不悅退卧帳中諸將莫敢言德威徙見張承業曰大王驟勝

而輕敵不量力而務速戰今去賊咫尺所限者一水爾彼若造橋以濟我衆立盡矣不若退軍高邑誘賊離營彼出則歸彼歸則出別以輕騎掠其饋餉不過踰月破之必矣丕然入寨帳撫王曰此豈王安寢時耶邪德威老將知兵其言不可忽也王蹶然而興曰予思之梁兵有降者詰之曰景仁方造浮橋王謂德威曰果如公言是日拔營退保高邑胡氏曰晉王雖善將兵而不善將將欲功自已出而短於用人高邑之役非承業啟其意則德威必死矣存勗資性如此莫之能改他日胡柳陂之敗良將故君子有言必心不外乃能統大衆智不鑒乃能處大事晉王鑒智自私而心不廣此功名所以不遂歟

集覽

薄我注見齊和帝中興元年

薄之他日胡柳陂晉與梁戰于胡柳陂周德威敗死在梁主瑱貞明四年

質實

柏鄉縣名注見唐憲宗元和十一年

匆莽也莽薪也挑戰注見漢王邦四年

處所唯真定府井陘縣東南一十五里有井陘關詳見周世宗顯德二年

一名冶河源發平定州松嵐流經縣界合綿蔓河又東南流至平山縣入滹沱河或疑即此

辛未

見周顯王二十九年大梁高邑縣名注見漢光武建武元年鄗邑浮橋注見周世宗顯德二年浮梁

胡柳陂未詳處所

書法

凡救書次識也此其識歟美從諫也於是德威請止高邑晉王不悅承業諫而從之知難而退君子所許也美惡不嫌同辭終綱目

救書次五晉鄗武陵王紀王琳晉王戊申年唐遣兵惟王琳晉王非識辭

晉岐吳稱唐天祐八年梁乾化元年○蜀永平元年○是歲凡五國五鎮

春正月朔日食

質實

日食注見新莽天鳳元年

書法

日食正朔大變也終綱目書日食三百六十七而正朔日食者二十八詳周安王十五年及漢惠帝七年合是無書正朔食者矣

○晉王伐梁軍于柏鄉大破之

柏鄉比不儲芻梁兵刈芻自給晉人抄之梁兵不敢出刈屋茅坐席以餉馬馬多死周德威與別將史建瑭李嗣源將精騎三千壓梁壘門而詬之王景仁偪劾怒悉兵陳於野河之上梁兵橫亘數里南李存璋以步兵禦之勢不能支晉王謂指揮競前奪橋鎮定步兵而出德威等轉戰而北至高邑使李建及曰賊過橋則不可復制矣建及力戰却望曰梁兵爭進而囂我兵整而靜之王登高丘以觀之曰兩軍未決王謂德威曰我必勝戰自巳至午勝負未決王謂德威曰我之興亡在此一舉我為公先登巳合勢不可離公可繼之德威叩馬諫曰觀梁兵之勢可以勞逸制之未易以力勝也彼去營三十餘里雖挾糗糧亦不暇食日昳倦必有退志當是時我以精騎乘之必大捷今未可也王乃止至晡梁軍未食果引却德威疾呼曰梁兵走矣晉兵大譟爭進梁兵驚怖大潰李存璋引步兵乘之呼曰梁人亦吾人也父兄子弟餉軍者勿殺於是戰士悉解甲投兵而棄之囂聲動天地趙人以深冀之後饑渴內迫矢刃外交士卒勞憊是時我以精騎乘之必大捷今未之精兵殆盡棄糧食資械不可勝計凡斬首二萬級河朔大震晉州杜廷隱等棄深冀而去晉王收兵屯趙也每歲也儲積聚也

集覽

比不儲芻 比毘至反猶言比年

發明

前此梁晉交攻屢矣至是始稱伐者或解圍或救援非直與梁對壘故爾今爲正其名義則明晉之爲唐復讐而著梁之有罪也然則何以不書討曰討大矣晉非純乎義者特假之而行爾權其輕重書之以伐且著其破梁之功則亦足以伸大義於天下而使三綱之理未盡泯也嗚呼微矣

書法

前書梁襲鎮州罪梁也故晉救至是而大書伐梁軍則予晉之爲盟主矣

晉師圍邢魏梁兵救之晉師還

晉主遣周德威史建瑭趙潼魏張承業李存璋攻邢州自以大軍繼之移檄河北州縣諭以利害自

攻魏州不克梁主以羅周翰年少且忌其舊將佐以李振爲天雄節度副使命杜廷隱將兵千人衛

集覽

史建瑭 鴈門人 河朔二州名

考異

注見唐玄宗天寶十五年

泰二年魏注見漢成帝綏和二年那州注見楚義帝元年襄國黎陽縣名注見漢成帝綏和二年夏津縣名注見隋煬帝大業七年鄃高唐縣名注見周顯王十四年東武縣名注見秦王政十四年武城朝城縣名注見隋文帝開皇十二年臨河縣名注見唐昭宗大順二年淇門縣名注同上年衛州注見秦王政六年朝歌新鄉縣名注見均王龍德二年共城縣名注同上年白司馬阪未詳處所

三月梁清海節度使劉隱卒弟巖知留後

注見秦始皇三十三年南海○夏四月岐攻興元蜀兵擊卻之

蜀主之女普慈公主嫁岐王從子繼崇繼崇驕矜嗜酒蜀主召公主歸寧留之岐王怒始與蜀絕至是岐王聚兵冤蜀興元唐道襲擊卻之

父母在則有時歸寧爾泉水篇序父母終思歸寧父母在則歸寧沒則使夫人父母在則歸寧沒則使夫人而不得注國君夫人父母兄弟

質實 普慈縣名注見唐高宗顯慶三年普州興元府名注見周赧王四年漢中

集覽 歸寧詩葛覃篇歸寧安也謂問安也

之間道夜入魏州助周翰城守晉王觀河於黎陽梁兵將度皆棄舟而去德威扼夏津高唐東武朝城走進攻黎陽扼臨河淇門逼衛州掠新鄉共城濮州刺史棄城梁主帥親軍屯白司馬阪以備之劉守光淫虐滋甚每刑人必置諸鐵籠以火逼之又以鐵刷刷人面聞梁兵敗使人謂趙王鎔及王處直曰聞二鎮與晉王破梁兵舉軍南下僕亦有精騎三萬欲自將之爲諸公落行然四鎮連兵必有盟主僕若至彼何以處之鎔告于晉王晉王笑曰趙人告盟守光不能出一卒以攻之及吾成功乃復欲以兵威離間二鎮愚莫甚焉諸將曰雲代與燕接境彼若屢我城戍動搖人情亦腹心之患也不若先取守光然後可以專意南討王曰善會梁楊師厚引兵救邢魏晉王解圍去師厚留屯魏州趙王鎔來謁晉王大犒將士自是遣其養子德明將三十七都常從晉王征討德明本姓張名文禮晉王歸晉陽留周德威等戍趙州在澶州北今大名府是

集覽 澶魏澶本漢頓丘縣地唐宋皆名澶州取古澶淵爲名注見楚義帝二年澶魏二州名澶注見隋恭帝皇

質實 清海節度

晉王推劉守光爲尚父梁亦以爲采訪使

守光嘗衣赭袍顧謂將吏曰今天下大亂英雄角逐吾兵彊地險亦欲自帝何如孫鶴曰今內難新平公私困竭太原窺吾西契丹伺吾北遷謀自帝未見其可大王但養士愛民訓兵積穀德政既脩四方自服矣守光不悅又使人諷鎮定求尊己爲尚父趙王鎔以告晉王晉王怒欲伐之諸將皆曰是爲惡極矣行當族滅不若陽爲推尊以稔之乃與鎔及義武王處直昭義李嗣昭振武周德威天德軍使共奉冊推守光爲尚書令尚父守光不窘益驕表梁主曰晉王等推臣臣荷陛下厚恩未之敢受不若陛下授臣河北都統則并鎮不足平矣梁主亦知其狂愚乃以守光爲河北道采訪使遣使冊命之守光僚屬草受冊儀僚屬取唐冊太尉儀獻之守光問何得無郊天改元之事對曰尚父人臣也安有郊天改元者乎守光怒投之於地曰我尚父何足道哉命趣具即帝北天子誰能禁我及諸道使者於獄既而皆釋之

覽　尚父注見唐肅宗寶應元年

貫　貫胡注見昭義軍名注見唐憲宗元和八年并鎮二州名并注見齊明帝建武三年鎮冀注見漢光武建武九年常山真定赤黃色太原府名注見齊明帝建武二十七年

書法　尚父有書尊者矣郭子儀有書號者矣王行瑜此其書推何六鎮所推也尚父天子所以尊大賢也豈鎮使得用之乎而用之守光無父之人益非矣雖曰以稔其惡終非正也書交譏之諸鎮不書書晉王何專咎盟主也

發明　守光囚父殺兄晉王前日助之已爲非義今又從而尊之何哉然守光自囚其父乃使他人尊己爲尚父固其狂愚無足道者怒而欲伐晉王可謂審於知義矣陽爲推尊晉之諸臣何不思之甚乎揭書晉王是亦制命在君之義也

秋七月梁主避暑于河南尹張宗奭第

宗奭即全義也梁改其名梁主避暑其第亂其婦女殆徧宗奭子繼祚不勝憤恥欲弒之宗奭止之曰吾家頃在河陽爲李罕之所圍啗木屑以度朝夕賴其救我得有今日此恩不可忘也乃止

實　河南府名注見秦莊襄王元年三川

書法　避暑何久辭也與留飲十日者又異矣終綱目書幸諸臣之家五幸其府二詳漢安帝建光元年譏莫甚於此也

發明　君臣爲謔禮典有經朱溫假避暑之行瀆亂男女向使張繼祚得行其謀則其反也固不俟友珪之變矣然溫本故盜賊初無足責書之姑以著其遺臭云爾

梁遣楊師厚將兵屯邢州趙王鎔會晉王于承天軍

考異　此前未書封鎔爲趙王疑漏

趙王鎔以楊師厚在邢州甚懼會晉王于承天軍晉王謂鎔父友也事之甚恭謂曰朱溫之惡極矣天將誅之雖有師厚輩不能救也脫有侵軼僕自帥衆當之叔父勿以爲憂鎔奉卮爲壽謂晉王爲四十六舅晉王許以女妻其幼子昭誨由是晉趙之交遂固

集覽　侵軼注見晉穆帝永和二年　奉卮爲壽史記漢高祖紀奉玉卮爲太上皇壽注卮鄉飲酒禮器也受四升灌夫傳起爲壽注上酒爲稱壽非大行酒

質實　承天軍未詳沿革姑缺之

八月燕王劉守光稱帝

守光將稱帝將佐多竊議以爲不可守光乃置斧質於庭曰敢諫者斬孫鶴曰滄州之破鶴分當死蒙王生全以至今日之帝未可也守光怒伏諸質上令軍士舁而啜之鶴呼曰百口之外必有急兵宇光命以土窒其口寸斬之遂即位改元應天受冊之日雹平州燕人驚擾

集覽　斧質注見秦二世三年伏鐵質

質實　燕國名注見唐高祖武德四年

幽州【契丹】北伏種名注見晉安帝義熙二年【平州】注見秦王政三年右北平

【書法】守光篡父綱不書燕王無以知稱帝之爲燕帝也雖書稱帝綱目一再削爵矣此其書燕王以燕主書之然則守光猶帝孫鶴諫死則曷爲不書曰鶴之死當於殺守文時也守文舉義不克見殺鶴佐吏也乃復忍恥事讐於是而死固已貶矣故綱目畧之

岐王使劉知俊攻蜀圍安遠軍

岐王【使】知俊李繼崇將兵擊蜀蜀將王宗侃大敗奔安遠軍知俊繼崇追圍之【質實】安遠軍【未詳處所】【王宗侃】壽張人

九月梁主如相州

梁主聞晉趙謀南伐自將拒之至衛州方食軍前奏晉軍已出井陘遂命輦北趣邢洺晝夜倍道兼行至相州【聞】晉兵不出乃止刺史李思安不意梁主猝至落然無具坐削官爵【集覽】【落然】落寥

冬十月晉遣李承勳使于燕

晉王聞劉守光稱帝大笑曰俟卜年吾當問其罪矣張承業請遣使致賀以驕之晉王遣太原少尹李承勳往用鄰藩通使之禮燕典客欲使稱臣庭見承勳曰吾受命於唐朝爲太原少尹燕王豈得而臣之乎守光怒囚之數日竟不能屈以稔其惡張承業請賀其稱帝以驕其心自詐謀而論則用兵之善計自義而論則不若晉王欲伐之爲正也昔湯嘗事葛矣教之以禮導之以善一不從再不從而終不悛也然後伐之方守光圖爲僭竊晉王宜遣使爲言人倫不可悖天命不可干囚父殺兄僭居大號天下其孰容之守光長惡迷復於是致討必師涉燕地而變生肘腋矣此其舉措豈不賢於承業諸人之計乎【集覽】【問其罪】注見梁武帝大通元年

落也蕭【索貌】【質實】【相州】注見漢元帝建昭二年【魏郡】【井陘】縣名注見秦王政十八年【邢洺】二州名邢注見漢元帝元年【襄國】洺注見楚義帝元年【廣平】漢武帝元狩四年

湯嘗事葛葛夏之諸侯嬴姓國也湯居亳以葛爲鄰葛伯放而不祀湯先助之故孟子曰湯事葛

十一月梁主還洛陽

梁主發相州至洹水邊吏言晉趙兵南下梁主即時進軍至魏縣或告云汾陀至矣士卒恟懼多逃亡嚴刑不能禁既而復告云無寇上下始定梁主以夾寨拍鄉屢失利故力疾北巡思一雪其恥意欝欝多躁忿功臣宿將往往以小過被誅衆心益懼既而晉趙兵竟不出梁主南還納懷州刺史段明遠妹爲美人明遠饋獻豐備梁主悅至洛陽疾復作

年魏縣注同上年汾陀處月別種注見唐羯

宗太極元年懷州注見宋順帝昇明元年

幽州參軍馮道奔晉

劉守光謀攻易定以爲未可繫獄得免亡奔晉張承業薦之晉王以爲掌書記

注見唐高祖武德四年馮道瀛州樂壽人仇之魯

易注見周世宗顯德六年定注

見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中山

書法奔者何危不早也守光囚父殺兄僭稱大號道不聞直諫而區區於易定之役道所以自全也幾不免而後奔故書危之

蜀主自將擊岐兵大破之

蜀王宗弼王宗播再敗岐將蜀主如興元安遠軍望其旗王宗侃等鼓譟而出與援軍夾攻岐兵大破之斬其將李廷志等岐兵解圍遁於斜谷邀擊又破之岐王左右說劉知俊岐王奪其兵李繼崇曰知俊壯士窮來歸我不宜以說廢之知俊舉族居于秦州

實斜谷注見漢光武建武元年天水州注見漢光武帝初平二年秦

劉守光寇易定晉遣兵救之

書法兩鎮相加書攻擊恒也此其書寇何守光又僭大號是真賊矣於是犯晉

同盟故冤之而下書伐

晉岐吳稱唐天祐九年梁乾化二年○是歲凡五國五鎮

壬申

兵伐幽州二月梁主救之大敗走還

春正月晉師及鎮定之晉周德威東出飛狐與趙將王德明義武將程巖會于易水攻燕祁溝關下之圍涿州刺史劉去非大呼於城下謂知溫曰城守劉守奇之客劉守光爲父討賊何豫汝事而堅守邪守河東小劉卽來知溫遂降周德威疾守奇之功諸晉王守奇恐獲罪與去非及進士趙鳳奔梁梁主奇免冑勞之以爲博州刺史先是守光籍境內丁壯悉文面爲兵雖士人亦不免鳳詐爲僧奔晉守奇客之德威從官食多未至遣騎趣之散騎常侍孫隲等三人遂至幽州城下守光求救於梁梁主自將救之從後至武陟段明遽供饋有加於前帝追思李思安前事貶邠州司戶告曰覩明遠之忠勤如此見思安之恃慢何如尋長流崖州賜死明遠

後更名疑梁主至魏州命揚師厚孥周彝圖棄彎賀德倫棄鄴先圍蔚縣晝夜兼行至下博遇趙將符習引數百騎巡邏或告曰晉兵大至矣梁主棄行幄亟引兵趣棗彊與師厚軍合師厚急攻棗彊數日不下城壞復脩死傷萬數城中矢石將竭謀出降有一卒奮曰賊自柏鄉喪敗以來視我鎮人如自投虎狼之口爾我請獨往試之夜縋出降周彝召問之對曰非半月未易下也因請一劒效死周彝不許使荷擔從軍卒得間舉擔擊周彝首踣地救至得免梁主念怒命師厚晝夜急攻屠之德倫攻蔚晉將李存審謂史建瑭李嗣肱曰吾王方有事幽薊無兵此來使賊得蔚必西侵深冀患益深矣當與公等以奇計破之存審乃引兵扼下博橋使建瑭嗣肱分道擒生遇梁軍因請一劒效死周彝不許使荷擔從軍卒得間舉擔擊周彝首踣地救至得免梁主念怒命師厚晝夜急攻屠之德倫攻蔚晉將李存審謂史建瑭李嗣肱曰吾王方有事幽薊無兵此來使賊得蔚必西侵深冀患益深矣當與公等以奇計破之存審乃引兵扼下博橋使建瑭嗣肱分道擒生遇梁軍之獲數百人殺之留數人斷臂縱去曰爲我語朱公晉王大軍至矣時梁主引師厚矢攻蔚未及置營建瑭嗣肱各將三百騎效梁軍旗幟服色與燋芻營者雜行暮至營門縱火大譟之矢亂發營中大擾不知所爲斷臂者復來曰晉軍至矣梁主大駭燒營夜遁迷失道委曲行百五

十里蒲之耕者皆荷鉏奮挺逐之委棄資械不可勝計既而復遣騎覘之曰晉軍實未來此乃史先鋒遊騎爾梁主憪憒病遂增劇

集覽

飛狐　注見漢王邦三年蜚狐作岐今易州淶水縣西北有蜚狐口

祁溝關　禹貢冀州之域祁或今滑州白馬縣是　孫隲等三人　孫隲與張衍張雋

李思安前事　在去年九月

河郡有棗彊縣　棗彊縣名也漢地志清河郡東漢省魏渤海郡北齊省廣州縣屬冀州

七年舊人　下慱　注見漢帝玄更始二年

睢也裂破目睢言其忿之甚　幽劉　幽禹貢冀州之域舜以冀州南北廣遠分燕北地置幽州以在北方幽陰之地也今大興府是劉本幽州漁陽縣秦置漁陽郡唐武德以後析幽州三縣置薊州薊本作薊

質實　易水　注見秦王政二十二年

棗彊　一統志云漢棗彊之縣名屬清河郡東漢省魏復置晉析置廣川縣屬冀州宋省為

棗彊鎮其地棗木彊盛故名　隋唐皆屬冀州宋省為鎮尋復置金元俱仍舊

史先鋒謂史建瑭

書法　殊鎮定何尊盟主也柏鄉之師晉書伐矣於是再書伐皆予之也晉仍唐曆舉事近義故綱目多予辭

發明　劉守光囚父僭窃大號今又進冤易定然晉人舉兵乃僅以伐書何哉始焉助之次焉推尊之終焉既多矣大義不明不足以盡誅討之實故綱目予之而不盡予者良有以也若夫朱溫黨惡固自均為逆賊大敗走還蓋亦天誅之也何足道哉

滄州人殺劉繼威

義昌節度使劉繼威年少淫虐類其父淫於都指揮使張萬進家萬進怒殺之梁以萬進為節度使

質實 義昌節度使 注見晉穆帝永和六年

書法 繼威何等人 垂戒深矣

書萬進書人

發明 劉繼威爲張萬進所殺而以滄州人書之者明繼威濫虐指揮張萬進殺之網目澄源正本不

晉師克堯橋關

周德威遣裨將攻堯橋關其將吏及莫州刺史李嚴皆降嚴滹獵書傳晉王使傳其子繼岌嚴固辭王怒將斬之教練使孟知祥諫曰彊敵未滅大王豈宜以一怒戮嚮義之士乎乃免之知祥李克讓之子也

質實 堯橋關之一統志云在保定府雄縣爲三關之一 莫州 注見漢帝玄始二年河間

夏四月晉師克瀛州

質實 瀛州 注見漢帝玄始二年河間 更始

書法 澤雍夏皆書梁其州此其不書梁瀛州何取之也 爲晉王病也曷爲不書不以取非其有也 唐之河北晉稱天枯則猶唐臣也以唐臣取唐地何病焉凡晉之攻梁地不克則書梁其州克則不書梁其州是故瀛州不書梁德州不書梁衛磁不書梁洺州不書梁相邢二州不書梁貝州不書梁梁取晉地是故攻晉魏州書晉攻晉德勝南城書晉其地是故攻晉德勝南城書晉其地是故潞州降梁書叛是故潞州降梁以叛書梁臣降晉則不書叛是故朱友謙再降晉不書叛魏州降晉不書叛張萬進叛張萬進不書叛何也梁篡國晉臣唐予晉抑梁正也

○五月梁主至洛陽

梁主至洛陽疾甚謂近臣曰我經營天下三十年不意太原餘孽更昌熾如此吾觀其志不小天復奪我年我死諸兒非彼敵也吾無塋地矣因哽絕而復蘇

質實 洛陽縣名注見周顯王三

年太原餘孽謂晉王李存勗

疲矣一一書之志晉之興也

書法 前書如相州繼書還洛陽次書救幽州敗走繼書如洛陽八九月間梁主之奔走亦

劉守光遣兵出戰晉人擊敗之擒其將

考異 據提要將宇下有單廷珪三字

守光遣其將單廷珪將精兵萬人出戰與周德威遇於龍頭岡曰今日必擒周楊五以獻楊五德威小名也既戰單騎逐之搶及德威背德威側身避之奪摺反擊廷珪廷珪墜馬擒之燕兵退走引騎乘之斬首三千級廷珪將也燕人失之奪氣

燕騅石實龍頭岡未詳處所

吳徐溫攻宣州克之殺其觀察使李遇

吳鎮南節度使劉威歙州觀察使陶雅宣州觀察使李簡皆武忠王舊將有大功以徐溫秉政內不能平李遇尤甚館馹使徐玠使於吳越溫使說遇入見新王曰公不爾人謂公反遇怒曰君言遇反殺侍中者非反邪溫怒以王檀爲宣州制置使數遇不入朝之罪遣柴再用徐知誥副之遇不受代再用攻之踰月不克遇少子爲淮南牙將溫執之至城下示之遇不忍戰乃請降溫斬之夷其族於是諸將始畏溫莫敢違其命知誥以功遷昇州刺史知誥事溫甚謹溫特愛之每謂諸子曰汝輩事我能如知誥乎時諸州長史多武夫專以軍旅爲務不恤民事知誥獨選用廉吏脩明政教招延四方士大夫洪州進士宋齊丘好縱橫之術知誥奇之辟爲推官與判官王令謀參軍王翃專主謀議以牙吏馬仁裕曹悰爲腹心

集覽 縱橫之術蘇秦張儀之術也注見周

安王十五年縱橫

姓名也翃音胡萌反

質實 宣州注見漢明帝永平十三年丹陽常州注見漢武帝元鼎二年毘陵武忠王楊行密卒諡曰武忠王洪州注見隋煬帝大業十二年豫章宋齊丘萬載人

六月梁郢王友珪弑其主晃而自立

書法　遇不朝吳斥徐溫何溫私也故不書討書攻不書誅書殺

梁主長子郴王友裕早卒次假子博王友文梁主特愛之常留守東都次郢王友珪其母亳州營娼也爲控鶴指揮使無寵次均王友貞爲東都指揮使初張后嚴整多智梁主敬憚之后殂梁主恣意聲色諸子雖在外常徵其婦入侍友文婦王氏色美尤寵之欲以友文爲太子友珪心不平梁主疾甚命王氏召友文欲付以後事友珪婦張氏知之密告友珪曰大家以傳國寶付王氏懷往東都吾屬死無日矣夫婦相泣左右或說之曰事急計生何不改圖六月朔梁主命敬翔出友珪爲萊州刺史友珪恐易服微行入左龍虎軍見統軍韓勍以情告之勍亦見功臣多被誅懼不自保遂相與合謀以牙兵從友珪雜控鶴士中夜斬關入至寢殿梁主驚起曰我固疑此賊此賊恨不早殺之汝悖逆如此天地豈容汝乎友珪曰老賊萬段友珪僕夫馮廷諤刺梁主腹刃出於背以敗氈裹之瘞於寢殿之庭亦能以子弒父其屠戮之慘殆與梁山無異此皆天理昭昭之報也況其遘汙雜揉又梁山之

遣供奉官丁昭溥馳詣東都命友貞殺友文矯詔稱友文謀逆賴友珪忠孝將兵誅之宜令友珪權主軍國之務勍爲友珪謀多出金帛賜諸軍及百官以取悅乃發喪即位胡氏曰朱溫雖篡逆無道君其用兵則雄長一時矣及晚節末路平日狡榮不復施何也溫本群盜豈嘗有天下之志一旦據非所據意滿氣得豐殖乎貨財沈溺乎子女精銳之鋒勢自銷奚啻之智浸以昏昧何足怪哉

集覽

老賊萬段　唐段秀實罵朱泚汝萬段即此

質實

郴州　名注見楚

義帝元年　郢州名注見齊和帝中興元年　亳州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五年　譙邑　均州名注見齊帝建元　天家注見陳宣帝太建三年　兼州注見漢安帝永初十二年　刺史官名注見漢成帝建始四年　部刺史　東都注見秦莊襄王元年　三川郡注

發明

朱溫篡唐其兇暴悖逆世所未有至其未亦不小且溫既能以臣弒君故友珪亦能以子弒父其屠戮之慘殆與梁山無異此皆天理昭昭之報也況其遘汙雜揉又梁山之

所無者乎據事書之理自見矣

梁忠武軍亂殺節度使韓建

書法　唐亡節度書弒矣此則曷爲書殺梁鎮也故不從淮南趙例

○秋七月梁以楊師厚爲天雄節度使

天雄節度使羅周翰幼弱楊師厚軍於魏州久欲圖之憚太祖威嚴不敢發至是引兵入牙城據位視事梁以師厚爲天雄節度使徙周翰鎮宣義

質實　天雄軍名注見隋

宣義軍名注見隋恭帝皇泰二年

梁加吳越王鏐尚父

質實　尚父注見唐肅宗實應元年

○梁遣兵擊河中節度使朱友謙降晉

友珪既篡立諸宿將多憤怒雖曲加恩禮終不悅友謙泣曰先帝數十年開創基業前日變起宮掖聲聞甚惡吾備位藩鎮心竊恥之且徵之友謙謂使者曰先帝晏駕不以埋吾且至洛陽問罪何以徵爲友珪遣韓勍討之友謙以河中附於晉以求救

質實　護國節度注見周顯王十二年

蒲陝晏駕注見漢高帝十二年

書法　書爵何予友謙也曷爲予之友珪弒逆友謙欲討而力不逮雖降晉可也凡梁臣降晉不書叛降晉則曷爲不書叛梁氏篡國晉挈唐土歸唐人何叛之有

梁以敬翔同平章事

友珪以敬翔太祖腹心恐其不利於己欲解其內職恐失人望遂以爲相以李振充崇政院使翔多稱疾不預政事

吳以徐溫領鎮海節度使

吳劉威爲帥府忌徐溫將討之威幕客黃訥說威曰公受謗雖深友本無狀若輕舟入覲則嫌疑亦懼與威偕詣廣陵溫待之甚恭如事武忠王之禮皆遣還鎮由是人皆重溫

質實 鎮海節度 注見晉成帝咸和三年京口

冬十月晉王救河中梁兵敗走

朱友謙告急于晉晉王自將而西遇梁將康懷貞大破之梁兵解圍退保陝州友謙至猗氏詣晉王帳拜之為勇晉王夜置酒張樂友謙大醉晉王留宿帳中友謙安寢鼾息自如明旦復置酒而罷

集覽 猗氏 猗於宜反漢書注河東府猗氏縣古耿國地周文王子所封後為晉令狐地漢置猗氏縣屬河東郡因猗頓居為名西魏改曰桑泉後周復曰猗氏屬汾陰郡隋屬蒲州故城今治唐屬河中府

猗頓 猗於宜反漢書注河東府猗氏縣古耿國地周文王子所封後為晉令狐地漢置猗氏縣屬河東郡因猗頓居為名西魏改曰桑泉後周復曰猗氏屬汾陰郡隋屬蒲州故城今治唐屬河中府

質實 陝州 注見周顯王四十五年猗氏

也息鼻息出入者也

質實 一統志云古郇國地周文王子所

梁楊師厚入朝

楊師厚既得魏博又兼都招討使宿衛勁兵多在麾下諸鎮兵皆得調發威勢甚重心陰友珪專行不顧友珪患之幾詔召之師厚將行其膆心曰往必不測師厚曰吾知其為人矣乃帥精銳萬人度河友珪大懼至都門留兵於外與十餘人入見友珪喜遜詞悅之厚賜遺還

質實 麾下 注見漢王邦三年

書法 凡書入朝必予辭也師厚聞召而行其子之歟罪師厚也曷為罪之友珪弒逆師厚所部皆號勁兵諸鎮又得調用既以精甲萬人受賜而歸其罪大矣故書之而削其官矣

發明 友珪弒逆已五閱月師厚據大鎮擁彊兵不能伏義致討乃反委身朝賊故特筆書之以著其黨惡之罪也

隰州 注見晉懷帝永嘉二年滹坂

梁隰州降晉

質實 晉岐吳稱唐天祐十年梁主瑱乾化三年○是歲凡五國鎮春正月晉援燕順蒯

州安遠盧臺軍 質實 順 顗 德 大

二州名順注見唐高祖武德九年燕州顗注見秦王政三年漁陽安遠盧臺二軍名安遠未詳沿革盧臺唐初所置屬幽州五代時陷入契丹故城在河間府青縣衛河西南岸周迴三十二里

○二月梁均王友貞起兵討賊友珪伏誅友貞立於大梁更名瑱友謙復歸梁

友珪遷爲莒滔內外憤怒駙馬都尉趙巖擘之子太祖之壻也龍虎統軍袁象先太祖之甥也巖奉使至大梁均王友貞密與之謀誅友珪巖曰此事成敗在楊令公得其一言諭禁軍吾事立辦均王遷腹心說師厚曰郢王篡弒人望屬在大梁公若因而成之此不世之功也且許事成之日賜犒軍錢五十萬緡師厚與將佐謀之曰方郢王弒逆吾不能即討分已定無故改圖可乎或曰郢王親弒君父賊也均王舉兵復讐義也奉義討賊何君臣之有彼若一朝破賊公將何以自處乎師厚驚曰吾幾誤計乃遣其將王舜賢至洛陽陰與袁象先謀巖歸洛陽亦與象先定計先是龍驤軍不已有戍大梁者友珪搜捕其黨獲者族之經年不已友珪徵之均王因使人激怒其衆曰天子追汝輩欲盡阬之其衆皆懼見均王泣請可坐之路王曰先帝與汝輩三十餘年征戰經營王業今先帝尚爲人所弒汝輩安所逃死乎因出太祖畫像示之而泣曰汝能自趣洛陽雪讎恥則轉禍爲福矣衆皆踊躍呼萬歲象先等率禁兵數千人突入宮中友珪令馮廷諤先殺妻次殺已廷諤亦自剄象先巖齎傳國寶詣大梁迎均王均王大梁國家創業之地何必洛陽乃即位於大梁追廢友珪爲庶人所弒汝輩安所逃死乎更名鍠博王友文官爵梁主更名瑱加檢校太尉兼侍中判三司封鄭王遣使招撫朱友謙友謙復稱藩 集覽 讎蚩周反鍠胡盲反瑱他見反 賢實 趙巖青州人揚令公謂楊師厚 懷州注見宋順帝昇明元年

書法

君弒書討多矣未有書討賊者書討賊子義也立於大梁何不以自立累友貞也然

則親齊王嗣西秦熾磐皆討賊而立者也何以書自立嫡子故無嫌也非嫡也而書自則疑於奪矣友謙書復歸善之也不敵而降晉賊討而復歸可謂善處矣

發明 歷代討賊者多矣未有書法如此明者蓋以均王正名伐義詞旨暴白故特筆予之豈以朱温之故而廢討逆之法哉

三月晉師徇山後八軍及武州皆下之

劉守光命元行欽募山北兵以應契丹又以騎將高行珪爲武州刺史晉李嗣源分兵徇山後八軍皆下之進攻武州行珪以城降行欽引兵攻行珪行珪使其弟行周貸晉軍以求救嗣源救之行欽力屈亦降嗣源愛其驍勇養以爲子攻儒州拔之以行珪爲代州刺史行周留事嗣源常與嗣源假子從珂分將牙兵以從從珂本王氏子母魏氏爲嗣源妾故嗣源以從珂爲子及長以勇健善戰知名嗣源愛之

質實 武州一統志云禹貢冀州之域戰國屬趙秦屬雁門漢爲沃陽縣屬上谷郡地漢爲下落縣地晉末爲馮跋所據後魏於此置文德縣歷後周不改唐陞爲武州仍置縣乾元中改爲中改爲毅州五代時唐復爲武州晉以路遼遼改爲歸化州後爲德州金天眷初改爲宣德州屬大同府大定中又改爲宣寧州尋改爲小東路總管府中統初改爲宣德府屬上都路至元中改爲順寧府領宣德宣平順聖三縣 國朝初盡徙其民於關內府縣俱廢後置萬全都指揮使司直隸京師 契丹北狄種名注見晉懷帝永嘉五年 儒州注見晉武帝太康二年昌黎

夏四月晉師逼幽州拔平營州

晉周德威進軍逼幽州南門劉守光遣使致書請和語甚悲哀德威曰大燕皇帝尚未郊天何雌伏如是邪予受命討有罪者結盟繼好非所聞也不容其書別將劉光濬拔平州營州降 平州注見秦王政三年右北平 營州注見晉武帝太康二年昌黎 質實

梁擊趙以救燕晉分兵拒之

揚師厚與劉守奇將兵十萬大掠趙境至鎮州燔其關城周德威遣驍騎將李紹衡會趙將王德明同拒梁軍

【質實】鎮州注見漢光武建武九年常山

六月蜀以道士杜光庭爲諫議大夫

光庭博學善屬文蜀主重之頗與議政事

【書法】嘗書道士加三品階矣又書以道士爲崇玄館學士見漢光武末有爲諫議者書道士爲諫議大夫也終綱目書諫議大夫十六年唯吳通玄韋渠牟杜光庭爲諫議大夫而乃任以諫議則亦名實自紊焉

【發明】既曰道士矣又曰蜀之用人如此於光庭乎何誅焉

蜀主殺其太子元膺

元膺嘗假喙齲齒目視不正而警敏知書善騎射性俏急猜忍蜀主命杜光庭選純靜有德者侍東宮光庭薦儒者許寂徐簡夫太子未嘗與之交言日與樂工群小嬉戲無度僚屬莫敢諫至是召諸王大臣宴飲集王宗翰內摳密使潘峭翰林承旨毛文錫不至太子怒曰集王不來必峭與文錫離間也白蜀主貶之少保唐道襲蜀主嬖臣也太子素惡之屢相譖毀至是言於蜀主曰太子謀作亂欲召諸將諸王以兵錮之然後舉事爾蜀主疑焉道襲請召兵入衛內外戒嚴太子初不爲備聞道襲召兵乃以天武甲士自衛捕峭文錫囚之軍使徐瑾常謙各帥所部奉太子攻道襲斬之內摳密使潘炕言於蜀主曰太子與道襲爭權爾無他志也陛下宜面諭大臣以安社稷蜀主乃召王宗侃等使發兵討瑾殺之謙與太子亡匿艦中舟人以告蜀主遣宗翰往慰撫之比至已爲衛士所殺蜀主疑宗翰殺之大慟不已會張格呈慰諭軍民榜讀至不行斧鉞之誅將誤社稷之計蜀主收涕曰朕何敢以私害公於是下詔廢元膺爲庶人

【集覽】潘炕姓名也炕音口浪反

【質實】假喙古

瑕反壯豕也喙翫瓦反口喙也左傳深目而假喙齲齒齲齒歩交反露齒也東宮注見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集州名一統志云唐初所置治難江縣五代因之宋省州以難江縣屬巴州元廢之故城在保寧府巴縣境內社稷注見新莽天鳳元年

書法

殺元膺者天武衛士也罪蜀主何元膺之困道襲之諧也春秋之法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則罪其君蜀主於是不得辭其責矣終綱目書殺其太子三趙太子遂魏太子

晉克瀘莫州○梁賜高季昌爵渤海王

季昌遣戰艦五百艘治城壘繕器械爲攻守之具招聚亡命交通吳蜀朝廷浸不能制質實

冬十月蜀立宗衍爲太子考異立下漏子字

蜀潘炕屢請立太子蜀主以雅王宗輅類己信王宗侃才敏欲擇一人立之鄭王宗衍最幼其母徐賢妃有寵使唐文扆諷張格表請立之格夜以表示王宗侃等詐云受密旨衆皆署名蜀主不得已許之

詐之曰宗衍幼懦能堪其任乎宗衍受冊畢炕稱疾請老蜀主不許涕泣固請乃許之國有大疑常遣使就第問之質實雅州名注見唐僖宗中和二年信州名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九年巴東郡名注見漢獻帝

書法

五季舍唐蜀無立太子者太子國本也雖僭國謹書之

十一月晉王入幽州執劉仁恭及守光以歸

盧龍巡屬皆入于晉守光求援於契丹契丹以其無信不救屢請降於晉晉人疑其詐亦不許至是登城謂周德威曰倦晉王至吾則開門泥首聽命十一月晉王單騎抵城下謂守光曰朱溫篡逆余本欲與公合河朔之兵興復唐祚公謀之不臧乃效彼狂僭鎮定二帥昔倦首事公而公魯不之臨

是以有今日之役夫成敗須決所向公將何如守光曰今日俎上肉爾惟王所裁王憫之與折矛矢爲誓曰但出相見保無他也先是守光愛將李小喜多贊成守光之惡至是守光將出降小喜止之是夕踰城出降且言城中力竭晉王督諸軍四面攻城克之擒劉仁恭守光帥妻子士去王王入幽州以周德威爲盧龍節度使李嗣本爲振武節度使守光將奔滄州迷失道爲人所擒送晉軍晉王發幽州仁恭父子皆荷校於露布之下至行唐趙王鎔迎謁于路

集覽

泥首以物蒙其頭如刑人之狀也荷校荷校械耳此桎也荷校械趾梏也露布宋金俱屬真定府朝因之改屬真定府路

注見晉恭帝元熙二年

行唐地名在幽州境

質實

鎮定二帥謂趙王鎔王處直一統志云行唐秦之縣名漢爲常山國晉屬中山國隋屬恒山郡唐置王城縣長壽初改爲章武縣神龍初復名行唐縣大曆初改置泜州尋廢以縣屬恒州五代梁改爲彰武縣晉改爲永昌縣尋復爲行唐縣

書法

晉之伐爲守光也書執守光可矣書仁恭何皆罪人也曷爲不書仁恭父子罪各異也故書及以殊之

十二月梁遣兵侵吳人擊敗之

梁以王景仁爲淮南招討使將兵萬餘侵廬壽吳徐溫朱瑾帥諸將拒之遇于趙步徵兵未集溫戰不勝而却景仁乘之吳吏士皆失色將軍陳紹援枪大呼曰誘敵大深可以進矣躍馬還鬬衆隨之梁兵乃退溫賜之金帛紹悉以分麾下吳兵既集復戰於霍丘梁兵大敗梁之渡淮而南也表其可涉之津霍丘守將朱景浮表於木徙置深淵及梁兵敗還望表而涉溺死者太半

質實

廬壽吳二州名廬注見漢王邦三年淮水景帝三年廬江壽注見秦王政六年壽春趙步或疑地名未詳處所淮南郡名注見漢武帝元朔五年麾下注見漢王邦三年淮水名注見梁武帝天監二年霍丘縣名注見梁武帝天監五年

甲戌

晉岐昊稱唐天祐十一年梁乾化四年○是歲凡五國五鎮 春正月劉仁恭劉守光伏誅

晉王以練紝劉仁恭父子凱歌入于晉陽獻于太廟自臨斬劉守光守光呼曰教守光不降者李小喜也小喜瞋目叱守光曰汝內亂禽獸行亦我教邪王怒其無禮先斬之乃斬守光械仁恭至代州刺其心血以祭王墓然後斬之反無訓解疑即拖拽之義凱歌注見陳宣帝太建九年凱樂以繩維持之也

集覽 以練紝廣韻玉篇皆無此紝字唯通鑑釋文音昌者反

書法 守光之罪著矣仁恭也而並書伏誅何仁恭爲下則攻其帥爲臣則忍其君非罪乎綱目之法間無事則蒙上文晉王入幽州之後間有事矣仁恭伏誅曷爲不以晉誅書不以仁恭父子之誅爲晉王私也若曰仁恭父子得罪於天下而天下誅之云爾非咎晉而不予以討

正誤 紝今按丁度集韻充夜切

與晉擊守文非矣然綱目不以敎燕書其伐燕也殊晉師而書以伐其非不予晉可知也然則仁恭守光各再書劉何再書劉所以見其皆可誅而非相及以罪者也

發明 守光死有餘辜若仁恭既爲其子所囚併書伏誅何哉仁恭本幽州偏校攻其主帥奔敗僅免藉河東之力遂得盧龍既而乘輿播越克用召兵入援倏然拒之吞噬鄰境至謂雄節自有驕侈貪暴罪盈釁積此固王法所必誅者豈以其見囚於子而遂末減其罪乎書法如此初非過也

鎮定推晉王爲尚書令始置行臺

或說趙王鎔曰大王所稱尚書令乃梁官也大王既與梁爲讐不當稱其官且自太宗踐祚以來無敢當其名者今晉王爲盟主不若以尚書令讓之鎔乃與王處直各遣使推晉王爲尚書令晉王三讓然後受之始開府置行臺如太宗故事

書法 推者何相尊也唐室亡矣諸國有不臣梁者於是相推以爵則亦不亡唐室之意也故綱目悉書之始置行臺晉於是乎知節矣彼移撥與復不半載而稱帝者亦何人哉特書始予晉也

高季昌攻蜀夔州不克

高季昌以夔萬忠涪四州舊隸荊南興兵取之先攻夔州刺史王成先逆戰季昌縱火船焚蜀浮橋蜀將張武舉鐵絚拒之船不得進焚溺甚衆季昌遁還 質實 夔萬忠涪四州夔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九年巴東萬浦忠注見唐玄宗開元十八年涪注見晉惠帝大安二年陵

夏四月楚人襲吳黃州克之

楚岳州刺史許德勳將水軍巡邊夜分南風暴起都指揮使王環乘風趣黃州大掠而還德勳曰鄂州將邀我宜備之環曰我軍入黃州鄂人不知奄過其城彼自救不暇安敢邀我乃展旗鳴鼓而行 質實 黃州注見晉懷帝永嘉元年黃國鄂州注見漢後主建興七年武昌

五月梁朔方節度使韓遜卒以其子洙代之

節度注見漢武帝元朔元年 質實 朔方昭義軍名注見唐玄宗開元十三年上黨

八月蜀以毛文錫判樞密院

峽上有堰或勸蜀主乘夏秋江漲決之以灌江陵文錫諫曰季昌不服其民何罪陛下方以德懷天下忍以鄰國之民爲魚鱉食乎蜀主乃止 質實 峽上有堰峽即三峽注見漢昭烈章武二年堰壅水爲埭也江陵縣名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三年

冬十一月南詔寇蜀蜀遣兵擊敗之

南詔寇黎州蜀主遣兵擊敗之俘斬數萬級溺死數萬人

質實　南詔南夷國名注見唐太宗貞觀二十六年黎州注見漢武帝元鼎六年沈黎

十二月蜀攻岐階州破長城關

質實　階州注見漢武帝元鼎六年長城關未詳處所不敢臆說姑缺之

晉岐吳稱唐天祐十二年梁貞明元年。是歲凡五國五鎮

春二月梁分天雄爲兩鎮夏四月魏人降晉六月晉王入魏

梁天雄節度使楊師厚矜功恃衆擅割財賦置銀槍效節都數千人欲以復故時牙兵之盛梁主雖外加尊禮內實忌之及卒租庸使趙巖判官邵贊言於梁主曰魏博爲鼎峙之藩鎮師厚據之朝廷皆不能制陛下不乘此時爲之計分爲兩鎮以弱其勢以脅之師厚孥知來者不爲師厚平宜分六州爲兩鎮以弱其權梁主以爲然以賀德倫爲天雄節度使置昭德軍於相州割澶衛二州隸焉以張筠爲節度使分魏州將士府庫之半於相州恐魏人不服遣劉鄩將兵六萬濟河以討鎮定爲名實張形勢以脅之魏兵皆父子相承聚族姻磐結不願分徙連營聚哭鄩遣王彥章將五百騎入魏州魏兵謀曰朝廷忌吾軍府彊盛欲設策使之殘破爾吾六州歷代藩鎮兵未嘗遠出河門一旦骨肉流離生不如死是夕軍亂縱火大掠故節軍校張彥者自帥其黨拔白刃止剽掠四月梁主遣供奉官扈異三州異還言彥詰旦入牙城劫德倫置樓上有危異撫諭魏軍許彥以刺史彥請使者再返彥裂詔書抵於地戟手南向詬朝廷謂德倫曰天子愚暗聽人穿鼻遂逼德倫以書求援於晉晉王得書命李存審進據臨清五月劉鄩屯洹水晉王引大軍東下與存審會猶疑魏人之詐拔兵不進德倫遣判官司空頲犒軍密言張彥凶狡之狀勸晉王先除之王進屯永濟彥選銀槍效節五百人執兵自衛詣謁謁王登驛樓語之曰汝陵脇主帥殘虐百姓我今舉兵而來以安百姓非貪

士地汝雖有功於我不得不誅以謝魏人遂斬彥及其黨七人餘衆股栗王召諭之曰罪止八人餘無所問自今當竭力爲吾瓜牙衆皆拜伏呼萬歲而進令彥卒擐甲執兵翼馬而從衆心由是大服劉鄩趣魏縣王自引親軍與鄩夾河爲營衆主聞之悔懼遣兵屯楊劉六月晉王入城德倫上印節王固辭德倫再拜曰今寇敵密邇人心未安德倫腹心見殺殆盡形孤勢弱安能統衆一旦生事恐拜賀王承制以德倫帥將吏之德倫爲大忌王乃受之德倫帥將吏同節度使至晉陽張承業留之時銀槍效節都都猶驕橫晉王以李存進爲都都巡按使有訛言搥衆及彊取人一錢已上者皆梟首於市城恃才挾勢睚眦必報納賄驕侈有從子在河南密使人召之都虞候執之以白王族誅邇以判官王正言代之魏州孔目吏孔謙勤敏多計數善治簿書以爲支度務使謙能曲事權要由是寵任爾固魏州新亂之後府庫空竭民間疲弊而供億軍須未嘗有闕謙之力也然急徵重斂使六州愁苦歸怨於王亦其所爲也胡氏曰晉王未入沐之前注

措有失者不過數事至破突寨斬張彥尤爲奇偉其天資亦英矣使其知學聞道輔成其質豈不能混一宇內爲賢主耶集覽紹威羅周翰之父戟千兩手相擊也司空頠司空複姓頠名也頠音楊劇注見唐憲宗元和十二年睢眭注見周赧王五十六年質實昭德軍注見漢元帝建昭二年魏郡臨清一效後魏太和中於縣西四十里置臨清縣屬魏郡統志云本漢清淵縣地名屬魏郡永濟縣名注見上文臨清殷栗注見隋文帝開皇二十年晉陽縣名注見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大同節度注見秦王政三年雲中梟首注見漢靈帝建寧元年

發明魏博安於逆亂其來已久梁人分之雖曰失策然亦不爲無自而遽救降于晉綱目

於此既不書其軍亂又不書其叛梁止以降晉書之蓋以梁人爲篡弒之國晉人佽興復之名故其書法如此然後知綱目誅亂臣討賊子之意雖易世猶一日也嗚呼嚴矣

晉拔德州

貝州刺史張源德北結滄德南連劉鄩以拒晉數斷鎮定糧道或說晉王請先取源德東蕪滄景則海隅之地皆爲我有晉王曰不然貝州城堅兵多未易猝攻德州肆於滄州而無備若得而戍之則滄貝不得往來二壘既孤然後可取乃遣騎五百晝夜蕪行襲德州克之

質實 貝州注見漢帝

玄宗始二年清河滄景二州名滄注見晉穆帝永和六年景注見唐高祖武德九年

秋七月晉拔澶州

晉人夜襲澶州陷之刺史王彥章在劉鄩營晉人獲其妻子待之甚厚遣兵使誘彥章彥章斬其使晉人盡戚其家

晉王勞軍魏縣

晉王勞軍於魏縣因帥百餘騎循河而上覘劉鄩營會天陰晦鄩伏兵五千於河曲鼓譟而出圍王數重王躍馬大呼所向披靡裨將夏魯奇等操短兵力戰自午至申乃得出亡其七騎會李存審救兵至乃得免賜魯奇姓名曰李紹奇

集覽 河曲注見隋煬帝大業七年

質實 鼓譟注見

來文帝元嘉二十六年

[illegible]注見唐肅宗寶應元年

梁劉鄩引兵襲晉陽不至還守莘城

劉鄩以晉兵盡在魏州晉陽必虛欲襲取之乃潛引兵自黃澤西去晉人在鄩軍數日不出遣騎覘之時見旗幟徬徨往來晉王曰吾聞劉鄩用兵一步百計此必詐也更使覘之乃縛芻爲人執旗乘驢在城上爾晉王曰鄩長於襲人短於決戰計彼行纔及山下亟裝騎兵追之會陰雨積旬道險泥深士卒腹疾足腫墜崖谷死者什二三晉將李嗣恩倍道先入晉陽城中知之勒兵爲備鄩糧盡又

聞晉有備追兵在後衆懼將潰鄴諭之曰今深入敵境腹背有兵山谷蒿深去將何之惟力戰庶幾可免不則以死報君親爾衆泣而止周德威聞鄴西上自幽州引千騎救晉陽至土門鄴已整衆下山屯於宗城馬死殆半知臨清有蓄積欲據之以絶晉糧道德威急追至南宮擒其斥候者斷腕而縱之使言曰周侍中已據臨清粟詰朝畧鄴營而過入臨清鄴引軍趨貝州軍堂邑德威攻之不克翌日軍于莘縣壓而宇之晉王營莘西三十里一日數戰晉王愛元行欽驍健從李嗣源求之賜姓名曰李紹榮王復欲求高行周重於發言密使人以官祿啗之行周辭曰代州養壯士亦爲大王爾行周事代州亦猶事大王也代州脫不忍負之乃止

集覽

循檡循環繞也

檡城上女垣土門關名

鹿縣常山之西又土門路注見後晉高祖天福元年臨清縣名屬濮州今濮州清河郡漢祖帝時改焉玄更始二年貝州冀州貝州今恩州是堂邑漢臨淮郡有堂邑括地志云今博州縣按博州今東昌府是莘縣注見唐中宗嗣聖五年

賨實黃澤志在未詳處所土門關名按一統志在真定府獲鹿縣西一十里唐初所置一名井陘關宗城縣名注見唐中宗嗣聖十三年堂邑本漢廢干清縣地名屬東郡隋始於此置堂邑縣屬毛州取縣西北堂邑故城爲名大業初改屬武陽郡唐初屬毛州貞觀初屬博州五代晉改爲河清郡尋復舊來因之金元俱仍舊國朝因之改屬東昌府乍候注見漢武帝元封元年詰朝注見梁武帝大同二年翌日明旦也代州高行珪

八月梁復取澶州○晉遣李存審圍貝州○梁劉鄩攻鎮定營晉師擊敗之

劉鄩饋運不給晉人數挑戰鄩不出晉人乃攻絶其甬道梁主以詔讓鄩鄩奏晉兵甚多便習騎射誠爲勍敵未易輕也苟有隙可乘臣豈敢偷安養寇梁主怒遣中使促徃督戰鄩集諸將問曰主上深居禁中不知軍旅徒與少年新進輩謀之夫兵在臨機制變不可預度今敵尚彊與戰必不利柰何

諸將皆曰勝負須一決曠日何待鄴默然不悅退謂所親曰主暗臣諛將驕卒惰吾不知死所矣後數日將萬餘人薄鎮定營營中驚擾晉李存審以騎兵二千橫擊之鄴大敗奔還晉人逐之俘斬千計

質實 中使注見唐玄宗開元十五年 禁中注見宋孝武大明六年

吳徐溫出鎮潤州留子知訓江都輔政

吳以徐溫爲諸軍都指揮使鎮潤州軍國庶務參決如故留徐知訓居廣陵稟政

質實 潤州注見晉成帝咸和三年 京口江都縣名注見漢獻帝興平元年

書法 晉書太傅越出鎮許昌機專也於是復見留子輔政此高歡遣澄入鄴之故智也溫之專亦甚矣故馬謖得書誅之由是疎忌宗室專任趙巖及諸兄弟漢傑從兄弟漢倫漢融咸居近職參預謀議每出兵必使之監護巖等依勢弄權賣官鬻爵離間舊將相敬翔李振雖爲執政所言多不用拒每稱疾不預事政事日紊以至於亡

質實 康州名注見唐高祖武德九年

冬十月梁康王友敬作亂伏誅

梁德妃張氏卒將葬友敬使腹心數人匿於寢殿梁主覺之詰足驗垣而出召宿衛兵索殿中得而手刃之捕友敬妃兄弟漢傑漢倫漢融咸居近職參預謀議每出兵必使之監護巖等依勢弄權賣官鬻爵離間舊將相敬翔李振雖爲執政所言多不用拒每稱疾不預事政事日紊以至於亡

質實 康州名注見唐高祖武德九年

十一月蜀遣兵攻階成秦鳳州岐將劉知俊奔蜀

蜀王宗翰引兵出青泥嶺王宗綰等敗秦州兵於金沙谷克階成秦州節度使李繼崇遣子迎降劉知俊攻霍彥威於邠州半歲不克聞秦州降蜀妻子皆遷成都解圍還鳳翔懼及禍夜帥親軍斬關奔蜀軍宗綰攻鳳州克之

質實 青泥嶺注見唐文宗太和九年 金沙谷未詳處所 階成二州名階注見漢武帝元鼎六年成注見漢獻帝建安二十三年成都府名注見晉武帝泰始八年益州鳳翔府名注見周顯王八年岐鳳州注見梁武帝大通六年南岐

岐耀鼎二州降梁

岐義勝節度使李彥韜知岐王衰弱舉耀鼎二州降梁彥韜即溫也後姓溫氏名昭圖官任如故

質實 義勝節度 注見下文耀州 耀鼎二州 按一統志耀州本秦內史地漢為祋祤縣地東漢置三國後魏置北雍州治華原縣唐初復為宜州天祐初改為耀州建義勝軍五代梁改曰崇州後改為靜勝軍唐復為耀州名順義軍宋初為感義軍後改感德軍金仍為耀州元以華原縣省入國朝因之改屬西安府鼎注見漢武帝征和二年湖

廣州始與梁絕

劉巖以吳越王鏐為國王而已獨為南平王表求封南越王不許巖謂僚屬曰今中國紛紛孰為天子安能梯航萬里遠事偽庭乎由是貢使遂絕

名注同上文 南平 郡名注見晉惠帝永興二年

質實 廣州 注見秦始皇三十三年南海 南越 國名為左拾遺充崇政院直學士

丙子 晉岐吳稱唐天祐十三年梁貞明二年蜀通正元年○是歲凡五國鎮

春正月梁以李愚為左拾遺

梁主聞李愚學行召為左拾遺充崇政院直學士衛王友諒貴重李振等見皆拜之愚獨長揖梁主讓之曰衛王朕兄也朕猶拜之卿長揖可乎對曰陛下以家人禮見衛王拜之宜也振等陛下家臣臣於王無素不敢妄有所屈久之恚以抗直罷

質實 衛州 名注見宋文帝元嘉十六年

二月吳將馬謙等起兵誅徐知訓不克而死

考異 按凡例治臣子之叛亂者書討討而殺之曰誅據漢居攝二年書翟義起兵討莽陳太建十二年書尉遲迥舉兵討丞相堅而此年分註云馬謙發庫兵討徐知訓則當書討誅作誅

吳宿衛將馬謙李球知訓知訓將出走嚴可求曰軍城有變公先棄衆自去衆將何依知訓乃止衆猶疑懼可求闔戶而寢天興門外朱瑾自潤州至視

之曰不足畏也返顧大呼乱兵皆潰擒譙球斬之

梁劉鄩攻晉魏州晉王擊敗之

劉鄩閉壁不出晉王乃留李存審守營自勞軍於貝州敵言歸晉陽鄩聞之奏請襲魏州令澶州刺史楊延直夜至城中選壯士五百潜出擊之潰走詰旦鄩悉衆至城東與延直餘衆合李存審引營中兵踵其後李嗣源以城中兵出戰晉王亦自貝州至與嗣源當其前鄩見之驚卻晉王躡之至故元城西爲方陳於西北存審爲方陳於東南鄩爲圓陳於其中間四面受敵合戰良久衆兵大敗鄩突圍走步卒七萬殺溺殆盡鄩渡河保滑州

質實　元城縣名注見新莽

始建國三年詰旦注見梁帝皇恭二年

滑州注見隋恭帝義寧二年

梁遣兵襲晉陽晉將安金全擊卻之

梁巨國節度使王檀密疏請發關西兵襲晉陽庵至城下晝夜急攻城幾陷者數四代北故將安金全退居太原往見張承業曰晉陽根本之地若失之則大事去矣僕雖老病憂燕家國請以庫甲見授爲公擊之承業即與之金全帥其子弟及退將之家得數百人夜出擊梁兵梁兵大驚引卻李嗣昭亦遣牙將石君立將五百騎救晉陽朝發上黨夕至城下大呼曰昭義侍中大軍至矣遂入城夜與安金全等分出諸門擊梁兵梁兵死傷什二三晉王性矜伐以策非己出故不行賞賀德倫部兵多逃入梁軍張承業恐其爲變收德倫斬之梁主聞劉鄩收又聞王檀無功歎曰吾事去矣胡氏曰安金全之保晉陽其功猶在周德威救上黨之右晉王不念宗國幾亡而復存顧以策非己出不復行賞其不克有終也宜哉

質實　太原府名注見齊明帝建武三年并上黨郡名注見周赧王五

十三年

晉王克衛磁州

質實　衛磁二州名衛注見秦王政六年朝歌磁注見隋文帝仁壽四年

○梁遣劉鄩屯黎陽○夏四月晉人克洺州○梁

戊卒作亂攻宮門討平之

劉郭既敗河南大恐梁主屢召郭不至由是將卒皆搖心梁主遣捉生都指揮使李霸帥所部千人戍揚劉既出復入大譟縱掠攻建國門梁主登樓拒戰龍驤指揮使杜晏球出騎擊之決力死戰俄而賊潰晏球討斬之亂者圍營皆棻之

書法　書志梁亡也戊卒至攻宮門不振甚矣是故書羽林殺張彝而魏褒梁已亥年書戊卒攻宮門而梁衰也戊卒皆亂季之徵也

集覽　捉生都　都猶言軍也捉生捉其一都之名號

質實　梁主嘉之故入貢梁主嘉之入貢利於市易不宜過以

秋七月梁以吳越王鏐爲諸道兵馬元帥

吳越王鏐遣判官皮光業間道入貢梁主嘉之故有是命朝議多言鏐之入貢利於市易不宜過以名器假之翰林學士竇儀執麻不可坐貶

集覽　執麻謂麻紙以賜吳越王之制誥也執

謂執持之而不下戈麻注見唐德宗貞元十一年白麻注見

八月晉挾相邢二州

晉王自將攻邢州張筠棄相州走晉人復以相州隸天雄以李嗣源爲刺史遣人告閻寶以相州已挾寶舉城降晉晉王以李存審爲安國節度使鎮邢州

質實　閻寶鄆州人刺史官名注見漢成帝建始四年安國見楚義帝元年襄國

契丹寇晉陷蔚州

考異　寇當作侵陷當作入

質實　蔚州注見楚義帝元年代國

九月晉王還晉陽

王性孝雖經營河北而數還晉陽省曹夫人歲再三焉

質實　河北道名注見漢成帝綏和二年魏郡晉陽縣名注見周威烈王二十三年

晉挾滄州

晉兵逼滄州滄州降晉王徙李存審爲橫海節度使以李嗣源爲安國節度使嗣源以應州胡人安重誨爲中門使委以腹心重誨亦爲盡力以

質實 橫海節度注見晉穆帝永和六年滄州一統志

云應州古唐國地戰國屬趙爲代郡地秦爲陰館縣地屬鴈門郡漢因之東漢末廢後魏屬神武郡北齊改屬太平郡後周郡罷置陰城縣隋罷唐置金城縣省入改屬大同府故名五代唐置彰國軍節度遼金仍舊元復爲應州 國朝因之以縣置應州以龍首鴈門二山南北相應

晉掾具州

晉人圍具州踰年張源德欲降其衆不從共殺源德嬰城固守城中食盡乃請擐甲執兵而降晉將許之其衆三千人出降既釋甲圍而殺之盡殪於是河北皆入于晉惟黎陽爲衆守

集覽 盡殪俱被殺死也殪音乙計反

晉王如魏州〇冬十月蜀攻岐圍鳳翔〇晉王遣使如吳吳遣兵擊梁圍潁州

質實 潁州注見梁貞明二年〇十

二月楚王遣使如晉

質實 楚州名注見晉孝武大明三年山陽〇晉以

張瓘爲麟州刺史

張承業治家甚嚴有姪爲盜殺販牛者承業斬之晉王以其姪瓘爲麟州刺史承業謂曰汝本爲賊慣爲不法今若不悛死無日矣由此瓘所至不敢貪暴

質實 麟州注見唐玄宗開元九年

契丹稱帝改元

考證 契丹作阿保機

契丹主阿保機自稱皇帝國人謂之天皇王以妻述律氏爲皇后置百官改元神冊述律后勇決多權變阿保機行兵禦衆后常預其謀阿保機嘗擊党項留后守帳室常乘虛合兵掠之后知之勸兵以待奮擊破之后有母有姑皆踞榻受其拜曰吾晉王方經營河北欲結契丹爲援常以叔父事阿保機以叔母事述律后劉守光末年衰困遣叅軍鞏延徽求援於契丹阿保機怒

其不拜留之使牧馬於野延徽有智畧頗知屬文述律后曰延徽能守節不屈比今之賢者奈何辱以牧圉宜禮而用之阿保機召與語悅之遂以爲謀主延徽始教契丹建牙開府築城郭立市里以處漢人使各有配偶鑿荒田由是漢人安業逃亡着少契丹威服諸國延徽有功焉之逃奔晉陽晉王欲置之幕府掌書記王緘疾之延徽不自安求歸省母遂復入契丹阿保機待之益厚至是以爲相延徽寄書於晉王曰非不戀英主非不思故鄉所以不留正懼王緘之讒爾因以老母爲託且曰延徽在此契丹不深入爲寇延徽之力也胡氏曰契丹汝陀無以異者然晉王功義著見進於中國當是之時不仕則已仕而舍晉蓋無足適矣延徽儻憂見讒者無亦悔而待察乃幷從契丹是故急於見用而不慎所歸才士之通患也於張礪亦云

集覽

建牙注見漢獻帝初平三年牙門幕府注見秦王政三年同光後唐莊宗年號於張礪亦云後唐明宗時礪爲掌書記於廢帝從珂時入契丹後晉高祖時逃歸爲追騎所獲契丹主復大用之尋爲契丹將蕭翰所殺

丁丑

晉將蕭翰所殺

質實

陳後主至德三年

党項

西羌別種注見

書法

劉淵嘗書稱皇帝矣於是復見然生不書主書名死不書卒書死綱目終外之不得與

發明

春秋之義四夷狄則有罪于可汗贊普之號綱目皆從其俗而書之今契丹乃始僭號與中國並列然綱目雖喜其稱帝改元以志其始而不以契丹主書之者不使夷得從中國之例也然而不書曰僭號者外之而不內以示中國不臣妾之也嗚呼立法如此豈有首下足上之失棄內事外之數哉

晉岐吳稱唐天祐十四年梁貞明三年。蜀天漢元年漢乾亨元年。○是歲嶺南稱漢凡六國四鎮

春

二月晉新州裨將盧文進殺其防禦使李存矩亡奔契丹

晉王之弟威塞軍防禦使存矩在新州驕惰不治侍婢預政晉王使募山北部落及劉守光亡卒又率其民出馬期會迫促邊人嗟怨存矩自部送之盧文進爲裨將行者皆憚遠役存矩復不存恤至邠溝關小校宮彥璋與士卒謀殺存矩文進不能制因還新州守將楊全章拒之文進帥其衆奔契丹晉王聞存矩不道殺侍婢及幕僚數人

質實 威塞軍注見秦王政三年上谷新州注同上文

書法 殺存矩者小校宮彥璋也首文進何文進身爲裨將不能制下還州見拒率衆北奔謂非首罪可不得已者皆有以窒其責矣

發明 以部將殺其主帥而不書作亂以中國亡奔夷狄而不書叛降則亦以李存矩遥虐不道召亂至此是亦正其本之意也

三月契丹陷晉新州晉師攻之不克

考證 陷當作入

初幽州北七百里有渝關下有渝水通海自關東北循海有道狹處纔數尺旁有亂山高峻不可越羅壁識遺曰燕之下七百里曰渝關蓋自虎北口下皆亂山層複實遼海

越舊置八防禦軍募士兵守之田租皆供軍食歲致繒纊以供衣賜歲早穫清野堅壁以待契丹契丹至則閉壁不戰俟其去選驍勇據隘邀之契丹常失利走土兵皆自爲田園力戰有功則賜勳加賞由是契丹不敢輕入寇及周德威鎮盧龍時勇不脩邊備遂失渝關之險契丹每匄牧於營平之間德威又忌幽州契丹主阿保機以猛火油曰此油燃火得水愈熾可以攻城阿保機大喜即選騎欲攻幽州述律后曰豈有試油而攻一國乎但以三千騎伏其旁掠其四野使城中無食不過數年城自困矣何必如此躁動輕舉萬一不勝爲中國笑吾部落亦解體矣乃止至是盧文進引契丹兵急攻新州刺史安金全棄城走周德威合河東鎮定之兵攻之旬日不克阿保機帥衆三十萬救之德威大敗奔歸

集覽 渝關在營州東六百里屬遼西拒地

志云幽州東北七百里有渝關在平州石城縣關下有渝水通海有道狹處纔數尺旁有亂山高峻不可越羅壁識遺曰燕之下七百里曰渝關蓋自虎北口下皆亂山層複實遼海

諸州之障也解體注見隋文帝開皇十年質實渝關注見隋文帝開皇十八年臨渝關渝水按一統志在永平府撫寧縣東二十二里源出古端州南流至連峯山入于海盧龍軍名注見漢武帝元狩二年肥如萬一注見唐高祖武德九年

契丹圍幽州夏四月晉王遣李嗣源將兵救之

契丹乘勝進圍幽州盧文進教之攻城周德威遣使告急晉王與梁相持河上欲分兵則兵少欲力救恐失之謀於諸將獨李嗣源李存審閻寶勸王救之王喜曰昔太宗得一李靖猶擒頡利今吾有猛將三人復何憂哉存審寶以爲虜無輜重勢不能久不若俟其還而擊之李嗣源曰德威社稷之臣今朝夕不保恐變生於中何暇待虜之衰臣請身爲前鋒以赴之王曰公言是也即日命治兵四月命嗣源將兵先進寶以鎮定之見周顯王三十六年鎮定二州名注見太祖開平四年社稷注見新莽天鳳元年質實李靖猶擒頡利事在唐太宗貞觀四年輜重注

五月吳徐溫徙治昇州

徐知誥治昇州城市府舍甚盛徐溫行部愛其繁富潤州司馬陳彥謙勸溫徙鎮海軍治所於昇州溫從之徙知誥爲潤州團練使知誥求宣州溫不許知誥不樂宋齊丘曰三郎驕縱敗在朝夕潤州去廣陵隔一水爾此天授也知誥悅卽之官三年卒彥謙爲判官溫伯舉大綱細務悉謂知訓也溫以委彥謙江淮稱治集覽行部巡視部屬也行音下孟反

秋八月劉巖稱越帝於廣州

清海建武節度使劉巖稱皇帝國號越以趙光裔爲同平章事用洞潛計立學校設選舉質實清海軍名注見秦始皇三十三年建武節度注見唐德宗元和十五年

晉師擊契丹敗之幽州圍解

契丹圍幽州且二百日城中危困李嗣源等步騎七萬會于易州李存審曰虜衆吾寡虜多騎吾多

步若平原相遇虜以萬騎躁吾陳吾無遺類矣嗣源曰虜無輜重吾行必載糧食自隨若平原相遇虜執吾糧吾不戰自潰矣不若自山中潛行趣幽州若中道遇虜則據險拒之遂踰嶺而東嗣源與從珂將三千騎爲前鋒距幽州六十里與契丹戰得進至山口契丹以萬騎遮其前將士失色嗣源以百餘騎先進免冑揚鞭胡詁謂曰汝無故犯我疆埸晉王命我將百萬衆直抵丙樓滅汝種族因躍馬奮撾三入契丹兵卻晉兵始得出行審命步兵伐木爲鹿角人持一枝止則成寨契丹騎環寨而過寨中發萬弩射之人馬死傷塞路將至幽州契丹列陳待之存審命步兵陳於其後戒勿動先令羸兵曳柴燃草而進煙塵蔽天鼓譟合戰乃趣後陳起乘之契丹大敗俘斬萬計嗣源等入幽州契丹以盧文進爲盧龍節度使君平州歲入北邊殺掠吏民盧龍巡屬爲之殘弊

集覽

平原　此非地名按爾雅大野曰平廣平曰原又云叮食者曰原郭璞注可種穀給食也

鹿角　注見前卷二年

質實

疆埸　注見漢靈帝建寧二年

酋長　注見漢

帝玄更始二年酋豪

冬十月梁以吳越王鏐爲天下兵馬元帥○晉王還晉陽

王連歲出征凡軍府政事一委監軍使張承業承業勸課農桑畜積金穀收市兵馬征租行法不寬貴戚由是軍城肅清饋餉不乏王或時須錢補博及給賜伶人而承業靳之王乃置酒庫中令其子繼岌爲承業舞承業以帶馬贈之王指錢積謂曰和歌乏錢宜與一積帶馬未爲厚也承業曰即君纏頭皆出承業俸祿此錢大王所以養戰士也承業不敢以爲私禮王不悅語侵之承業怒曰僕老敕使爾非爲子孫計惜此庫錢所以佐王成霸業也不然王自取用之何問僕爲不過財盡人散一無所成爾王怒顧李紹榮索劒承業起挽王衣泣曰僕受先王顧託之命誓爲國家誅汴賊若以惜庫物死於王手僕下見先王無愧矣曹太夫人聞之遽令召王王皇恐叩頭謝請承業痛飲以分其

過承業不肯王入宮太夫人使人謝承業曰小兒忤特進已笞之矣明日與王俱至承業第謝之未幾承制授承業開府儀同三司左衛上將軍燕國公承業固辭不受但稱唐官終身盧質嗜酒輕傲王衛之承業恐其及禍乘閒言曰盧質數無禮請為大王殺之王曰吾方招納賢士以就功業七哥何言之過也承業起賀曰王能如此何憂不得天下質由是獲免胡氏曰張承業之志行雖縉紳士大夫有遠不能及者可以為內侍之師法矣為晉養民畜財軍興不乏職也受克用顧託不敢違負忠也行法不寬戚不以官物為私禮公也晉王欲使分過終不承命守也居唐官終其身義也使

中常侍皆率此道烏有趙高石顯張讓之禍哉

集覽 以分其過漢光武時貫復與寇恂有隙帝曰兩虎安得私鬬今日朕分之注分解釋也繙紳注見漢武帝元朔元年

帝太寧三年 伶人注見唐高宗咸亨三年 汴賊謂梁王朱全忠

十一月晉王如魏州

十二月蜀殺其招討使劉知俊

晉王聞河冰合曰用兵數歲限一水不得度今冰自合天贊我也亟如魏州

蜀王以劉知俊為都招討使諸將皆舊功臣多不用其命且疾之故無成功唐文裔數毀之蜀主亦忌其才嘗謂所親曰吾老矣知俊非汝輩所能馭也乃誣以謀叛斬之

晉王襲梁楊劉拔之梁主如洛陽尋還大梁

晉王視河冰已堅引步騎稍度梁甲士三千戍楊劉城緣河數十里列柵相望晉王急攻皆陷之進攻楊劉城拔之先是梁租庸使趙巖言曰陛下踐祚以來尚未南郊議者以為無異藩庶請幸西都行郊禮敬翔諫曰自劉鄩失利公私困竭人心惴恐今展禮圜丘必行賞賚是慕虛名而受實弊也且勍敵近在河上乘其未與甘宜輕動俟北方既平報本未晚不聽遂如洛陽閱車服飾宮闕郊祀有日聞楊劉失守訛言晉軍已入大梁扼汜水矣梁王皇駭遂罷郊祀奔歸大梁

集覽 圜丘注見

戊寅

漢後主建興十五年　書法　晉取梁地唐所命也　質實　乘輿　注見漢安帝延光四年　汜水縣名注見秦莊襄王元年　成皐

書襲梁鄂州取之義同

晉岐昊稱唐天祐十五年。梁貞明四年。蜀光天元年。○是歲凡六國四鎮

掠梁濮鄆而還

梁敬翔上疏曰國家連年喪師疆土口蹙陛下所與計事者皆左右近習豈能量敵國之勝負乎李亞子繼位以來攻城野戰無不親當矢石近者攻楊劉身負柴薪爲士卒先一舉援之陛下儒雅守文宴安自若使賀瓌輩敵之而望攘逐寇讐非臣所知也宜詢訪黎老別求異策不然憂未艾也疏奏趙張之徒言翔怨望梁主遂不用　集覽　黎老　黎與犁通音力利力兮二反書泰誓中播棄犁老注鮐背之耆稱犁老趙張之徒　謂趙巖及張妃兄弟漢鼎漢傑漢倫漢融輩　質實　濮鄆二州名濮注見周安王五年　濮暘鄆注見唐肅宗寶應元年　賀瓌濮州人

蜀信王宗傑卒

蜀太子衍好酒色樂遊戲蜀主嘗自夾城過聞太子與諸王鬬鷄擊毬喧呼之聲歎曰吾百戰以立基業此輩其能守之乎由是惡張格而徐賢妃爲之內主竟不能去也信王宗傑有才器屢陳時政蜀王賢之有廢立意至是暴卒蜀主深疑之　質實　鬬雞　戲名事物紀原云列子有紀消子爲擊毬　戲名注見唐高宗永徽三年擊鞠　夾城　未詳所在

書法

卒小國臣録才也終綱目卒僭國臣二十一詳晉懷帝永嘉二年五代凡十三焉蜀王宗傑宗儔吳陳彥謙徐溫漢楊洞潛吳樂再用唐周本漢趙光裔唐楊璉閩劉贊楚馬瞻唐張建封宋克宏

夏六月蜀主建殂太子宗衍立

蜀主久疾昏瞀至是增劇以王宗弼爲都指揮使召大臣告之曰太子仁弱朕不能違諸公之請而立之若其不堪可實別宮幸勿殺之但王氏子弟諸公擇而輔之徐兄弟止可優其祿位慎勿使之掌兵預政以全其宗族時內飛龍使唐文扆兵預政欲去諸大臣遣人守宮門宗弼輩不得入聞其謀排闥入言之召太子入侍疾貶文扆剌眉州以宋光嗣爲內樞密使與宗弼等受遺詔輔政初蜀主雖因唐制置樞密使專用士人至是蜀主以諸將多許州故人恐其不爲幼主用故以光嗣代之自是宦者始用事矣蜀主殂太子即位尊徐賢妃爲太后徐溉妃爲太妃殺唐文扆

昏瞀音亡遇反叉莫候反目不明也莊子曰余適有瞀病

眉州注見唐太宗貞觀二十二年

吳副都統朱璮殺都軍使徐知訓而自殺

吳都軍使徐知訓驕倨淫暴威武節度使李德誠有家妓數十知訓求之不得怒曰會當殺德誠并其妻取之狎侮吳王無復君臣之禮嘗與王爲優自爲參軍使王爲倉鶻又嘗與王泛舟王先起知訓以彈彈之又嘗侍宴使酒恃慢王懼而泣左右扶王登舟知訓逐之不及遏殺王親吏與弟知詢皆不禮於徐知諧獨季弟知諫以兄禮事之知訓嘗召兄弟飲知諧不至知訓怒曰乞子不欲酒欲飲乎又嘗與知諧飲伏甲欲殺之知諫馳知諧足知諧遁去副都統朱璮遣家妓候知訓知訓彊欲私之璮已不平知訓惡璮位已上出璮爲靜海節度使璮知訓將

打丸也公羊傳宣六年晉靈公爲無道使諸大夫皆內朝然後處乎臺上引彈而彈之已趨而避丸是樂而已矣用宋齊五年五月事在去年

【度】一統志云本漢海陵縣之東境屬臨淮郡東漢屬廣陵郡晉宋齊皆屬海陵郡隋屬江都唐屬揚州五代時南唐置靜海都鎮制置院後周改爲靜海軍尋改爲通州宋改爲崇州後爲通州屬淮南東路元改爲通州路後復爲州屬揚州路國朝仍爲州以靜海縣省入直隸揚州府潤州注見晉成帝咸和三年名注見周世宗顯德五年

【質實】威武節度注見漢武帝建元三年閩中靜海節

【書法】馬謖書知訓信有罪釁以私怨殺之則非義討矣

梁人決河以限晉兵晉王攻之拔其四寨

梁將謝彥章攻棣州決河水以限晉兵瀰漫數里晉王謂諸將曰梁軍非有戰意但欲阻水以老我師當涉水攻之遂引親軍先涉諸軍隨之寨甲橫槍彥章拒之稍卻鼓譟復進梁兵大敗河水爲赤晉人遂陷河四寨

【書法】攻取未有書其方畧者此則曷爲以決河溝隙也此隙一開連年重爲曹濮患唐雖塞之未幾復壞至晉天福以後二十二年九書治決則梁人之罪也綱目重開河隙故引河溝以灌耶則書決以限晉兵則書

蜀貶張格爲維州司户

【質實】維州注見唐代宗大曆十四年○秋七月蜀以王宗弼爲鉅鹿王

蜀主不親政事內外遷除皆出於王宗弼宗弼納賄多私上下咨怨宋光嗣通敏善希合蜀主寵任之蜀由是遂衰

【質實】鉅鹿縣名注見楚義帝元年襄國

吳以徐知誥爲淮南行軍副使輔政

吳徐溫入朝于廣陵疑諸將皆預朱瑾之謀欲大行誅戮徐知誥嚴可求具陳知訓過惡溫怒稍解

責知訓將佐不能匡救皆抵罪獨刀彥能屢有諫書溫賞之少知誥爲行軍副使知諫攉潤州團練事溫還金陵庶政皆決於知誥知誥事吳王盡恭接士大夫以謙御衆以寬約身以儉以吳王之命蠲天祐十二年以前逋稅求賢才納規諫除姦猾杜請託於是士民歸心宿將悅服以宋齊丘爲謀主先是吳有丁口錢又計畝輸錢錢重物輕民甚苦之齊丘以爲錢非耕桑所得今使民輸錢是教民棄本逐末也請蠲丁口錢餘稅悉輸穀帛絁絹匹直千錢者當稅三千或曰如此縣官歲失錢億萬計齊丘曰安有民富而國家貧者邪知誥從之由是江淮間曠土益闢桑柘滿野國以富彊知誥欲進用齊丘而徐溫惡之知誥夜引齊丘於水亭屏語常至夜分或居高堂悉去屏障獨置大爐以鐵筯畫灰爲字隨以戰之故其所謀人莫得而知也

隱賢實

金陵郡名注見漢文帝二年

屏退左右而語也記曲禮上侍坐於君子若有告者曰少間願有復也則左右屏而待注屏猶退也

集覽

縣官注見漢文帝十一年屏語

八月晉王大舉伐梁

晉王謀大舉伐梁周德威將幽州步騎三萬李存審李嗣源及王處直遺將各將步騎萬人及諸部落奚契丹室韋吐谷渾皆以兵會之并河東魏博之兵大閱於魏州軍於麻家渡梁賀瓌謝彥章屯濮州北相持不戰晉王好自引輕騎迫敵營挑戰危窘者數四賴李紹榮力戰得免趙王鎔及王處直皆遣使致書曰元元之命繫於王本朝中興繫於王今奈何自輕如此元元之命繫於王本朝中興繫於王今奈何自輕如此王笑謂使者曰定天下者非百戰不能百戰何由得之安可但深居帷房以自肥乎一旦游出李存審扣馬泣諫曰大王當爲天下自重先登陷陳存審之職也王爲之攬轡而還他日伺存審不在策馬急出以數百騎抵梁營謝彥章伏精甲五千圍王數十重王力戰僅得出始以存審之言爲忠胡氏曰存勗不自宴安是也而謂非百戰無由定天下則非也天下惡乎定定于有德漢高光唐太宗固以兵取天下未有不假仁義使百姓見德者故得之易而居之久戰勝攻取隨即失之秦是也晉王不知監焉成難壞易不亦宜哉

集

吐谷渾注見晉元帝建武元年

覽

元元注見漢元帝初元三年

年

質實 撓戰注見漢王邦四

麻家渡

未詳處所

書法 書伐何義尋也

發明 自朱氏纂唐至是星周一紀天道亦一變矣晉王室方謀舉兵而綱目即以大舉伐梁書之誅亂臣討賊子汲汲然惟恐或後蓋以大盜未除環四海之內無有能正之者晉王父子雖不忘平義要之名曰爲唐其復讐之意固可暴白於天下故綱目大書于冊亦足見討賊有人大義未遂終泯者也然前史之脩既以朱氏繼唐故於晉王伐梁之事往往以入寇書之夫誅亂臣討賊子大義所在反謂之入寇可乎此綱目所由作也噫必有君子者出而後綱目之義大明於天下矣

蜀以諸王領軍使梁泰寧節度使張萬進降晉

蜀諸王皆領軍使彭王宗鼎謂其昆弟曰親王典兵禍亂之本今王小臣彊說間將興繕甲訓士非吾輩所宜爲也因圍辭但營書舍植松竹自娛而已

質實 彭州名注見唐中宗嗣聖六年

梁泰寧節度使張萬進求賄於萬進梁嬖侍用事多求賄於萬進萬進遣使附于晉且求援

質實 泰寧節度注見漢獻帝興平二年

蜀以宦者歐陽晃等爲將軍

蜀主以內給事歐陽晃等爲將軍皆干預政事驕縱貪暴周庠切諫不聽晃患所君之隘夜因風縱火焚西鄰軍營數百間明旦召匠廣其居蜀主亦不之問

書法 唐世宦官不書不勝書也至此而復書其將軍王承休承龍武指揮使綱目皆以宦官表之何此蜀所以亡也是故歐陽晃等爲自是諸國皆書矣

冬十一月越改國號漢○吳取夔州

發明 唐以宦者亡國啟監未遠而蜀人又踵其覆轍蜀固不足道也揭而書之亦所以示戒云爾

吳遣劉信將兵攻夔州譚全播拒守其城險固久之不下信使人說譚全播取質納賂而還徐溫大怒信子英彥典親兵溫授兵三千曰汝父掾上游之地將十倍之衆不能下一城是反也汝可以此兵往與父同反又使指揮使朱景瑜與之俱曰全播守卒皆農夫飢窘踰年妻子在外重圍既解相賀而去聞大兵再往必皆逃遁全播所守者空城爾往必克之信大懼引兵還擊夔州先鋒始至夔兵皆潰譚全播奔雩都追執之

集覽 夔州 漢之魏縣也晉立南康郡東晉置郡城於章貢二水之間今城是也隋廢郡為夔州以夔化水為名唐因之後宋高宗改為贛州取質 質如字注見周顯王四十一年質焉上游 注見漢王邦元年雩都 按一統志漢之舊縣名屬豫章郡因雩水為名三國吳為南部都尉治所晉屬南康郡陳徙縣治大昌村隋徙治東溪屬虔州即今治所宋元仍舊國朝因之改屬贛州府

十二月晉王與梁軍戰于胡柳陂周德威敗死晉王收兵復戰大破梁軍

晉王欲趣大梁而梁軍扼其前堅壁不戰百餘日王進兵距梁軍十里而舍梁招討使賀瓌善將步兵排陳使謝彥章善將騎兵瓌惡其與已齊名一日治兵於野瓌指一高地曰此可以立柵至是晉軍適置柵於其上瓌彥章曰彊寇憑陵利在速戰今深溝高壘據其津要彼安敢深入若輕與之戰萬一蹉跌則大事去矣瓌益疑之密諜之於梁主因享士伏甲殺之及別將孟審澄侯溫裕以謀叛聞審澄溫裕亦驍將之良者也晉王聞之喜曰彼將帥自相魚肉亡無

集覽 梁簡文帝太寶元年雩都按一統志漢之舊縣名屬豫章郡因雩水為名三國吳為南部都尉治所晉屬南康郡陳徙縣治大昌村隋徙治東溪屬虔州即今治所宋元仍舊國朝因之改屬贛州府

日矣璩殘虐失士心我若引軍直指其國都彼安得堅壁不動幸而一與之戰萬不勝矣王欲自將萬騎直趣大梁周德威曰梁軍尚全輕行徼利未見其福不從毅營而進衆號十萬璩亦棄營而踵之至胡柳陂候者言梁兵至矣周德威曰賊倍道而來未有所舍我營栅已固守備有餘既深入敵境動須萬全不可輕發此去大梁至近梁兵各念其家內懷憤激以方畧制之恐難得志王宜按兵勿戰德威請以騎兵擾之使不得息至暮營壘未立樵爨未具乘其疲乏可一舉滅也王曰公何怯也即以親軍先出德威不得已從之謂其子曰吾無死所矣賀璩結陳而至橫亘數十里王帥銀槍都陷其陳衝潰擊斬往返十餘里梁馬軍都指揮使王彥章軍敗走濮陽晉軄重望見梁旗幟驚潰入幽州陳幽州兵亦擾亂德威不能制父子皆戰死梁兵四集勢甚盛晉王據高丘收散兵至日中軍復振陂中有土山賀璩乘之引兵據之晉王謂將士曰今日得此山者勝吾與汝曹奪之即引騎兵先登李從珂王建及以步卒繼之遂奪其山日西晉兵望之有懼色諸將以爲諸軍未盡集不若歛兵還營詰朝復戰嗣寶曰梁騎兵已入濮陽山下性步卒向晚有歸志我乘高趣下破之必矣今深入敵境偏師不利若復引退必不戰自潰凡決勝料敵惟觀情勢情勢已得斷在不疑王之成敗在此一戰若不決力取勝縱收餘衆北歸河朔非王有也李嗣昭曰賊無營壘日晚思歸但以精騎擾之使不得夕食俟其引退追擊可破也我若還營閘德威父子死哭之慟曰是吾罪也李嗣源不知王所之或曰北渡河矣嗣源遂乘氷北渡晉王進攻濮陽拔之嗣源復來見王不悅曰公以吾爲死鄰嗣源稍薄梁敗卒走至大梁曰以罰之然自是待嗣源加厚梁人恐梁主驅市人登城又欲奔洛陽遇夜而止敗卒至者不滿千人傷夷逃散各歸鄉里月餘僅能成軍胡氏曰仲由問孔子行三軍

則誰與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孔子所取德威有之其所不取存勗犯馮聖人之訓不可違如此昔光武伐尤來兵敗軍中意王浚矣吳漢曰王兄子在何憂光武不以爲嫌誠以喪敗之際兩不相知如不測寧能禁人之他議晉王於是不能容一嗣源淺量褊局固非可以席卷天下包舉宇內者也

集覽

輕行徹利輕去聲不持重也徹堅竟也

貿實

蹉跌

晉岐稱唐天祐十六年梁貞明五年○蜀軋德元年吳宣王楊隆演武義元年○是歲凡六國四鎮

春

正月晉築德勝兩城

晉李存審於德勝南北夾河築兩城而守之晉王以存審爲內外蕃漢馬步總管

貿實

德勝

南北夾河築兩城

注見龍德元年

書法

書德勝何關要也

三月晉王自領盧龍節度使

王自領盧龍節度使以李紹宏提舉軍府事紹宏宦者也本姓馬晉王賜姓名

晉以郭崇韜爲中門副使

孟知祥薦教練使鴈門郭崇韜能治劇王以爲中門副使知祥稱疾辭位崇韜專典機密

集覽

倜儻

注見宋文帝仁壽四年

貿實

鴈門郡名注見秦王政三年

郭崇韜代人

夏四月吳王隆演建國改元

吳徐溫自以權重而位卑說吳王隆演曰今大王與諸將皆爲節度使不相臨制請建吳國稱帝而

治王不許嚴可求屢勸溫以知詢代徐知誥知誥與駱知祥謀出可求爲楚州刺史可求至金陵見溫說之曰吾奉唐正朔常以興復爲辭今朱李方爭一旦李氏有天下吾能北面爲之臣乎不若先建吳國以繫民望溫大悅復留可求參總庶政至是溫帥將吏藩鎮請吳王稱帝不許四月朔即吳國王位大赦改元建宗廟社稷置百官宮殿文物皆用天子禮以溫爲大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東海郡王知誥爲左僕射參政事兼知內外諸軍事王令謀爲內樞使嚴可求爲門下侍郎駱知祥爲中書侍郎

質實　楚州注見宋孝武大明三年山陽金陵郡名注見漢獻帝興平二年正朔注同

上建安十五年朱李謂梁唐二國藩鎮注見唐肅宗上元二年東海郡注秦二世二年郯

吳越擊吳戰於狼山破之

吳越王鏐遣其子副大使傳瓘擊吳吳遣將彭彥章陳汾拒之戰於狼山吳船乘風而進傳瓘引舟避之既過自後隨之吳回船與戰傳瓘使順風揚船舷相接傳瓘使散汝於已及吳人不能開目灰吳人大敗彥章戰甚力陳汾被執船而散豆爲戰血所漬吳人踐之皆僵仆因縱火焚吳船吳兵不救彥章自殺吳人誅汾籍沒家貲以其半賜彥章家稟其妻子終身

集覽　稟其妻子稟筆

錦友賜穀也漢西域傳頒諸國稟食稟給注稟讀曰廩歐陽氏曰古者給人以食取之於倉廩故因稱稟食

質實　狼山一統志云在揚州府通州南一或云山形如狼因以名

里五山相連屬嘗有白狼居上

梁攻晉德勝南城不克

賀瓌攻德勝南城百道俱進以竹笮聯艦艦糴十餘艘豕以牛革設埤睨戰格擊於河流以斷晉救兵晉王自引兵救之不能進遣善游者入城守將言矢石將盡陷在頃刻晉王積金帛於軍門募能破艦艤者衆莫知爲計李建及請選效節敢死士得三百人被鎧操斧帥之乘舟而進將至流矢雨集建及使持斧者入艦艤艤間斧其竹笮又以木鞼載薪沃油然火於上流縱之隨以巨艦鼓譟攻之艤

瞰隨流梁兵焚溺者殆半晉兵乃得度壞絣圍走

集覽 以行笮聯艦纏以竹爲索曰笮笮與作通音疾各反瞰連屬也艦纏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三年蒙衝設脾睨戰格以版作如脾睨及戰格設置於船上以禦敵也脾匹詣反睨宜計反脾睨望城外因名脾睨也脾睨字或從士傍格各頷反戰格即彭排也釋名彭排軍器也按彭訓旁也亦音旁在旁側排敵禦攻

秋七月吳越攻吳常州吳人與戰破之

吳越王鏐遣錢傳瓘將兵三萬攻吳常州徐溫帥諸將拒之戰于無錫會溫病熱不能治軍吳越攻中軍陳彥謙遷中軍旗鼓于左取貌類溫者擐甲胄號令軍事吳越兵敗殺其將何逢斬首萬級傳瓘遁去溫募生獲叛將陳紹者賞錢百萬獲之紹勇而多謀溫復使之典兵初吳將曹筠亦奔吳越溫厚遇其妻子遣間使告之曰使汝不得志而去吾之過也及是役筠縱奔吳溫自數昔日不用筠言而不問其罪歸其田宅復其軍職筠內愧而卒知詰請帥步卒二千易吳越旗幟鎧仗躡敗卒而東襲取蘇州溫曰爾策固善然吾且求息兵未暇如汝言諸將亦以爲吳越所恃者舟楫今大旱水涸此天亡之時宜盡步騎之勢一舉滅之溫歎曰天下離亂久矣民困已甚錢公亦未易可輕若連兵不解方爲諸君之憂今戰勝以懼之戢兵以懷之使兩地之民各安其業君臣高枕豈不樂哉多發何爲遂引還吳越王鏐見何逢馬悲不自勝故將士心附之寵姬鄭氏父犯法當死左右爲之請鏐曰豈可以一婦人亂我法出其女而斬之自以在軍中夜未嘗寐倦極則就圓木小枕或拋大鈴寐熟輒欹而有所記則書盤中比老不倦或寢方酣外有白事者令侍女振紙即寤時彈銅丸于樓牆之外以警直更者嘗微行夜叩北城門吏不肯啓關曰雖大王來亦不可啓乃自門入明日召吏厚賜之

集覽 無錫縣名今陞爲州屬常州路在浙西舊屬錫至漢末錫殫一統志云漢之縣名屬會稽郡縣有山故縣以無錫名新莽改

日有錫東廣復舊三國吳廢晉復置屬毘陵郡來
齊衆陳皆屬晉陵郡隋初省入晉陵縣後復置唐
屬常州宋因之元陞爲州
國朝初復爲縣屬常州府

晉王以馮道掌書記

中門使郭崇韜以諸將陪食者衆請省其數王怒
曰孤爲效死者設食亦不得專可令軍中別擇河
北帥孤自歸太原即召馮道草詞示衆道曰大王
方平河南定天下崇韜所請未至大過不從可矣
何必以此驚動遠近使敵國聞之謂大
王君臣不和非所以隆威望也乃止

八月梁以王瓚爲招討使拒晉兵

賀瓌卒梁主以王瓚爲招討使瓚爲治嚴令行禁
止據晉人上游揚村夾河築壘造浮橋饋運相繼
晉副總管李存進亦造浮橋於德勝或曰浮梁須
竹笮鐵牛石囷我先有之何以能成存進以葦笮
維巨艦繫於土山巨木
踰月而成人服其智

吳與吳越連和

吳徐温遣使以吳王書歸無錫之俘於吳越吳越
王鏐亦遣使請和於吳自是吳國休兵息民二十
餘州民樂業者二十餘年

冬十月晉廣德勝北城

晉王發徒數萬廣德勝北城日與梁人爭大小百
餘戰互有勝負左射軍使石敬瑭戰于河壖梁人
斷其馬甲橫衝兵馬使劉知遠以所乘馬授之自
乘斷甲馬徐行爲殿梁人疑有伏不敢迫俱得免
敬瑭以是親愛之二人之先皆集覽河壖史記河渠書注韋昭曰壖
沙陀人敬瑭李嗣源之壻也
曰壖而緣亦緣河邊地按韻書壖本作嚥或作堧
訓郤也郤隙地也顏師古曰堧遊地游餘也橫縱
軍都之號也徐行爲殿徐緩也說文安行也殿丁
練反軍居前曰啓居後曰殿又謂之斷後此乃兵
家之最難者也我兵既敗敵人來
追我在後拒之非勇敢者不能也質實爲殿注見
漢宣帝地

節四年

書法 書德勝何關要也

梁克兗州殺張萬進

劉鄩圍張萬進於兗州經年城中危窘晉王方與梁人戰河上力不能救萬進遣親將劉霊讓乞師未許霊讓於軍門截耳曰苟不得請生不如死晉王義之將為出兵會鄩已屠兗州族張萬進乃止以霊讓為驍衛將軍 質實 兗州 注見漢獻帝興平二年

十二月梁王瓚與晉王戰敗績梁以戴思遠代之

晉王與王瓚戰於河南瓚先勝獲晉將石君立等既而大敗失亡萬計梁主聞石君立勇繫於徽而使人誘之君立曰我晉之敗將而為用於梁雖竭誠效死誰則信之人各有君何忍反為仇讐用哉梁主猶惜之晉王乘勝拔濮陽梁主召瓚還以戴思遠代為招討使屯河上以拒晉人

吳圍結民兵

吳禁民私蓄兵器盜賊益繁御史臺主簿盧樞言今四方分爭宜教民戰且善人畏法禁而姦民弄干戈是欲偃武而反招盜也宜團結民兵使之習戰自衛鄉里從之 質實 干戈 釋名云干捍也戈戟也王子年拾遺記曰庖犧造干戈以飾武此干戈之始也則兵為起于太昊吕氏春秋云蚩尤造五兵蓋其一也

資治通鑑綱目卷第五十四 終

庚辰

資治通鑑綱目卷之五十五

起庚辰盡丙戌

考異

提要起庚辰下有後唐莊宗存勗同光元年凡七年

晉岐稱唐天祐十七年梁貞明六年○是歲梁晉岐蜀漢吳凡六國吳越湖南荊南福建凡四鎮

三月晉以李建及爲代州刺史

晉王自得魏州以李建及爲都將建及爲人忠壯所得賞賜悉分士卒與同甘苦故能得其死力所向立功同列疾之官者韋令圖譖之曰建及以私財驟施此其志不小王罷建及軍職以爲代州刺史

賢實

魏州

代州

注見漢成帝綏和二年

注見秦王政三年厲門

夏四月梁朱友謙取同州遂以河中降晉

梁河中節度使冀王友謙襲取同州以其子令德爲留後表求節鉞不許乃附於晉晉王以墨制除

令德忠武節度使注見周赧王十二年

年節鉞注見唐德宗興元元年忠武節度使注見唐玄宗開元十一年同州

年信都

質實 河中蒲坂同州注見唐玄宗開元十一年同州冀州名注見秦二世二

書法 友譙嘗降晉矣書官此其不書官何削之也曷爲削之身爲宗臣非有友珪之逼也竊地以私其子又舉地以歸諸人以是爲罪也故削之而書遂遂決辭也然則曷爲不書叛梁之降晉者例不書叛也何以示懲劉鄩書討則友譙之罪著矣

五月吳宣王隆演卒第溥立

考異 此誤書譙立當作嗣

考證 當去

宣字分註譙曰宣

王重厚恭恪徐溫父子專政王未嘗有不平之意形於言色溫以是安之及建國稱制尤非所樂多沈飲鮮食遂成疾溫自金陵入朝議當爲嗣者或曰蜀先主謂武侯嗣子不才君宜自取溫正色曰吾果有意取之當在誅張顥之初豈至今日邪使楊氏無男有女亦當立之敢妄言者斬乃以王命迎丹陽公溥監國王殂溥即位

質實 金陵郡名注見漢獻帝興平五年蜀先主謂武侯嗣子不才君宜自取事在漢獻帝興平二年後主建興元年誅張顥之初事在太祖開平二年丹陽郡名注見漢獻帝興平二年金陵

六月蜀殺其華陽尉張士喬

蜀主作高祖原廟于萬里橋帥后妃百官用饗味作鼓吹祭之士喬上疏諫蜀主怒欲誅之太后不可乃流黎州士喬感憤赴水死蜀主奢縱無度日與太后太妃遊宴貴臣之家及遊近郡名山所費不可勝紀教坊使嚴旭禮取士民女子納宮中累遷刺史太后太妃各出教令賣官每一官闕數人納賂多者得之文思殿大學士韓昭以便佞得幸營居第許之識者知蜀之將亡

集覽

原廟 注見漢惠帝四年

嚴旭 姓名也

旭呼玉反

質實 一統志云華陽本秦成都

縣地名唐貞觀中始分置蜀縣與成都縣分治郭下乾元初改爲華陽縣取華陽黑水惟梁州之義

宋元仍舊國朝因之改屬成都府萬里橋在成都府城中和門外寰宇記著諸葛亮送費禕聘吳至此曰萬里之行始於此矣又唐史載玄宗狩蜀過此問橋名左右對以萬里玄宗歎曰開元末僧一行謂更二十年國有難朕當遠遊至萬里之外此是也遂駐蹕成都鼓吹注見晉武帝太康三年黎州注見漢武帝元鼎六年況黎

書法於是土齊直諫蜀主怒欲誅之以太后不可流之黎州遂赴水死則曷爲書殺誅心也綱目之法苟有誅意於其臣雖自殺一以殺書之殺及諫臣而王衍之亡決矣

發明蜀殺諫者此亦將亡之證也故書

梁遣劉鄩等討同州晉遣李存審救之

李存審等至河中即日濟河軍於朝邑梁軍亦大集河中友謙諸子說友謙且歸款於梁以退其師友謙曰昔晉王親赴拒又命將星行分我資糧豈可負邪晉人分兵攻華州壞其外城李存審進逼劉鄩等悉衆出戰大敗宵遁追擊破之殺獲甚衆存審等移檄告諭關右引兵畧地至下邽謁唐帝陵哭之而還

帝永嘉五年

質實河中府名華州注見唐帝陵注

集覽朝邑注見隋煬帝大業十三年下邽注見晉愍帝建興元年蒲坂注見唐玄宗開元十一年移檄注見楚義帝元年唐憲宗咸通四年十六陵

秋八月蜀主北巡冬十一月遣兵侵岐不克而還

蜀主下詔北巡遂發成都而行旌旗兵甲亘百餘里雒令段融上言不宜遠離都邑當委大臣征討不從十一月遣王宗壽將兵伐岐攻隴州岐王自將也汧陽蜀將陳彥威敗岐兵于箭筈嶺蜀兵食盡引還蜀主至利州泛江而下龍舟畫舸輝映江渚州縣供辦民始愁怨至閬州民何康女色美之賜其夫家帛百匹夫一慟而卒將嫁蜀主取之

集覽汧陽注見漢光

武建武六年 [箭筈嶺]在天水郡即今秦州箭鋒谷也 [箟]音活反 [隴]州 [注]見漢光武建武六年 [雒]縣名 [注]見漢成帝鴻嘉三年 [廣漢]在鳳翔府岐山縣東北六十里 [利]州 [注]見漢獻帝建安六年 [閬]州 [注]見唐僖宗光啓三年

趙王鎔殺其司馬李謩夷其族

趙王鎔治府第園沼極一時之盛多事嬉遊不親政事權移左右司馬李謩宦者李弘規用事寖者石希蒙尤以諂諛得幸鎔悅好佛求僊講經受籙廣齊醮煉僊丹盛飾館宇於西山每往遊之數月方歸從者萬人軍民苦之是月自西山還宿鶻營莊石希蒙勸鎔復之他所李弘規曰晉王夾河血冒矢石而王事以供軍之資奉不戰懶風沐雨親之費且時方艱難人心難測王久虛府第遠出遊從萬一有姦人爲變閉關相拒將若之何鎔將歸希蒙曰弘規出不遜語以劫脅王欲以長威福耳鎔遂無歸志弘規乃教內牙都將蘇漢衡帥親軍擐甲拔刃詣帳前白鎔曰士卒暴露已久頓從

王歸弘規因進說之以謝衆鎔不聽牙兵遂大譟斬希蒙鎔怒丑懼亟歸府使其長子副大使昭祚將兵圍弘規及李謩及殺蘇漢衡改其黨與窮治反狀

書法 於是所殺三人也弘規漢衡則何以不書犯也欲正其君而動干戈於君側綱目無取焉故暑之

實 西山未詳處所 [擐]風沐雨 [注]見周世宗顯德五年 [萬一]注見唐高祖武德九年

漢衡不書殺而王恭反書張顥徐溫書亂弘規亂臣不得以趙鞅藉口矣

晉岐稱唐天祐十八年梁龍德元年吳睿皇楊溥順義元年○是歲凡六國四鎮

春正月蜀主還成都廢其后高氏

蜀主之爲太子也高祖爲聘兵部尚書高知言女爲妃無寵及帝妃入宮尤見疎薄至是還還家知言驚仆而卒帝妃者徐耡之孫也有殊色蜀主見而悅之太后因納於後宮蜀主不欲娶於母族託云常昭度之孫蜀主常列錦步障擊毬其中往往遠適而外人不知歎諸香晝夜不絕久而厭之更娶

皂莢以亂其氣結繒爲山及宮殿樓觀於其上或爲風雨所敗則更以新者易之或樂飲繒山涉旬不下山前穿渠乘船夜歸令宮女秉蠟炬千餘居前船却立照之水面如晝好爲微行酒肆娼家無所不到

集覽 步障注見唐中宗景龍二年

質實 皂莢草名性辟穢汚詳見藥性賦

晉得傳國寶

蜀王吳王屢以書勸晉王稱帝晉王以示僚佐曰昔王大師亦嘗遺先王書勸以自帝一方先王語余云昔天子幸石門吾發兵誅賊臣當是之時威振天下吾若挾天子據關中自作九錫禪文誰能禁我顧吾家世忠孝立功帝室誓死不爲耳他日當務以復唐社稷爲心慎勿效此曹所爲言猶在耳此議非所敢聞也因泣旣而將佐及潘鎮勸進不已乃令有司市玉造法物黃巢之破長安也魏州僧得傳國寶至是以爲常玉將鬻之或識之曰傳國璽也乃詣行臺獻之將佐皆奉觴稱賀張承業聞之亟詣魏州諫曰吾王世世忠於唐室救其患難所以老奴二十餘年爲王捃拾財賦召補兵馬誓滅朱氏耳今河北甫定朱氏尚存而王遽即大位殊非從來征伐之意天下其誰不解體乎王何不先滅朱氏復列聖之深讐然後南取吳西取蜀汎掃宇內合爲一家當是之時雖使高祖太宗復生誰敢居王上者讓之愈堅久則得之愈堅矣老奴之志無他但以受先王大恩欲爲王立萬年之基耳王曰此非余所願柰群下意何承業知不可止慟哭曰諸侯血戰本爲唐家今王自取之誤老奴矣即歸晉陽邑邑成疾不復起胡氏曰孔子曰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晉王以夷狄賜姓豈親宗室之比朱氏未滅偏霸大國周匝三垂存最戰克攻取之才固爲群雄所服而輔世長民之德天下未聞也於是焉而遽登尊極則欲速見小利是以其行不達而大事不成也張承業直不欲晉王爲此意在復唐社稷立其後裔此曹孟德所難而何望於存最雖然承業其賢矣哉

集覽 捃拾捃俱運反字與攈通亦拾也漢刑法志蕭何攈摭秦法顏師古註攈摭拾也通不安貌三垂三方之遠邊

質實 邑邑與悒悒同 王太師謂王建天子幸石門

門鎮名事在唐昭宗乾寧二年闕中注見唐玄宗開元十一年京兆九錫注見漢平帝元始五年杜稷注見新莽天鳳元年藩鎮注見唐肅宗上元二年長安縣名注見漢惠帝五年晉陽縣名注見周威烈王二十三年

書法　得璽必書重國寶也承業之所以死始此矣終綱目書得璽四漢光武建武三年晉愍帝建興三年碭帝永和八年是年

二月成德將張文禮弒其節度使趙王鎔而代之

趙王鎔委政於其子昭祚昭祚性驕愎附李弘規者皆族之弘規部兵五百人欲逃聚泣偶語未知所之會諸軍有給賜鎔忽親軍之殺石希蒙獨不時與衆益懼王德明素蓄異志因其懼而激之曰王命我盡阬爾曹吾念爾曹無罪不忍不然又獲罪於王柰何衆皆感泣相與飲食而謀之酒酣其中驍健者曰吾曹識王大保意今夕富貴決矣即踰城入鎔方焚香受籙斷其首而出因焚府第德

明復姓名曰張文禮盡殲下氏之族獨置昭祚之妻普寧公主以自託於梁三月遣使告亂于晉因求節鉞晉王方置酒作樂聞之投盃悲泣欲討之僚佐以爲方與梁爭不可更立敵宜且安之王不得已四月承制授成德軍名注見漢光武建武九年常山偶語注見唐昭宗乾寧二年普

書法　文禮盡殲下氏之族獨置昭祚之妻普寧公主以自託於梁三月遣使告亂于晉因易爲不以假子德明書假子而書弒恒也

唐十上無天子節鎮專地爲之屬者皆其臣矣書將以弒所以正其君臣之分也故前書張顥徐溫此書文禮其亡深矣唐亡節度書弒二楊渥王鎔

夏五月梁殺其泰寧節度使劉鄩

初鄩與朱友謙爲昏其受詔討友謙也先遣使移書諭以禍福待之月餘友謙不從然後進兵尹皓阮凝因譖之梁主密令泰寧節度注見漢獻帝興平二年兗州都留守張宗奭酖之

書實

六月朔日食 質實 注日食見新莽天鳳元年○秋晉以蘇循爲節度副使

晉王既許藩鎮之請求唐舊臣朱友謙遣蘇循詣行臺循至魏州望府即拜謂之拜殿見王呼萬歲舞蹈泣而稱臣翌日又獻大筆三十枚謂之畫日筆王大喜即命循爲河東節度副使張承業深惡之 質實 注見漢獻帝建安七年 翌日 明日也 河東節度

發明 循故唐之鴟梟晉王乃悅其諛而用之獨不念其賣國於盜乎直筆書之失自見矣

八月晉以符習爲成德留後討張文禮

文禮既作亂內不自安復遣間使求援於契丹又遣使告梁氣發精甲萬人自德棣度河梁主疑未決敬翔曰陛下不乘此釁以復河北則晉人不可復矣宜徇其請不可失也趙張讎皆曰今彊寇在河上盡吾兵力以拒之猶懼不支何暇救文禮乎且文禮坐恃兩端欲以自固我何利焉梁主乃止文禮忌趙故將多所誅臧符習將趙兵萬人從晉王在德勝文禮請以他將代之習見晉王泣涕請留晉王曰吾與趙王同盟討賊義猶骨肉不意一旦禍生肘腋吾誠痛之汝苟不忘舊君能爲之復讐乎吾以兵糧助汝習與部將三十餘人舉身投地慟哭曰大王念故使輔佐之勤許之復寇鎮州習等不敢煩覇府之兵願以所部徑前搏取凶豎以報王氏累世之恩死不恨矣八月王以習爲成德留後命關寶史建瑭將兵助之自邢洛而北文禮先病腹疽晉兵拔趙州文禮驚懼而卒其子處瑾與其黨韓正時悉力拒晉九月晉兵圍鎮州建瑭中流矢卒 集覽 德棣 德本漢平原郡宋置德州今屬濟寧路棣本漢樂安郡隋置棣州今屬濟南路 德勝 嶺名在契丹北界古北口東北其嶺盤道數折俗呼思鄉嶺前年晉於嶺南北夾河築兩城 念故使 念常思也故使謂王鎔 正誤

德勝 今按後唐李存審於德勝南北築兩城而守之又設一統志德勝寨在開州南三里即澶州也在大明府南一百六十里德勝口乃契丹北界非梁唐交兵之地 質實 契丹 北狄注見種名

晉安帝義熙二年德棣注見宋明帝泰始三年樂陵一統志云德勝寨名在大名府開州南三里五代時晉自夾河移澶州於此周世宗又遷夾河與德勝寨南北相直故居人有南澶北澶之目焉洛二州名邢注見楚義帝元年襄國洛注見漢武帝元狩四年廣平趙州注見漢景帝三年趙國鎮州注見漢武帝元光六年常山建武九年常山

冬十月梁龔襲晉德勝北城晉王弊破之

晉王欲自分兵攻鎮州戴思遠聞之悉衆襲德勝北城晉王知之十月命李嗣源伏兵於戚城李存審屯德勝先以騎兵誘之梁兵競進晉王以鐵騎三千奮擊梁兵大敗失亡二萬餘人一統志云戚城在大名府開州城北七里春秋晉趙鞅納衛世子蒯聵于戚即此

義武節度使王處直爲其假子都所囚

初義武節度使王處直未有子得小兒劉雲郎養爲子名之曰郁及壯便佞多詐處直愛之置新軍

使典之處直有嬖丁孚郁無寵奔晉晉王克用以女妻之累遷至新州團練使餘子皆幼處直以都爲副大使欲以爲嗣及晉王存勗討張文禮處直以鎮定居腹心恐鎮亡而定孤固諫以爲方禦梁寇且宜赦文禮晉王荅以文禮弑君義不可赦又潛引梁兵恐易定亦不利處直患之乃潛遣人語郁使賂契丹令犯塞以解鎮州之圍郁素疾都冒繼其宗乃邀處直求爲嗣處直許之軍府皆不欲召契丹都亦憚郁奪其處乃以新軍數百伏於府第大譟曰將士不欲以城召契丹請令公歸西第乃并其妻妾幽之盡殺其子孫腹心以狀白晉王晉王曰以都代處直處直憂憤而卒胡氏曰王都幽囚父母殺其子孫此與張文禮何異存勗既爲討文禮而許都襲位賞刑如此何以扶天下之爲君父者哉三綱既淪政本亡矣雖暫得之不旋踵而失之非不幸也

書法

爲所囚何罪直也曷爲罪之於是文禮弑逆處直爲之游說請緩晉師既不可則無罪乎號曰子矣而囚其父召契丹欲以撓晉黨逆以誨盜召狄以失衆處直之罪也然則都無罪乎

罪固不待言矣綱目書爲子所囚二劉仁恭王處直

發明 王都囚哉張文禮其養父綱目乃歸曲於王處直何直乃陰爲文禮之地又欲引虜爲寇以撓其謀遂召絺囚之辱故綱目書其爲假子所囚而不言假子囚其養父也若夫王都囚父之罪固自不言可知晉王不能執而戮之豈不惜哉

吳王溥祀南郊

吳徐溫勸吳王郊祀或曰唐祀南郊其費巨萬今未能辦也溫曰吾聞事天貴誠多費何爲唐每郊祀啓南門灌其擩用腯百斛此乃季世奢泰之弊又安足法乎乃祀南郊

集覽 灌其擩爾雅擩謂之揳郭璞注門戶扉擩也

書法 諸國王非卒不名溥何以名罪溥也吳蕞爾國雖上無天子而行郊祀僭已甚矣故斥名之罪之

十一月晉王自將討鎮州

晉王使李存審李嗣源守德勝自將兵攻鎮州旬日不克張處瑾使韓正時突圍出趣定州求救晉兵追斬之

質實 定州注見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中山

十二月契丹寇幽州掠涿州進寇義武晉王救之

考異 寇並當作侵或作攻

王都說契丹主曰鎮州美女如雲金帛如山天皇王速徙則皆已物也不然爲晉王所有矣契丹主以爲然悉衆而南其樂不可勝窮也何必勞師遠出以乘危徼利乎吾聞晉王用兵天下莫敵脫有危敗悔之何及契丹主不聽十二月攻幽州李紹宏嬰城自守契丹南圍涿州掠之擒李嗣弼進寇定州王都告急于晉晉王將親軍五千救之

集覽 天皇王云然西樓契丹於所居大部落西樓在黃龍府西此今上京是

壬午

晉岐稱唐天祐十九年梁龍德二年○是歲凡六國四鎮

春正月晉王擊契丹大敗之

晉王至新城候騎白契丹前鋒涉沙河將士皆失色有亡去者斬之不能止諸將皆曰吾衆寡不敵且還師以救根本或請西入井陘與郭崇韜曰契丹本利貨財而急難也王新破梁兵威振夷夏是必矣李嗣昭亦曰彊敵在前有進無退不可輕動以搖人心晉王曰吾以數萬之衆而避此小虜何面目以臨四海乃自帥鐵騎五千先進至新城北半出桑林契丹逐之獲契丹主之子契丹舉衆退保望都晉王至定州王都迎謁馬前請以愛女妻王子繼岌王引兵趣望都遇奚酋秃餒五千騎爲其所圍力戰出入數四不解李嗣昭引三百騎橫擊之虜退王乃得出因縱兵奮擊契丹大敗及也晉主至幽州使二百騎躡契丹之後曰虜出境即還騎侍勇追擊之悉爲所擒契丹主責王郁不聽其謀胡氏曰晉王聽王郁囚之以歸自是不繫父取國既失於前今因其出迎明父子之義討而殺之則軍政脩明人心聳服契丹將不戰而自退矣晉王先動劉守光今又助王都何有見於斬張彦而無見於此類之大幾也接而不失惟上智能之

北四十里唐末契丹阿保機攻陷平營民多亡依之阿保機即其所居地立縣因其來處地名而名之故有望都安喜等縣奚酋秃餒奚東胡種名酋君長之稱秃餒酋之名繫之以歸繫陵立反詩繫

集覽

幽州注見唐高祖武德四年

涿州注見漢帝玄更始二年

書法

義武何王都也幽州書鬼可矣都囚假父亦鬼契丹何中國雖失道夷狄不得而加之也

望都縣名在滿州東

之維之注疏繫之謂絆絆係足也斬張彥事在貞明元年制勝之而作不伏終日質實

二十一里源自定州流經州境東南與滋河合入易水猶豫注見晉安帝元嘉二十五年望都縣名注見晉安帝隆安二年逐北注見周赧王三十一年

新城縣名注見唐僖宗光啓元年一統志云沙河在保定府祁州城西南

梁襲晉魏州不克攻德勝北城二月晉王還魏州梁兵遁還

李存審謂李嗣源曰梁人聞我在南兵少不攻德州必襲魏州不若分軍備之遂分軍屯澶州戴思遠果悉衆趣魏州嗣源引兵先之遣兵挑戰思遠知有備乃西掠成安大掠而還又攻德勝北城重塹複壘斷其出入晝夜急攻存審悉力拒守晉王聞之五日至魏州思遠燒營遁還

集覽 澶州注見晉主重貴開運元年 質實 挑戰注見漢王邦四年 一統志云成安本春秋晉乾侯地名漢爲魏郡斥丘縣地晉因之後魏置成安縣後周屬相州隋屬魏郡唐屬磁州尋改肆州尋又省入滏陽縣相州宋金因之元省入滏陽縣國朝因之改屬廣平府

晉師圍鎮州不克退保趙州夏四月晉李嗣昭戰死

晉閻寶築壘以圍鎮州決呼沱水環之內外斷絕城中食盡遣五百餘人出求食寶縱其出欲伏兵取之其人遂攻長圍寶不爲備俄數千人繼至遂壞長圍縱火攻營寶不能拒退保趙州晉王以李嗣昭爲昭討使伏邀擊之殺獲殆盡鎮兵發矢中其腦嗣昭拔矢射之一發而殪是夕亦卒晉王聞之不御酒肉者累日嗣昭遺命悉以澤潞兵授判官任圜使督諸軍攻鎮州號令如一鎮人不知嗣昭之死也晉王以李存進爲招討使命嗣昭諸子護喪歸葬晉陽其子繼能不受命帥兵擁喪歸潞州嗣昭七子繼儔當襲爵素懦弱繼韜凶狡因之詐令士卒劫已爲留後晉王不得已呼沱水注見漢帝玄更始改昭義曰安義以繼韜爲留後 集覽

二年曆沱河[九門]縣名漢屬常山郡唐置勸州後廢屬鎮州[質實]九門縣名注見唐玄宗天寶十五載[澤潞]二州名澤注見梁武帝中大通六年建州潞注見周靜王五十三年上黨[昭義]軍名注同上文

秋八月梁取晉衛州

晉衛州刺史李存儒本姓楊名婆兒以俳優得幸於晉王爲刺史專事掊斂防城卒皆徵月課縱歸人皆請而食之[礫]張文禮屍於市王鎔故侍者得鎔遺骸晉王祭而葬之以符習爲成德節度使辭曰故使無後而未葬習當斬衰以葬之後禮畢聽命既葬即詣行臺趙王請晉王兼領成德從之

始置共縣屬河內郡晉屬汲郡隋改爲共城縣唐初以縣置共州并析置凡城縣尋罷州及省凡城入焉屬衛州金改爲河平縣後改爲蘇門縣尋陞爲輝州元因之國朝仍爲縣屬衛輝府[新鄉]本漢河內郡獲嘉汲二縣地晉因之隋於古新樂城置新鄉縣唐初屬義州後屬衛州宋初省入汲縣元祐初復置金元仍舊國朝因之改屬衛輝府

九月晉王克鎮州自領之以符習爲天平節度使

張處瑾使其弟處球乘李存進無備將兵七千人奄至東垣渡及營門存進狼狽引十餘人闘于橋上鎮兵退晉騎兵斷其後夾擊之鎮兵殆盡存進亦戰沒晉王以李存審兵至城中將李丹豐投處瑾遣使請降未報存審又以納晉兵執處瑾兄弟及其黨高濛送行臺趙人皆請而食之礫張文禮屍於市王鎔故侍者得鎔遺骸晉王祭而葬之以符習爲成德節度使習辭曰故使無後而未葬習當斬衰以葬之後禮畢聽命既葬即詣行臺趙王請晉王兼領成德從之

乃割相衛二州置義寧軍以習為節度使詔以為天平節度使

集覽 磔竹格切裂也漢制諸死刑皆磔於市

漢高帝八年狼狽注見漢靈帝喜平五年注見漢獻帝初平三年斬衰注見魏博軍名注見漢成帝綏和二年天平節度注見漢獻帝興平元年東平注見漢

書法 書自領何美符習也符習之請討文禮也晉以成德留後命之於是鎮州既克改命義寧習無慍色且請自攻河南以取一鎮不背本不矜功不固求若習者可謂賢矣綱目前書以習為成德留後此書自領之以為天平所以美習也

冬十一月唐特進河東監軍使張承業卒

曹太夫人詣其第為之行服如子姪之禮晉王聞之亦不食者累日

書法 監軍具官卒於揚復光見之矣至是再見其再見何承業賢也於是唐亡十六載矣

集覽 質實 東垣縣名注見

晉者也故韓雖亡而書韓人陶潛心乎晉唐雖亡而書晉徵士承業心乎唐者也故唐雖亡而書唐特進監軍書卒終綱目二

發明 承業之賢先儒固已論之矣綱目於其卒也書爵書官既足以著其美然承業在晉已非一日而綱目必繫之唐者表其始終為唐不失臣節用見承業固唐之臣也夫以一宦者而能盡節若此乃有名為縉紳如蔣元暉柳璨輩竊國從賊者豈非狗彘之不若哉承業卒六月而亞子稱帝良有以也悲夫

十二月晉以張憲權鎮冀州事

魏州稅多逋負晉王以讓司録趙季良季良曰殿下何時當平河南王怒曰汝職在督稅何敢預我軍事季良對曰殿下方謀攻取而不愛百姓一旦百姓離心恐河北亦非殿下之有況河南乎王悅

謝之自是重之每預謀議 質實 張憲晉陽人河南道名注見宋

漢成帝綏和二年魏郡魏州注同上文

岐稱唐天祐二十年梁龍德三年盡十月四月以後唐莊宗李存勗同光元年。是歲梁亡晉稱唐凡五國四鎮

春二月晉以豆盧革盧程爲行臺丞相

晉王下教於四鎮判河東判官中選前朝士族欲以爲相首賀固辭請以義武判官豆盧革河東判官盧程爲之即拜行臺左右丞相以賀爲禮部尚書 集覽 豆盧注見前唐高祖武德四年 質實 河東郡名注見漢獻帝建安七年

梁以錢鏐爲吳越王

鏐始建國儀衛名稱多如天子之制惟不改元置百官有丞相侍郎客省等使

三月晉李繼韜以潞州叛降梁其將裴約據澤州不下

李繼韜爲留後終不自安幕僚魏琢牙將申蒙復從而間之曰晉朝無人終爲梁所併耳弟繼遠亦勸之繼韜乃使繼遠詣大梁請降梁王大喜以繼韜爲節度使安義舊將裴約戍澤州泣諭其衆曰余事故使踰二紀見其分財享士忘戚佚讐不幸捐館柩猶未葬而郎君遽背君親吾寧死不能從也遂據州自守梁遣董璋將兵攻之繼韜散財募士堯山人郭威往應募嘗殺人繫獄繼韜惜其才勇而逸之 集覽 捐館注見前唐昭宗元年 質實 大梁郡名注見周顯王二十九年 安堯

義軍名注見周赧王五十三年 堯山縣名注見漢帝八年

書法 書不下何特予守節也故書法同堯君素所可得者矣凡晉臣降梁則書叛是年

唐高祖武德八年後書死之又非君素之

夏四月晉王存勗稱皇帝于魏州國號唐

晉王築壇于魏州牙城之南四月升壇祭告遂即帝位國號大唐尊母曹氏爲皇太后嫡母劉氏爲皇大妃初太妃甚懽乃受册太妃無子性不妒忌太后亦謙退相得不自安太妃曰願吾兒享國久長吾輩獲沒于地園陵有主餘何足言因相向歔欷

質實 囚悔

書法 綱目於晉多予辭此其書稱皇帝如梁何惜之也綱目予晉以其不忘唐也譬之未滅而遽自立綱目惜之書曰國號唐所以殊朱邪於李氏也不書則疑於漢昭烈

發明 晉王父子忠於唐室初志甚善于時讐賊尚在乃遽自稱尊其視朱溫劉守光相去無幾向使亞子能掃滅朱氏復立唐後則綱目必因其以天祐紀年繼續唐統而不絕之矣惟其利而自取故雖自謂紹唐君子亦豈敢以沙陀之種而比之漢昭烈晉元帝使得紹李氏之正統哉故書存最稱帝國號唐待以列國而別異之此固公天下之法也夫豈私於漢晉而薄於後唐哉

唐以豆盧革盧程同平章事郭崇韜張居翰爲樞密使

革程皆輕浅無他能唐王特以其衣冠之緒覇府元僚故用之李紹宏自幽州召還崇韜惡其位在已上乃薦居翰而以紹宏爲宣徽使紹宏恨之居翰和謹畏事軍國機政皆崇韜掌之孔謙自謂應爲租庸使衆議以謙人微地寒故崇韜薦張憲以謙副之謙亦不悅胡氏曰建王覇之續者必有心腹股肱之臣其未濟也以爲謀主其既成也遂登輔相輔相之任當承平之際無遠慮者或不知考慎矣若創業垂統之君天下固以此卜其成敗而可忽諸梁唐晉漢之朝無所稱焉豈氣方紛亂天不生賢邪將人主無知人之監而不能致邪

集覽 衣冠之緒衣冠士大夫也緒謂基緒統系

也猶言後裔考慎注見唐高祖武德四年前唐德宗貞元三年質實幽州注見唐高祖武德四年

以魏州爲興唐府建東京又於太原府建西京又以鎮州爲真定府建北都時唐國所有凡十三節度五十州質實興唐府原府註見漢成帝綏和二年魏郡太府注見齊明帝建武三年并州真定府注見漢光武建武九年常山

閏月唐立宗廟于晉陽

唐王追尊魯祖執宜曰懿祖昭烈皇帝祖國昌曰獻祖文皇帝考昭曰陽以高祖太宗懿宗昭宗涓懿祖以下爲七室

唐遣李嗣源襲梁鄆州取之以嗣源爲節度使

契丹屢寇晉幽州衛州爲梁所取滑州內叛人情叵測唐主患之會鄆州將盧順密來奔言曰鄆州守兵不滿千人可襲取也郭崇韜等皆以爲不可唐主密召李嗣源謀之曰梁人志在澤潞不備東方若得東平則潰其心腹東平果可取乎嗣源自胡柳有度河之憾常欲立奇功以補過對曰今用兵歲久生民疲弊苟非出奇以勝大功何由可成臣願獨當此役必有以報唐主悅遣嗣源將精兵五千趣鄆州日暮陰雨道黑將士皆不欲進高行周曰此天贊我也彼必無備夜渡河至城下鄆人不知李從珂先登殺守卒啓關納外兵進攻牙城拔之嗣源禁焚掠撫吏民唐主大喜曰總管真奇才吾事集矣即以爲天平節度使梁主大懼遣使詰讓諸將段凝王彥章等趣令進戰質實岌岌山高貌鄆州注見唐肅宗寶應元年東平府名注見漢獻帝興平元年胡柳有

楊劉六月唐主救之梁兵退秋七月彥章罷

五月梁遣招討使王彥章攻唐德勝南城拔之進攻

敬翔知梁室已危以繩內靴中入見梁主曰先帝取天下不以臣爲不肖所謀無不用今敵勢益彊而陛下棄忽臣言臣身無用不如死引繩將自縊梁主止之問所欲言翔曰事急矣非用王彥章爲大將不可救也梁主從之以彥章爲招討使仍以段凝爲副唐主聞之自將親軍屯澶州命朱守殷守德勝戒之曰王鐵搶勇決宜謹備之守殷王幼時所役蒼頭也五月遣使徵兵於吳徐溫欲持兩端遣兵循海助其勝者嚴可求不可乃止梁主召王彥章問以破敵之期彥章對曰三日左右皆失笑彥章出兩日馳至滑州置酒大會陰遣人具舟於揚村夜命甲士六百皆持巨斧戴冶者具鞴炭乘流而下會飲尚未散彥章陽起更衣引精兵數千循河南岸趨德勝天微雨朱守殷不爲備舟中因以巨斧斬浮橋而彥章引兵急擊南城破之適三日矣守殷救之不及彥章進攻諸寨皆扼之聲勢大振唐主遣宦者焦彥賓急趣揚劉與鎮使李周固守命守殷棄北城撤屋爲戰載兵械浮河而下劉守光聞之自將親軍屯澶州命朱守殷屯德勝南城以分賊兵勢但慮彥章薄我城不能就願募死士日挑戰以緩之旬日不東則城成矣時李嗣源及楊劉殆士卒之半彥章以七千人當其十萬衆攻楊劉城垂陷者數四李周悉力拒之與士卒同甘苦彥章不能克退屯城南唐主引兵救之將憂日行六十里不廢畋獵六月至德勝不可入唐主問計於郭崇韜對曰梁兵聚鑾於博州不可以分賊兵勢但慮彥章薄我城不能就願募死士日挑戰以緩之旬日不東則城成矣時李嗣源屯河北岸以固河津既得以應接東平聲問不通人心漸離不保朝夕會源守鄆州河北諸鎮使李周固守殷棄北城撤屋爲戰載兵械浮河而下劉守光聞之自將親軍屯澶州命朱守殷屯德勝南城

楊劉圖鮮城中無食已三日矣彦章疾趙張亂政謂所親曰待我成功還當盡誅姦臣以謝天下趙張聞之私相謂曰我輩寧死於沙沱不可爲彦章所殺相與協力傾之段凝素疾彦章而諂附趙張百方沮撓之惟恐其有功每捷奏至趙張悉歸功於凝由是彦章功竟無成梁主猶恐彦章成功難制徵還大梁

集覽 以繩通音縆內讀曰納入也韜炭韜與排同排也所以吹扇火者韜書注見唐德宗建中三年

質實 澶州注見隋恭帝義寧二年滑州注同上年博州注見漢獻帝興平二年東郡并候注見漢武帝元和十三年楊劉城注見晉元帝太興元年

唐盧程罷

程以私事干興唐府府吏不能應鞭吏皆少尹任圜唐主姊壻也詰程訴之程罵曰公何等蟲豸欲倚婦力邪唐主怒曰朕誤相此癡物欲賜自盡盧質力救之乃貶右庶子

集覽 蟲豸豸音文爾

反蟲之無足者曰豸蟲音虫

八月梁取唐澤州裴約死之

裴約遣間使告急唐主曰吾兄不幸乃生梟獍裴約獨能知逆順顧謂指揮使李紹斌曰澤州弭九之地朕無所用卿爲我取裴約以來紹斌至城已陷約死唐主深惜之

集覽 梟獍注見晉元帝太興元年

質實 間使注見漢武帝元狩元年

書法 書死之何予節也終綱目書死之五十五詳孺子嬰居攝元年而五季書十人焉裴約王彦章姚洪戛魯奇宋令詢沈斌鞏廷美趙崇溥劉仁贍張彦卿何代不生才疾風知勁草

發明 前書李繼韜叛降于梁已正繼韜叛國之罪次書其將裴約擾澤州不下已予裴約不屈之節至是書梁取唐澤州裴約死之是予其死節之實其旨明矣夫繼韜叛君事讐裴約

審於大義守死不屈觀其所以泣諭其衆之語可謂詞旨甚白故綱目書而予之亦所以為知義守節者之勸也

梁以段凝爲招討使遣王彦章張漢傑攻鄆州

梁主遣段凝監軍河上敬翔李振屢請罷之梁主曰凝未有過振曰俟其有過則社稷危矣至是凝厚賂趙張求爲招討力爭不從於是宿將憤怒士卒亦不服凝將全軍五萬濟河掠澶州至頓丘梁主又命王彦章將保鑾騎士萬人屯充鄆之境謀復鄆州仍以張漢傑監其軍

頓丘縣名注見漢

質實

充州名注見晉高祖天福三年

獻帝興平二年

梁將康延孝奔唐

唐主引兵屯朝城康延孝來奔唐主解錦袍玉帶賜之以爲招討指揮使問以梁事對曰梁朝地不爲狹兵不爲少然主既暗懦趙張擅權內結宮掖外納貨賂段凝智勇俱無專率歛行伍以奉權

梁主不能專任將帥常以近臣監之進止可否動爲所制近又聞欲數道出兵令董璋趣太原霍彦威寇鎮定王彦章攻鄆州段凝當陛下決以十月大舉臣竊觀梁兵聚則不少分則不多願陛下養勇蓄力以待其分帥精騎五千自鄆州直抵大梁擒其僞主旬月之間天下定矣唐主大悅

質實

朝城縣名注見晉高祖開運三年太原府名注見齊明帝建武三年并

書法

延孝何以書志梁所以亡也延孝奔唐而後唐有威梁之志矣凡外將必關於成敗之故而後書是故得李祐而後淮西之破決得延孝而後朱梁之亡決綱目每謹書之

發明

書奔不書叛義已見於前矣一將之降本無足道然唐之威梁梁之見威決於是矣故書

九月蜀主宴群臣於宣華苑

蜀主以韓昭潘在迎顧在珣等爲狎客陪侍遊宴與宮女雜坐或爲豔歌相唱和褻慢無所不至樞

密使宋光嗣等專斷國事恣為威虐務徇蜀主之欲以盜其權宰相王錯庾傳素等各保寵祿無敢規正潘在迎母勸蜀主誅諫者無使謗國嘉州司馬劉贊獻陳後主三閣圖并作歌以諷賢良方正蒲禹卿對策語極切直蜀主不能用至是以重陽宴群臣於宣華苑酒酣嘉王宗壽乘間極言社稷將危流涕不已昭曰嘉州注見唐僖宗中和元年王好酒悲因諧笑而罷賞賞嘉州注見唐僖宗中和元年陳後主三閣圖注見陳後主至德三年臨春閣重陽節名注見唐憲宗元和十五年

冬十月朔日食

唐主救鄆州梁師敗績王彥章死之唐主入大梁梁主瑱自殺唐遂滅梁

唐自德勝失利以來喪芻糧數百萬租庸副使孔謙暴斂以供軍費民多流亡租稅益少澤潞未下冀丹屢寇瀛泗人欲大舉數道入寇唐主深以為憂召諸將會議李紹宏等皆以為鄆州難守請以易衛州及黎陽於梁與之約和休兵息民更圖後舉唐主不悅曰如此吾無葬地矣乃獨召郭崇韜問之對曰陛下不攖汴不解甲十五餘年欲雪國家讐恥今日陛下已正尊號始得鄆州尺寸之地不能守而棄之臣恐將士解體將來食盡衆散雖盡河為境誰為陛下守之臣嘗細詢康延孝以河南之事度已料彼日夜思之成敗之機決在今歲梁今悉以精兵授段凝決河自固恃此不復為備凝非將材不足畏降者皆言大梁無兵陛下若留魏自以精兵與鄆州合勢長驅入汴將自降矣不然今秋不登軍糧將盡大功何由可成諺曰當道築室三年不成帝王應運必有天命在陛下勿疑耳唐主曰此正合朕志丈夫得則為王失則為虜吾行決矣司天奏天道不利不聽王彥章將攻鄆州李嗣源遣從珂逆戰敗其前鋒彥章退保中都捷奏至唐主喜曰鄆州告捷足壯吾氣命將士悉遣其家歸與唐亦遣夫人劉氏皇子繼岌歸與之訣曰事之成敗在此一決若其不濟當聚吾家於魏宮而焚之胡氏曰諺罷李建及而失忠壯之助以俳

優之悅用李存儒而失要害之地以役使之愛使
朱守殷而留南城喪匆糧數百萬幾如是而地不
蹙國不亡然則不旋踵而克梁者非晉必當克也
蓋梁祚告終之期促耳且經營大業者必厚其根
本之地使進可以取退可以保今晉雖久有河東
其地瘠薄故必盡得河北然後富彊然晉王不擇
牧民御衆之才守之又令孔謙之徒急政暴賦趣
辦目前至於崇韜決策擣汴亦未及善後之計也
而莊宗所謂丈夫得則爲王失則爲虜遺妻子歸
而與之訣者亦不取必於克梁也烏乎指身與家
以爭天下將以濟民乎抑亦濟欲乎此非真英雄
之所爲不足道也○濟河至鄆州中夜進軍以李
嗣源爲前鋒遇梁兵一戰敗之追至中都圍之梁
兵潰追擊破之斬首數千級彦章走將軍李紹奇追之彦章重
傷馬蹶遂擒之并擒張漢傑等二百餘人斬首數
千級彦章嘗謂人曰李亞子鬬雞小兒何足畏至
是唐主謂曰爾嘗謂我小兒今日服未且爾名善
將何不守兗州中都無壁壘何以自固彦章對曰
天命已去無足言者唐主惜彦章之材欲用之賜
藥傳其創屢遣人誘諭之彦章曰余本匹夫蒙梁
恩位至上將與皇帝交戰十五年今兵敗力窮死
自其分縱皇帝憐而生我我何面目見天下之人
乎豈有朝爲梁將暮爲唐臣此我所不爲也唐主
復遣嗣源自往諭之彦章卧謂曰汝非邈佶烈乎
於是諸將稱賀唐主舉酒屬嗣源曰今日之功公
與崇韜之力也嗣源從紹宏輩語大事去矣謂諸將
曰鄆所患惟彦章今已就擒是天意戮梁也段凝
猶在河上何向而可諸將以爲東方諸鎮兵皆在
段凝麾下所餘空城耳以天威臨之無不下者若
先廣地東傳于海然後觀釁而動可以萬全康延
孝固請亟取大梁嗣源曰兵貴神速今彦章就擒
段凝必未之知就使有人走告之疑信之間尚須
三日設若知吾所向即發救兵直路則阻決河須
自白馬南渡舟方陳兼程信宿可至段凝未離河上
檝矣延孝之言是也請陛下以大軍徐進臣願以
千騎前驅唐主從之令下諸軍踊躍嗣源是夕遂
行明日唐主發中都以王彦章終不爲用斬之胡
氏曰梁之所以亡以理言之朱氏無長久之道以
事言之友貞疎遠勳舊信任姻黨將士解體卒伍

離心敬翔皆無以正之獨請用王彥章自古頗聞倚一猛將能救危而扶顛者邪夫彥章固善鬬然所當者乃朱守殷夫人能破之矣及李周固守則彥章以十萬衆而不能克其才亦可見矣其所以著名者特以死節不屈爾此則五代之臣所難及者也○越二日至曹州梁守將降梁主聞彥章就擒唐軍且至聚族而哭召群臣問策皆莫能對謂敬翔曰朕忽卿言以至於此今事急矣將若之何翔泣曰臣受先帝厚恩殆將三紀名爲宰相其實朱氏老奴事陛下如郎君前後獻言莫匪盡忠陛下不用致有今日雖使良平更生誰能爲陛下計者臣願先賜死不忍見宗廟之亡也因與梁主相向痛哭時城中尚有控鶴軍數千朱珪請帥之出戰梁主不從命王贊驅市人乘城爲備梁主疑諸兄弟乘危謀殺之梁主登建國樓或請幸洛陽收軍拒唐唐雖得都城勢不能久留或請幸段凝軍指揮使皇甫麟曰疑本非將材宜由幸進今危窘之際望其臨機制勝轉敗爲功難矣且疑門已破安知能終爲陛下盡節乎趙一下此樓誰心可保梁主復召宰相謀之敬翔傳國寶許降以紓國難梁主曰今日固不敢愛寶但此策竟可了否珪俛首久了之左右皆縮頸而笑梁主曰夜漏沍傳國寶於卧內忽失之已爲左右竊之矣迎唐軍矣趙巖曰吾待溫許州厚必不負我遂奔許州梁主謂皇甫麟曰吾不能自裁卿可斷吾首麟泣曰臣爲陛下揮劍死唐軍則可矣不敢奉此詔梁主曰卿欲賣我邪麟欲自剄梁主持之曰與卿俱死麟遂截梁主因自剄梁主爲人溫恭儉約無荒淫之失但寵信趙張使擅威福疎棄敬李舊臣不用其言以至於亡李嗣源軍行五日至大梁王贊開門出降是日唐主亦至入自梁門嗣源迎賀唐主喜不自勝手引嗣源衣以頭觸之曰吾有天下卿父子之功也天下與爾共之李振謂敬翔曰有詔洗滌吾輩相與朝新君乎翔曰吾二人爲梁宰相君昏不能諫國亡不能救新君若問將何辭以對是夕未曙或報翔曰李太保已入朝矣翔嘆曰李振謬爲丈夫國亡君死何面目入建國門乎乃縊而死趙岩至許州溫昭圖斬之名翫詔漆朱友貞首函之藏於大社

築室三年不成注見漢章帝元和三年作舍道邊三年不成馬頭注見前唐昭宗乾寧三年傳其創傳或作敷創初莊反傷也按此止是刀創字巍烈即李嗣源也本胡人無姓氏以騎射事李克用克用養為子賜姓名嗣源巍音墨角反佶音其吉反方陳陳讀曰陳特牲篇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也注大社王為群姓所立大音泰贇實瀛濟陰良平謂漢之張良陳平洛陽縣名注見漢成帝綏和三年解體注見漢文帝十一年旋踵注見漢昭帝元平元年白馬津名注見漢王邦三年曹州注見漢光武建武八年十年許昌敬李謂敬翔李振

書法不書伐梁何未嘗伐也按首書敕鄆州中書入末書遂滅梁書敕鄆書遂滅所以志唐之非素畫也書入所以志梁之無備禦也然則唐之得梁為幸而梁之失國非不幸矣

發明梁篡弒之國初無足取然彥章武人能死於所事視當時擇利叛主者則有間矣故綱目亦書而予之也○又曰亞子是時已屢失策勢且岌岌矣曾不如初年之英明然朱氏惡周必復天理不容是以唐人取之如拾芥耳故夫書唐主敕鄆州則見其非大舉伐梁之意書唐主入大梁則見梁人畧無守禦之意書梁主瑱自殺則見瑱孤立無與之意書唐遂滅梁則見其事遂滅國謀非素定之意然則梁之亡也梁自亡耳固非唐人能滅之也

梁段凝降唐

段凝入援以杜晏球為前鋒至封丘遇李從珂晏球先降凝乘五萬衆亦降帝勞之賜姓名李紹欽凝出入公卿間揚揚自得無愧色梁之舊臣皆欲齒其面抉其心畧晏球亦賜姓名李紹虔

封丘縣名注見唐僖宗中和四年

贇實

唐貶梁宰相鄭珏以下十一人

以其世受唐恩而仕梁責顯也

敬翔李振趙巖張漢傑等伏誅夷其族

敬翔既死段凝杜晏球上言偽梁要人趙巖張漢傑等竊弄威福殘蠹群生不可不誅詔敬翔李振首佐朱温共傾唐祚可並族誅巖至許州亦為温韜所殺

書法 四人或自殺或死于外或正典刑其等書伏誅何罪可誅也敬翔之拒李振不可謂不知恥而其自裂例以伏誅書何也能逃教盜之罪乎例書伏誅綱目之懲惡嚴矣誅不書唐蒙上文也

發明 敬翔始終為梁已先縊死李振為唐鴆梟又降于敵趙巖張漢傑梁之姦臣國亡不死綱目不復分別槩以伏誅書之者蓋以傾覆唐祚敬翔實為之謀主且朱温兇暴殘忍翔振安為之臣虎以翼雖其晚節末路向背不同而書之又何別異之有哉

唐毀梁宗廟追廢朱温朱友貞為庶人

書法 弗書毀漢高廟罪之也此書毀梁宗廟何予之也然則晉追廢從珂書唐主温則曷為以故名書毀也非從珂比矣終綱目而書賊先代廟二新莽始建國二年是年

發明 三代既遠聖王不作兩漢以還篡竊相踵逆亂之徒橫行於天下忠臣義士飲恨而莫伸蓋自曹馬以降未有一人能遂討賊之志者朱氏滅唐獨李克用父子極力致討幸而卒酌千古之遇矣向使滅梁之後宣明大義舉行殘戮汙瀦之典剖棺焚屍告之昭哀之廟以謝祖宗在天之靈則朱温弒二君一后滅唐三百年社稷之罪亦可少快臣民之憤而後世逆亂之徒亦或知所戒矣夫何莊宗雖有是志竟移於亥佞者之言而止故綱目於此

書唐毀梁宗廟追廢朱温等爲庶人而不及其他蓋亦予之而有不盡焉者多矣豈不深可歎哉

行則惜其所未行者多

梁諸藩鎮入朝于唐者皆復其任

考異 提要及徽本無者字

宋州節度使表象先首來入朝輦珍貨數十萬徧賂劉夫人及權貴伶官宦者中外爭譽之恩寵隆

異 實 宋州 注見漢後 主延熙十八年

唐以郭崇韜守侍中

崇韜權蕪內外謀猷規益竭忠無隱頗亦薦引人物亘盧華受成而已無所裁正

梁河南尹張宗奭入朝于唐

宗奭來朝復名全義唐主欲發梁太祖墓斲棺焚屍全義言朱溫雖國之深讐然其人已死刑無可加屠臧其家足以爲報乞免焚斲以存聖恩唐主從之但鏟其闕室削封樹而已胡氏曰朱全忠併弒二主毀唐宗社以悖殘暴無與爲比莊宗列數其罪誕告多方發冢斲棺焚屍而戮之汙瀦其宮室然後快人心合天意垂後來亂賊之監全義懷私幷辱豈知帝王懲戒之大方莊宗過聽其言而略於討惡之典惜哉

集覽 鏟毀其闕室鏟初諫反損削之也謂其觀闕宮室削封樹削除去之也禮地官封人掌設王之社壝爲畿封而樹之注聚土曰封畿上有封若今時界至凡封國建諸侯立其國之封疏云畿上爲溝積土於外以爲封又樹木以爲阻固汙瀦其宮室注見宋文帝元嘉三十年

正誤 削封樹今按唐主欲發梁太祖墓斲棺焚屍惑於張全義之言但鏟其闕室削封樹而已然則闕室封樹皆指墓上事封謂聚土之墳樹謂所植松栢今皆削之猶言不封不樹也今本樹或誤作柱

質實 河南府名注見秦莊襄王元年三川一統志云梁太祖墓號極陵在河南府城東南

書法　於是宗奭也

汙殆遍綱目曷爲罪之先是朱溫避暑其第淫戮溫屍以謚衆憤全義力救止之是黨賊而忘其耻也綱目不書全義書其故名若曰是嘗書梁主避暑其第者所以志忘耻慷私之罪也後此則書全義從其名矣綱目之旨深哉

唐加李嗣源中書令

楚王殷遣使入貢于唐　質實　楚州名注見宋孝武大明三年山陽

殷遣其子希範營都統印上本道將吏籍

吳遣使如唐

唐遣使以城梁告吳徐溫尤嚴可求曰公前沮吾計今將奈何可求笑曰聞唐主始得中原志氣驕滿御下無法不出數年將有內變吾但當卑辭厚禮保境安民以待之耳唐使爾詔吳人不受唐主易其書用敵國之禮吳人後書稱大吳國主辭禮如牋表

吳貶鐘泰章爲饒州刺史

吳人有告壽州團練使鍾泰章侵市官馬者徐知誥遣王稔代之以泰章爲饒州刺史徐溫召至金陵使陳彥謙詰之三不對或問泰章何以不自辨泰章曰吾在壽州去淮數里步騎五千苟有他志豈王稔單騎能代之乎我義不負國雖黜於縣令亦行況刺史乎何爲自辨以彰朝廷之失知誥請收泰章治罪徐溫曰吾非泰章已死於張顥之手今日富貴安可負之命知誥爲子景通娶其女以解之時張崇在廬州貪暴不法廬江民訟縣令受賕知誥遣侍御史知雜事楊遘式徃按之遘式曰雜端推事其體至重職業不可不行知誥曰何如遘式曰械繫張崇使吏如昇州簿責都統知誥曰何至是遘式曰縣令徵官張崇使之取民財轉歛都統耳豈可捨大而詰小乎知誥以是重之

覽　簿責　以文簿次第一一責之　質實　壽州　春饒州　注見秦王政六年壽州注見梁武帝太清　集

彗星見

彗出輿鬼長丈餘蜀司天監言國有大災蜀主詔於王局觀設道塲右補闕張雲上疏以爲百姓忿氣上徹於天故彗星見此乃亡國之徵非祈禳可弭蜀主不聽

周顯王八年黎州注見

漢武帝元鼎六年沉黎注見

書法

於是彗出輿鬼井鬼相近未幾而蜀亡則彗爲蜀亡之兆明矣不書出輿鬼何若曰天有大戒凡有國者皆當警戒之心綱目惡傳會故不書所出終綱目書彗十有七詳周顯王八年舍是無書彗者矣

發明

三皇邁德七曜順軌蓋聖賢在位則日星爲之明潤烏有帝王建功立業之始而天變已形於上者哉是時唐方滅梁使其果足以任代天子民之職則無是矣書彗星見而不聞有恐懼脩省之實未幾蜀亡而唐亦不免海內人主觀此可不克謹天戒也哉

十一月唐以李紹欽爲泰寧節度使

紹欽因伶人景進納貨於宮掖故有是命唐主幼善音律或時自傳粉墨與優人共戲於庭以悅劉夫人優名謂之李天下嘗自呼曰李天下李天下優人敬新磨遽前批其頰唐主失色新磨徐曰陛下只有一人主觀此可不克謹天戒也哉天下者只有一人主觀此可不克謹天戒也哉中年踐民稼中年令當馬前諫曰陛下爲民父母奈何毀其所食使轉死溝壑乎唐主怒叱去將殺之新磨追欵至馬前責之曰汝爲縣令獨不知吾天子好獵邪柰何縱民耕種以妨吾天子之馳騁乎汝罪當死因請行刑唐主笑而釋之諸伶出入宮掖侮弄縉紳群臣憤嫉莫敢出氣亦有反相附託以希恩澤者四方藩鎮爭以賄賂結之其尤蠹政害人者景進爲之首進好采閭閻鄙細事以聞唐主亦欲知外間事遂委進以耳目進每奏事嘗

屏左右問之由是進得施其讒慝
干豫政事自將相大臣皆憚之 集覽 批其頰 批
手擊之也 質實 中牟縣名注見漢武帝元朔元年 偏迷反以
天復元年 問閽 注見唐昭宗

唐朱友謙溫韜入朝

友謙入朝唐主與之宴寵賜無算賜姓名曰李繼
麟康延孝亦賜姓名曰李紹琛賜溫韜姓名曰李紹
冲紹冲多齎金帛賂劉夫人及權貴伶官旬日復
遣還鎮郭崇韜曰溫韜發唐山陵殆徧其罪與朱
溫相埒耳何得復居方鎮天下義士其謂我何上
曰入汴之初已赦其罪竟遣之 胡氏曰 罪人不可
不誅赦令不可不守二者將何處必於未赦之前
揆情法審輕重而區別之使預赦者無可誅之罪
被刑者無可怨之人則一舉而兩得矣然莊宗所
見又異乎此使溫韜不賂伶官貨宮嬪必不以赦
爲言 集覽 相埒 埒卑也譬如卑有與垣相等

發明 前書華原賊溫韜發唐諸陵此書溫韜入朝則唐之失刑爲可知矣然則明年遣使

按視果何益哉

唐省文武官

中書奏以國用未充請量留三省
寺監官餘並停詔從之人頗咨怨

唐廢北都爲成德軍梁東京爲宣武軍以宋州爲歸德軍

質實 成德軍注見漢高后二年常山 宣武軍注見周顯王二十九年大梁 歸德軍注見漢景帝元年睢陽

唐以趙光胤韋說同平章事豆盧革判租庸兼鹽鐵轉運使

議者以郭崇韜不能知朝廷典故當用前朝名家以佐之或薦禮部尚書薛廷珪太子少保李琪者

宿有文崇韜奏廷珪浮華無相業琪傾險無士風尚書左丞趙光胤薦庾潔方正有宰相器豆盧革薦禮部侍郎韋說語練朝章故有是命光胤光逢之第也性輕率喜自矜說謹重守常而已光逢自衆朝罷相杜門不交賓客光胤時往見之語及政事他日光逢署其戶曰請不言中書事孔謙畏張憲公正欲專使務言於郭崇韜奏爲東京副留守崇韜復奏以豆盧革判租庸兼諸道鹽鐵轉運使謙

質實 李琪 煌人 燉

唐荊南節度使高季興入朝

高季昌避唐朝諱更名季興欲自入朝梁震曰唐有吞天下之志嚴兵守險猶恐不自保況數千里入朝乎且公朱氏舊將安知彼不以仇敵相遇矣季興不從遂入朝唐主待之甚厚從容問曰朕欲用兵於吳蜀何先孝興以蜀道險難取乃對曰吳地薄民貧克之無益不如先伐蜀蜀土富饒主荒民怨伐之必克克蜀之後順流而下取吳如反掌耳唐主曰善

質實 荊南節度使 注見漢

獻帝建安十三年南郡從容 注見秦二世三年

唐復以長安爲西京京兆府

質實 京兆府 注見唐玄宗開元十一年

十二月唐遷都洛陽

從張全義之請也

唐復行舊律令

御史臺奏朱温删改本朝律令格式悉收舊本焚之閣定州敕庫所藏具在乞下本道録進從之

質實 定州 注見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中山

唐李繼韜入朝敕之尋復誅

李繼韜憂懼欲走契丹會有詔徵詰闕繼韜母楊氏善蓄財家貲百萬乃與僧行齎銀四十萬兩他貨稱是大布賂遺佺宦爭爲之言曰繼韜初無邪謀爲姦人所惑耳嗣昭親賢不可無後楊氏入宮

泣請又求哀於劉夫人唐主釋之寵待如故繼不自安潛遣弟繼遠書教軍士縱火冀復遣已撫安之事泄被誅并斬繼遠還言唐主荒于游畋嗇財拒諫內外皆怨

集覽 盧也 蘋姓名 音頻

吳復遣使如唐

吳復遣盧蘋使唐嚴可求預料所問教蘋應對既至皆如所料蘋還言唐主荒于游畋嗇財拒諫內外皆怨

質實 他貨稱是注見唐代宗大曆十二年

高季興還鎮

季興在洛陽唐主左右伶宦求貨無厭季興忿之唐主欲留季興郭崇韜諫曰陛下新得天下諸侯不過遣子弟將佐入貢惟高季興身自入朝當褒賞以勸來者乃遣棄信虧義沮四海之心非計也乃遣之季興倍道而去至江陵擁梁震手曰不用君言幾不免虎口又謂將佐曰新朝有戰功臣舉手云吾於十指上得天下方得河南乃對功臣舉手云吾於十指上得天下斧伐如此則他人皆無功矣其誰不解體又荒於禽色何能久長吾無憂矣乃繕城積粟招納梁舊兵焉戰守之備

胡氏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賢人君子尚或難之然事在強勉而已意欲如是火忍而思之曰如是不善終忍而不為斯善矣意不欲如是必思而克之曰不如是不善終克而為之斯善矣此強勉之道也意動即行不復加思其入於不善如九之下坂孰能禦之莊宗之失是已夫九五尊位非覬望可得聖人不以得之為喜而以處之為懼是以能濟故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焉又曰予臨兆民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莊宗克梁志驕氣溢為藩鎮所窺凡所料度其應如響斧伐之為害乃爾可不戒哉

集覽 九五飛龍在天伊川傳曰九五者位之極中正者

質實 江陵縣名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三年子臨兆民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書五子之歌子臨兆民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注予五子自稱也朽腐也朽索易絕六馬易驚朽索固非可以馭馬也以喻其危懼可畏之甚

集覽 洛陽縣名注見周顯王三年 解體注見漢桓帝延熹二年

甲申

後唐同光二年。是歲岐降後唐凡四國四鎮

作入

質實 契丹 北狄種名注見晉安帝義熙二年 幽州 注見高祖武德四年

春正月契丹寇幽州 考證 寇當

岐王茂貞遣使入貢于唐

茂貞聞唐主入洛內不自安遣其子繼曮入貢上表稱臣唐主以其前朝耆舊特加優禮賜詔不名

質實 岐國名注見周顯王八年

唐復以宦官爲內諸司使及諸道監軍

書法 網目書來朝多矣不皆書還漢河間王來朝書還卒賢王也東平王來朝書歸國重恩禮也唐崔圻入朝書還鎮譏失刑也田弘正來朝書還鎮美忠順也劉從諫來朝書還鎮美推誠也此其取輕重也周安審琦來朝書還鎮何危季興也季興將朝梁震諫不聽既至唐主惑邇言欲留之以崇韜諫遣歸鎮書曰高季興還鎮幸之也而唐主之失著矣

敕內官不應居外並遣詣闕至者殆千人皆給贍優厚以爲腹心內諸司使自天祐以來以士人代之至是復用宦者侵干政事既而後置諸道監軍陵忽主帥怙勢爭權由是藩鎮皆憤怒

質實 藩鎮

天祐 唐昭宗年號 注見肅宗上元二年

書法 書復以何志失也天祐以來改用士人矣於是而復用宦者自此浸干朝政諸鎮陵忽而諸鎮遂心矣

發明 唐室亡於宦者此莊宗之所知也滅梁未幾即尋覆轍故網目書其復以宦官爲諸司使及監軍以見亡國之由也

唐以王正言爲租庸使

孔謙復言於郭崇韜曰首座相公事繁第遠簿書留滯且吏圖之豆盧革嘗以手書便省庫錢數十萬謙以示崇韜崇韜專判租庸崇韜固辭請復用張憲謙彌失望言於革曰錢穀細事親

都根本興唐尹王正言操守有餘智力不足使之居朝廷猶愈於專委方面也華言於崇韜乃留張憲於東京以正言爲租庸使正言昏懦讒利其易制故也尋勅三司並隸租庸使

集覽 首座相公猶今言爲頭宰相第遠謂宅第遷遠便省庫錢便謂擅便也省減耗也興唐尹後唐以魏州爲興唐府建東京尹府尹也

唐太后至洛陽

唐主遣存渥繼岌迎太后太妃於晉陽太妃曰陵廟在此若相與俱行歲時何人奉祀遂留不往惟

太后至洛陽

晉陽縣名注見周

威烈王二十三年

二月唐主祀南郊大赦

孔謙欲聚斂以求媚凡赦文所蠲者謙復徵之自是每有詔令者皆不信百姓愁怨郭崇韜頗受饋遺所親誚之崇韜曰吾祿賜巨萬豈藉外財但以備風今河南藩鎮皆梁之舊臣主上之仇讐也若捐其意能無懼乎吾特爲國家蔵私室耳及將祀南郊崇韜獻錢十萬緡先是宦官勸唐主分天下財賦爲內外府州縣上供者入內府充宴賜於是外府常虛竭無餘而內府山積及是乏勞軍錢崇韜言於上曰臣已傾內府之財以賜有司唐主默然久之曰晉陽自有儲積可令租庸輦取於是軍士皆不滿望始怨恨有離心矣

集覽 上供注見唐憲宗元和三年

質實 秦州名注見漢光武建武元年天水

唐以季茂貞爲秦王

唐立夫人劉氏爲后

郭崇韜位兼將相人主性剛急遇事輒發雙倖侯求多所摧抑宦官朝夕短之崇韜抶不能制豆盧革韋說嘗問之曰汾陽王本太原人公世家鴈門豈其枝派邪崇韜曰嘗聞先人言上亞汾陽四世耳革曰然則固從祖也崇韜由是以膏粱自處多既別流品引拔浮華鄙棄勳舊由是雙

倖疾之於內勳舊怨之於外崇韜欝欝不得志與所親謀赴本鎮以避之其人曰不可蛟龍失水蟻蟻足以制之先是唐主欲以劉夫人爲皇后而有正妃韓夫人在太后素惡劉夫人崇韜亦屢諫唐主以是不果於是所親說崇韜曰公若請立劉夫人爲皇后則伶宦輩不能爲患矣崇韜從之與宰相帥百官共奏請立之后生於寒微其父以醫卜爲業后幼被掠得入宮性狡悍滉妬從唐主在魏父聞其貴踵魏上謁時后方與諸夫人爭寵以門地相高恥之怒曰妾去鄉時父不幸死亂兵妾哭而去今何物田舍翁敢至此命笞之宮門又專務蓄財新舊累累皆販鬻之至是四方貢獻皆分爲二一上天子一上中宮以是寶貨山積惟用寫佛經施尼師而已是時皇太后誥皇后教與制勅交行於藩鎮奉表稱賀皆不自安如一勳臣畏伶官之說皆不自安李嗣源求解宥不許胡氏曰崇韜希莊宗邪心請立非所宜立將以自安反以自扶持操迷邦者之戒哉集覽膏粱注見宋文帝元嘉元年新蔡蘇鼎注見虞預晉書別流晶注見虞預晉書新蔡蘇鼎注見漢武帝元朔二年汾陽王謂郭子儀厲門郡名注見秦王政三年

發明 自古大臣權勢已隆極富貴已亢滿前無所希則必退爲身慮然其爲慮也思之非不工然異日釁之所起往往又自不深計之非也事計也行所當然而已郭崇失其至深至者焉是故人之處心行事莫若以正夫正者無所事計也行所當然而已郭崇韜佐莊宗決策滅梁遂一天下自見功高權重姦人議已而莊宗之昏爲不足賴也乃爲自安之計時劉氏有寵莊宗嬖之因請立爲后用是以中莊宗之欲結劉氏之援其爲計宜無如是之狠者然卒之殺崇韜者劉氏也嗚呼正之一言其萬世人臣處心行事之要乎

三月蜀主宴近臣於怡神亭

蜀主宴近臣酒酣君臣及宮人皆脫冠露髻喧譁自恣知制誥李龜禎諫曰君臣沈湎不憂國政臣恐啓北敵之謀不聽

質實 沈湎注見漢成帝永始二年

書法　譏喪也蜀主於是再書宴矣終綱目書宴一貞觀十二年以前書宴九自隋宴外皆美也景龍四年以後書宴八皆譏也詳漢高帝五年舍是無書宴者矣

唐封高季興爲南平王　賛實　南平郡名注見晉惠帝永興二年

唐以李存賢爲盧龍節度使

李存審以不得預克汴之功感憤疾甚表求入覲許之初唐主嘗與存賢手搏存賢不盡其技唐主曰汝能勝我當授藩鎮存賢乃仆唐主至是以存賢鎮幽州曰手搏之約吾不食言矣　賛實

盧龍節度　注見漢武帝元朔二年肥如　克汴　注見晉穆帝永和十三年猶言滅梁也　食言　注見晉穆帝永和十三年

唐詔銓司考覈僞濫

唐末喪亂搢紳之家或以誥勅鬻於族姻遂亂昭穆玉石有舅甥叔姪者選人僞濫者衆郭崇韜欲革其弊請令銓司精加考覈時南郊行事官千二百人注官者纔數十人塗毀告身者十之九選人或號哭道路或餓死逆旅　賛實　昭穆　注見漢光武建寧十九年　告身　注見陳宣帝太建九年

書法　僞陵必書重山陵也終綱目書僞陵者五按視一詳漢獻帝初平二年舍是無書僞陵者矣　賛實　諸陵　注見懿宗咸通四年十六陵

唐遣使按視諸陵

夏四月唐主加尊嚴如號

唐遣客省使李嚴如蜀

唐遣客省使李嚴使于蜀嚴威稱唐主威德有混一天下之志且言朱氏篡竊諸侯曾無勤王之舉王宗儔請斬之蜀主不從宣徽使宋光葆言宜選將練兵屯戍邊鄙積糗糧治戰艦以待之蜀主乃以光葆為捍州觀察使嚴之行也唐主令市宮中珍玩而蜀法禁錦綺珍奇不得入中國其粗惡者乃聽之入嚴還以聞唐主怒曰玉衍寧免為入草人乎嚴因言衍童騃荒縱不親政務斥遠

故老昵比小人其臣諂諛專恣黷貨無厭賢愚易位刑賞紊亂大兵一臨瓦解土崩可翹足而待也

唐主然之 質實 勤王 注見漢獻帝建安元年梓州 注同上十八年梓潼

發明 不直曰遣使如蜀而必曰遣客省使如蜀者一以著宦人之禍一以著亡蜀之因耳

若夫李嚴能言蜀主之失而不能知唐主之失則亦可謂明於知彼而暗於知已者矣吁

唐秦王李茂貞卒

遺奏以其子繼曮權知軍府事

唐澤潞軍亂

初安義牙將揚立有寵於李繼韜繼韜誅常邑邑思亂會發安義兵戍涿州立因聚譟攻城焚掠市肆自稱留後表求旄節詔以李嗣源李紹榮張廷蘊討之 質實 澤潞 二州名注見梁主填龍德二年 注見德宗貞元十六年

唐貸民錢

孔謙貸民錢使以賤估償緜屢檄州縣督之知汴州盧質言梁趙巖為租庸使舉貸誅斂結怨于人今陛下華故鼎新為人除害而有司未改其所為是趙巖復生也不報 質實 汴州 注見周顯德三年

書法

嘗書貸王侯半租矣漢桓帝延熹四年又嘗書貸商稅當人錢穀矣僖宗乾符五年嘗書貸民錢與民錢是年其于之歛強貸議取民也於是貸與民錢是年其于之歛強貸之錢而使以賤估償緜巧取亦甚矣故書譏之

發明

前書以王正言為租庸使猶未見其掊剥之失至是書貸民錢則誅求侵刻之患作矣雖欲不亡不可得也

五月唐以伶人陳俊儲德源為刺史

初胡柳之役伶人周匝為梁所得唐主每思之入汴之日匝謁見泣言臣所以得生皆梁教坊使陳俊內園使儲德源之力也願乞二州以報之唐主封之郭崇韜曰陛下所與共取天下者皆英豪忠勇之士今大功始就封賞未及一人而先以伶人為刺史恐失天下心以是不行踰年伶人屢以為言唐主謂崇韜曰吾已許周匝矣公言雖正然當為我屈意行之故有是命時親軍有百戰不得刺史者莫不憤歎胡氏曰莊宗知崇韜之言正而竟違之所以然者不知克已之道也克已者自勝其私意也人有私意有公心克之久則公心大莫之克則私意專自身及家達之天下治與亂之源本也

質實 胡柳之役注見梁太祖開平四年伶人注見高宗咸亨三年

書法 直書其事而貶義自見矣莊宗之不終伶人實為之

發明 賢者仕於伶官古亦有之未聞用伶人為刺史者也揭而書之所以志唐上亡國之

唐詔州鎮無得脩城毀其守具

唐主以潞州叛故有是詔右諫議大夫薛昭文上疏曰今諸道惜竊者尚爰征伐之謀未可遽息又士卒久從征伐賞給未豐宜加頒賚又河南諸軍皆梁之國潛以厚利誘之宜加收撫又戶口流亡者宜寬徭薄賦以安集之又土木不急之役宜加裁省又擇隙地牧馬勿使踐京畿民田皆不從

質實 京畿注見宗貞觀五年

書法 此始皇壞城郭決隄防之遺意也於是幷見而秦唐乃亡於長驅之兵則多防亦何益哉書之也

契丹寇幽州

考證 寇當作攻唐

度使

質實 鳳翔節度注見岐○唐以曹義金為歸義節

度使

時瓜沙與吐蕃雜居義金遣使間道入貢故命之

【集覽】瓜沙二州皆古西戎地瓜本漢敦煌郡沙本漢張掖郡五代晉高居誨使于闐記自靈州過黃河行伍百里至涼州又西五百里至甘州甘州西北五百里至肅州西渡金河西百里出天門關又西百里出玉門關經吐蕃界西至瓜沙

【質實】歸義節度注見漢武帝元朔三年敦煌一統志云瓜沙二州名瓜古西戎地名漢為敦煌郡地晉分置晉昌郡敦煌郡唐初置瓜州後陷於吐蕃宋時為西夏所據元徙居民於肅州城西五百二十六里沙注見漢武帝元朔三年敦煌吐蕃西羌種名注見太宗貞觀八年注

唐討潞州平之

李嗣源軍前鋒至潞州日已暝張迭蘊帥麾下壯士坎城而上即斬關延諸軍入比明嗣源紹榮至城已下矣嗣源等不悅六月斬楊立唐主以潞州城池高深悉夷之

【質實】比明言天將曉也麾

六月唐以李嗣源爲蕃漢馬步總管

下注見漢獻帝建安十四年

秋七月唐發兵塞決河

梁所決河連年爲曹濮患命將軍婁繼英督汴滑兵塞之未幾復壞

【質實】汴滑二州名汴注見周顯王二十九年大梁滑注見隋恭帝皇泰二年

八月唐以孔謙爲租庸使

孔謙復短王正言於郭崇韜又厚賂伶官求租庸使終不獲意快快表求解職唐主怒將寘於法景進救之得免會正言病風恍忽景進又以為言乃以謙為租庸使孔循為副使循即趙殷衡也梁亡復其姓名謙自是重斂急徵以充唐主之欲民不聊生賜號豐財贍國功臣天平節度使李存霸等言屬州多稱直奉租庸使帖指揮公事使司不知有綦規程租庸使奏近例皆直下勅朝廷故事制

敕下下支郡牧守不專奏陳今兩道所奏廻朝廷舊規租庸所陳是偽庭近事自今支郡自非進奉皆須本道騰奏租庸徵催亦須牒觀察使雖有此敕竟不行

年恍惚注見肅宗寶應元年天平

節度注見漢獻帝興平元年東平

唐主獵于近郊

時唐主屢出遊獵傷民禾稼洛陽令何澤遮馬諫曰陛下賦斂既急今稼穡將成復蹂踐之使吏何以為理民何以為生臣願先賜死唐主慰遣之

質實何澤廣州人

蜀中書令王宗儔卒

宗儔以蜀主失德與王宗弼謀廢立宗儔猶豫未決宗儔憂憤而卒宗弼謂宋光嗣等曰宗儔教我殺爾曹今日無患矣光嗣輩泣謝宗弼予承班謂人曰吾家難乎免矣

書法 宗儔本謀廢立未發而卒則其卒之何宗儔忠臣也其謀廢立為社稷計蓋可與權者使其謀早決蜀未必遽亡矣網目書卒書官惜之也

冬蜀以宦官王承休爲龍武指揮使

承休請擇諸軍驍勇者置龍武軍給賜優異以承休悅之以為己副舊將無不憤恥

吳越入貢于唐

吳越王鏐復脩職貢于唐唐因梁官爵而命之鏐厚貢獻并賂權要求金印玉冊有司言故事惟天子用玉王公皆用竹冊唐主曲從之

集覽 職貢注見漢文帝元年王冊見唐代宗大曆十四年

吳王如白沙

吳王如白沙觀樓艤船更命曰迎鑾鎮徐溫來朝先是溫以親吏翟虔為閤門使使察王起居防制甚急溫雨為水溫請其故王曰翟虔父名吾諱之熟矣因以虔無禮告溫頻首謝請斬之

王曰遠徙可也乃徙撫州

集覽 白沙在揚州西南六十里後唐時僞吳楊溥置迎鑾鎮宋真宗陞為真州後陳德林為真州守蘇子瞻有詩白沙何必煩此翁注真州唐永正縣白沙鎮也

實 一統志云白沙湖名在揚州興化縣東南一十里南兗州記云湖岸有白沙鎮即此迎鑾鎮注見憲宗元和十一年揚子縣撫州注見晉安帝隆安二年臨川

唐主獵于伊闕

唐主獵于伊闕命從官拜梁太祖墓漼歷山險連日不止或夜合圍士卒墜岸谷死傷甚衆

集覽 伊闕注見周安王十五年

書法 前書獵于近郊矣於是再書獵于伊闕皆譏也

蜀遣使如唐罷北邊兵

集覽 白沙在揚州西南六十里後唐時僞吳楊溥置迎鑾鎮宋真宗陞為真州後陳德林為真州守蘇子瞻有詩白沙何必煩此翁注真州唐永正縣白沙鎮也

實 一統志云白沙湖名在揚州興化縣東南一十里南兗州記云湖岸有白沙鎮即此迎鑾鎮注見憲宗元和十一年揚子縣撫州注見晉安帝隆安二年臨川

唐主獵于伊闕

唐主獵于伊闕命從官拜梁太祖墓漼歷山險連日不止或夜合圍士卒墜岸谷死傷甚衆

集覽 伊闕注見周安王十五年

書法 前書獵于近郊矣於是再書獵于伊闕皆譏也

蜀遣使如唐罷北邊兵

書法 於是李嚴方請伐蜀而蜀乃罷北邊兵以備敵欲不亡得乎綱目書之所以戒無備也

也

○十二月蜀復以張格同平章事

初格之得罪中書吏王魯乘危窘之及再為相格之詩寂謂人曰張公才高而識淺裁一魯乘他人誰敢自保此取禍之端也

書法 復以何嘗相也於是宗衍德其立己故再為相其何救於亡哉書曰復以為相蓋惜之也

契丹寇蔚州唐遣李嗣源禦之

考異 正月契丹寇幽州五月契丹寇幽州按九例中國有主則夷狄入寇中國無主則但云入邊城云入某郡據王奔時書匈奴入塞今季之間中國無統夷狄入中國錄誤耳後清泰二年書契丹寇晉澶州契丹復入寇開運元年書契丹某國某州此及上年屢書寇傳入寇開運

三年書契冊寇定州契冊寇潞州乾祐二年書契冊入寇廣順二年書契冊寇定州顯德四年書契冊北漢會兵寇周潞州並誤書寇且或但云某州不繫某國亦闕漏也

考證 寇當作攻唐

年代 ○唐主及后如河南尹張全義第

考異 如當作幸按遊幸此誤作如

質實 楚義帝元年行例第宅曰

質實 蔚州注見河南府名注見秦王元年三川

書法 凡君入諸臣之家者謁也及后謁之謁也於是劉后及拜全義為父又甚矣終綱目書君入諸臣之家者五卒其府者二詳漢安帝建光元年皆譏也惟晉成帝幸司徒導府唐太宗幸房玄齡第非譏辭

發明 朱溫避暑于全義之家溫故盜賊無足懲世變日下書之姑以著亂亡之跡耳五季臣主亦何所譏

蜀以王承休為天水節度使

唐僖昭之世宦官擅權蜀主曰秦州多美婦人請為陛下采擇以獻蜀主許之故有是命又以徐延瓊為內外都指揮使延瓊以外戚居舊將之右衆皆不平

質實 天雄節度注見漢成帝綏和二年魏郡

書法 唐書白志貞為浙西觀察使矣德宗貞元三年未有宦官為節度使者也宦者節度於是始見是年特書以甚之終綱目宦官為方鎮二

後唐同光三年○蜀咸康元年○漢白龍元年○是歲凡四國四鎮 春正月唐主如興

唐

初李嗣源北征過興唐庫有供御細鎧嗣源牒副留守張憲取五百領憲以軍興不暇奏而給之至是唐主怒罰憲俸一月令自往取又以義武王都將入朝欲關毬場憲以場有即位壇不可毀請更關場於宮西數日未成唐主命毀即位壇憲謂郭崇韜曰此壇主上受命之地若之何毀之崇韜從容言之唐主立命兩虞候毀之憲私於崇韜曰忘天背本不祥莫大焉

集覽 義武王都 義武

軍節度使王處直之假子名都梁主鎮龍德元年都幽殺其父處直晉王因以都代之

二月唐以李嗣源為成德節度使

唐主以契丹為憂與郭崇韜謀以宿將零落殆盡欲徙嗣源鎮真定崇韜深以為便時崇韜鎮真定唐主欲徙崇韜汴州崇韜辭曰臣富貴極矣何必更領藩方且群臣或經百戰所得不過一州臣無汗馬之勞致位至此常不自安今因委任勳賢使臣得解兵柄節乃大願也且汴州衝要富繁臣既不至治所徙令他人攝職何異空城非所以固國基也唐主曰卿為朕畫策保固河津直趨大梁成朕帝業豈百戰之功可比乎崇韜固辭乃許之

質實 真定府名注見漢光武建武九年常山

漢遣使如唐

漢主聞唐滅梁而懼遣宮苑使何詞入貢覘雄弱詞還言唐主驕溢無政不足畏也漢主大悅遂不復通

集覽 何詞姓名 詞音嗣

三月唐黜李從珂為突騎指揮使

考證 當加嗣源養子於從珂之上○謹按五代史從珂本王姓母魏氏以寡有子阿三年十餘明宗掠得魏氏養阿三為子冒姓李改今名是為潞王網目於明宗書曰李克用養子於周世宗書曰周主養子於此當加嗣源養子於從珂之上一例也五季養子得國者有此三主夫為國家者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上下相保敬其所尊愛其所親而不相害故能傳於來世莊宗承克用之業有天下之半而不知經綸大經是以身弒嗣絕而明宗繼之明宗

奮於卒伍克用子養之者覬其立功以報國也入朝之日固當討誅佟人之弒莊宗者迎魏王繼岌而立之義也乃偪魏王而奪其國雖息兵恤民史稱賢主而大義已虧不足賢矣王從珂石敬瑭劉知遠三人同事明宗從珂不思撫育之恩篡弒閔帝若敬瑭能聲其罪正其名率諸侯王而致討孰能禦之焉用區區小數召戎狄遺天下後世患至如知遠伺釁而興昔無綱常之教一以詐力劫持之何以能永世哉故異姓不可以為子詐力不可以為國建邦啓業所宜深鑑也周世宗受太祖命而繼立正也胄太祖姓非正也帝王可繼族類乎太祖斯謂正矣昔者聖人為政必先正名世宗以不正之名臨郡國網目勾以養子書亦無足稱焉

唐主性剛好勝不欲權在臣下信佟官之譖頗疎忌宿將李嗣源家在太原表從珂為北京內牙指揮使以便其家唐主怒黜從珂為突騎指揮使帥數百人戍石門鎮嗣源憂恐求朝不許郭崇韜亦忌之私謂人曰總管令公非父為人下者皇家子弟皆不及也密勸唐主罷其兵權因而除之不從

唐遣使采民女入後宮

質實 石門鎮注見昭宗乾寧二年

唐宦者欲增廣嬪御詐言宮中夜見鬼物因言咸通乾符時六宮不減萬人今掖庭空虛故鬼物遊之耳唐主乃命宦者王允平伶人景進采擇民女三千餘人以充後庭

乾符 僖宗年號 **掖庭** 宮名

注見漢光武建武二年

書法 綱目書采選良家四詳晉癸巳年舍是無書采選者矣

唐復以洛陽為東都興唐為鄴都

質實 東都注見秦莊襄王元年

三川鄴都注見漢武帝綏和二年魏郡成

○夏四月朔日食

質實 日食注見新莽天鳳元年

○大旱

初五臺僧誠惠自言能降伏天龍命風召雨唐主親帥后妃拜之誠惠安坐不起群臣莫敢不拜獨

郭崇韜不拜會大旱迎至洛陽使祈雨數旬不雨或謂誠惠官以師祈雨無驗將焚之誠惠逃去憖懼而死

實 五臺山名注見武宗會昌五年

五月唐太妃劉氏卒

太后自與太妃別常忽忽不樂太妃亦邑邑成疾太后欲自往省之唐主以天暑道遠苦諫久之乃止及薨太后悲哀不食者累日自是得疾

書法 太妃立不以嫡母曹氏則生母也唐主立劉氏為太妃曹氏無愠色而於太后不惟劉氏無愠色而於太后情好更篤可謂賢母矣太后之如洛陽既別常不樂而死亦邑邑成疾妃卒太后自是得疾遂殂自古嫡妾易位不相妬而相睦未有如此者綱目特書之所以示勸也

六月雨

雨喜也雨而七十五日乃止百川皆溢其為異也大矣

春夏大旱至是始雨遂連七十五日始霽百川皆溢

書法 春秋書六月雨志喜也此其志喜歟記異也先是書六月大旱及是而雨其為記異何

唐主作清暑樓

唐主苦溽暑宦者因言長安全盛時宮中樓觀以百數今日官家曾無避暑之所唐主乃命王允平別建一樓宦者曰前樓不足恐陛下雖欲營繕終不可得唐主曰吾自用內府錢無關經費然猶憲崇韜諫遣中使語之曰今歲盛暑異常朕昔在河上行營卑濕被甲乘馬親當矢石猶無此暑今居深宮之中而暑不可度柰何對曰陛下昔在河上勍敵未滅深念讐恥雖有盛暑不介聖懷今外患已除海內賓服故雖珍臺閑館猶覺欝蒸也陛下倘不忘艱難之時則暑氣自消矣唐主默然宦者曰崇韜之第無異皇居宜其不知至尊之熱也唐主卒命允平營樓日

役萬人所費巨萬崇韜諫曰今河南水旱軍食不充願且息役以俟豐年不聽

質實 中使注見

玄宗開元十五年勃敵謂朱梁

吳鎮海判官陳彥謙卒

彥謙有疾徐知誥恐其遺言及繼嗣事遺之醫藥金帛相屬彥謙臨終密留書遺徐溫請以所生子爲嗣

質實 鎮海軍名注見晉成帝咸和三年京口

書法 卒小國臣錄賢也綱目於五代卒小國臣十有三詳戊寅年蜀而吳居三焉陳彥謙徐溫柴再用金是無書卒者矣

秋七月唐太后曹氏殂

唐主哀毀五日方食

八月唐主殺其河南令羅貫

貫性獷直爲郭崇韜所知用爲河南令爲政不避權豪彥宦請託一不報皆以示崇韜崇韜奏之由是彥宦切齒張全義亦惡之遣婢訴於劉后后與彥宦共毀之唐主含怒未發會往視坤陵道海橋壞怒下貫獄明日傳詔殺之崇韜諫曰貫法不至死唐主怒曰太后靈駕將發天子朝夕往來橋道不修卿言無罪是黨也崇韜曰陛下以萬乘之尊一縣令使天下謂陛下用法不平臣之罪也唐主曰既公所愛任公裁之拂衣起入宮崇韜隨之論奏不已唐主自闔殿門崇韜不得入貫竟死暴屍之胡氏曰莊宗五日不食學禮者孝也況爲彥宦讌而殺賢令乎然則莊宗之不食五日才足爲小節而殺賢縣令是乃大不孝可謂不能充其類者也

質實 陛下注見漢光武建武二十七年坤陵未詳處所或謂即曹太后陵

莫審是否

九月蜀主與太后太妃遊青城山

質實 青城山在成都統志云

府灌縣西南五十里唐杜光庭記岷山連峯接岫千里不絕青城乃第一峯也前號青城峯後名大面山山有七十二小洞應七十二侯有八大洞應八節道書以此山爲第五洞天乃神僊都會之府

書法 嘗書燕元興三年唐主熙與其后遊白鹿山矣晉安帝義熙二年於是復見凡遊讌也與后妃遊綱目書太后遊幸三渠已亥年穆太后長慶二年郭太后是年書與后遊

議之議也終綱太后唐穆宗幸二燕主熙年唐主與其太妃如張全義第

發明 火康以一旅而興夏成湯以七十里而興商蜀雖一隅最爾諸葛武侯嘗用之矣觸之者碎犯之者劒之得其道耳王建之殺王衍繼立首尾八載觀綱目之所書無非亡國之事故書以宦者爲將軍則近習進矣書殺華陽尉張士喬則諫臣戮矣書北巡遣兵侵岐則輕佻黷武矣書宴群臣於宣華苑宴近臣於怡神亭則沈湎無度矣書以宦者王承休爲指揮使節度使則管軍非其人矣書遣使如唐罷北邊兵則弛備以咎敵矣至是上書青城山下書唐兵伐蜀繼書主東遊則蜀之亡爍無可言者夫以一蜀之微本無足述然綱目屢書于冊蓋欲後人知其覆亡之故殷鑒若此必憂勤圖治必競業保邦必畏天命之難諶必知人心之難保則庶幾克紹丕基永終天祿其爲後王戒豈不深切著明也哉

○唐遣魏王繼岌及郭崇韜將兵伐蜀

唐主與宰相議伐蜀李紹欽素諂事宣徽使李紹宏紹宏薦紹欽有奇才可大任郭崇韜曰陛下新定中原兵驕將惰

書任圜翰林學士李愚並參預軍機崇韜以孟知祥有薦引舊恩將行言於上曰知祥信厚有謀可爲西川帥又薦張謹重有識可爲相

夔忠萬三州夔注見玄宗開元十八年萬注見代宗太曆十二年南浦

冬十月蜀主東遊

安重霸勸王承休請蜀主東遊秦州毀府署作行宮強取民間女子教歌舞圖形以遺韓昭蜀主將行群臣諫皆不聽太后涕泣不食止之亦不能得前秦州節度推官蒲禹卿上表畧曰先帝艱難創業欲傳之萬世陛下火長富貴流色惑酒無故盤游類離宮闕今百姓失業盜賊公行卧治險固不足憑恃韓昭謂曰吾收汝表侯主上西歸當使獄吏字字問汝承休妻羨蜀主私焉故說意欲行十月引兵數萬發成都武興節度使王承捷告唐兵西上蜀主不信大言曰吾方欲耀武遂行在道賦詩殊不爲意

十一月唐師滅蜀蜀主王衍降

唐李紹琛攻蜀威武城城降得糧二十萬斛紹琛縱其敗兵萬餘人逸去因倍道趨鳳州李嚴飛書以諭王承捷李繼曮曮竭鳳翔蓄積以饋軍不能充人情憂恐郭崇韜入散關指其山曰吾輩進無成功不復得還此矣當盡力一決今饋運將竭宜先取鳳州掠其糧諸將皆言蜀地險固未可長驅崇韜以問李愚愚曰蜀人苦其主荒淫莫爲之用宜乘其人情崩離風驅電擊彼皆落膽雖有險阻誰與守之兵勢不可緩也崇韜倍道而進王承捷以鳳興文扶四州印節迎降得兵八千糧四十萬斛崇韜曰平蜀必矣蜀主至利州遇威武敗卒始信唐兵之來乃以王宗勲王宗曮王宗昱爲三招討將兵三萬逆戰兵皆慓憤曰龍武軍糧賜倍於他軍他軍安能禦敵敵紹琛等克興州與戰三泉大敗之又得糧十五萬斛蜀主聞宗勲等敗倍道西走斷桔柏津浮梁命王宗弼守利州李紹琛晝夜兼

行趨利州宋光祿遺郭崇韜書請兵不入境當舉巡屬內附苟不如約則皆城夾戰崇韜納之繼岌至興州光祿及諸城鎮皆望風款附王承休與安重霸謀掩擊唐軍重霸曰擊之不勝則大事去矣然公受國恩聞難不可不赴願與公俱西承休以爲然使以兵從將行重霸拜於馬前曰若從開府行矣重霸遂以奉隴降唐高季興常欲還朝誰當守此開府行重霸請爲公守之承休無如之何遂行季興乘舟斫之舟楫俱斷取三峽畏蜀將張武不敢進至是乘唐兵勢自將水軍上峽取施夔州武以鐵鎖斷江路季興遣勇士大起舟絓於鏁不能進退季興輕舟遁去既而夔忠萬州遣使詣繼岌降崇韜遣王宗弼等書爲陳利害宗弼棄城歸三招討追及之相持而泣遂合謀送款於唐蜀主至成都百官及後宮出迎蜀主肖門嚴兵自衛劫遷蜀主及太后後入妃嬪中作回鶻隊入宮數日宗弼亦至登太玄門見蜀主寢門嚴兵自衛劫遷蜀主及太后後宮諸王于西宮承消入宮取蜀主寵姬數人以歸李紹琛進至綿州蜀斷綿江浮梁水深無舟楫紹琛謂李嚴曰吾懸軍深入利在速戰乘蜀人破膽之時但得百騎過鹿頭關彼且迎降不暇若修繕橋梁必留數日或教王衍堅閉近關折吾兵勢儻延旬浹則勝負未可知矣乃發千人溺死者亦千餘人遂入鹿頭關據漢州宗弼往嚴不從欣然至悉命撤去樓櫓蜀主命翰林學士李昊草降表文命平章事王錯草降書遣兵部侍郎歐陽彬奉之以迎繼岌崇韜宗弼斬宋光嗣景潤澄李周輅歐陽晃函首送門遣使奉牋以後宮珍玩賂繼岌崇韜求西川節度使繼岌曰此吾即降或成都撫諭吏民告以大軍繼至成都入嚴引蜀主及百官儀衛出降蜀主白衣首絰銜璧牽羊百官衰絰徒跣輿櫬號哭崇韜解縛焚櫬承制釋罪君臣東北向拜謝大軍入成都崇韜禁侵掠市不改肆自出師至是凡七十日得節度十州六十四縣二百四十九兵三萬餘人金銀繒帛共以千萬計高季興聞蜀亡皮錢糧金銀繒帛共以千萬計食失七箸曰是老夫之過也梁

震曰不足憂也唐主得蜀益驕亡無日矣安知其不為吾福楚王殷上表願上印綬以保餘齡優詔諭之

集覽 散關注見漢光武建武二年桔柏津渡也在利州昭化縣東回鶻隊戲名也隊謂群隊旬浹旬十日也浹即叶反周徧也十日干一周曰浹日衙聲古者相見之禮皆有所執以為贄公侯伯子男執王賈逵曰衙璧者蓋以手縛於後不能執璧故衙之牽羊賈逵曰示服為臣隸也

輿觀 注見陳宣帝太建十一年七箸七皃履反是也箸直慮反與撰同史記周勃世家尚席取撰記曲禮曰飯黍毋以箸注箸飯敔也又曰羹之有菜者用挾注挾箸也今人或謂箸為挾提挾吉叶反又音甲

質實 威武城未詳處所鳳興文扶四州鳳注見梁武帝中大通六年南岐興注見晉懷帝永嘉四年畧陽文注見漢後主建興元年陰平扶注見代宗大曆五年三泉縣名注見僖宗光啓二年三峽注見宋明帝泰始二年施州注見中宗嗣聖三年璽綬注見漢光武建武三年綿州注見漢後主炎興元年涪縣綿泣注見憲宗元和元年涪梁注見周世宗顯德二年鹿頭關注見僖宗光啓三年漢州注見漢成帝鴻嘉三年廣漢西川節度注見晉武帝泰始八年益州襄經注見梁孝元帝承聖三年

書法 王衍即位以來綱目凡十六書蜀事而書用宦官者三遊宴者五殺諫臣廢后者各一餘則用小人而已若是而有不亡者乎唐師既臨方且東遊不顧未有沈湎無懼如王衍者矣綱目上書伐蜀次書東遊下書滅蜀間雖有事不書所以著王衍之慢為後世戒也綱目書滅國未有先書滅後書降者此其先書滅何蜀無抗者則已滅矣滅不繫其降也是故隋師滅陳先書滅後書降是年一先一後綱目之權衡審矣詳秦始皇二十九年舍是無書遊者矣

發明 王衍亦嘗遣兵逆戰皆不復書而直書唐師滅蜀者見其滅亡之易也滅者亡國之善詞必其臣主同力死于社稷乃足稱是今蜀既無人守禦已不可謂之同力而又繼書王衍

出降則亦不得謂之死于社稷矣
此固書法之意也於王衍乎何譏

十二月唐以董璋爲東川節度使

平蜀之功李紹琛爲多位董璋上而璋素與郭崇韜善崇韜數召琛璋與議軍事紹琛心不平謂曰吾有平蜀之功公等撲檄相從反咕囁於郭公之門謀相傾害吾曷為哉將獨不能以軍法斬公邪璋訴於崇韜崇韜表璋爲東川節度使解其軍職紹琛愈怒曰吾冒白刃陵險阻定兩川璋乃坐有之邪乃見崇韜言東川重地任尚書有文武才宜表為帥崇韜怒曰紹琛反邪何敢遣吾節度紹琛懼而退初唐主遣宦者李從襲等從繼岌繼岌雖爲都統軍中制置一出郭崇韜將吏賓客趨走盈庭而都統邪門索然從襲等固恥之及破蜀蜀之貴臣大將爭以寶貨妓樂遺崇韜及其子廷誨繼岌所得不過匹馬束帛壺塵柄而已從襲等益不平王宗弼路崇韜求爲節度使崇韜陽許之既而久未得乃勸帥蜀人列狀見繼岌請留崇韜鎮蜀從襲等因謂繼岌曰郭公父子專橫今又使蜀人請已爲帥其志難測王不可不為之備繼岌謂侍中如山嶽豈肯棄之蠻夷之域乎且此非余之所敢知也請諸人詣集覽撲檄音卜速說自陳由是繼岌與崇韜互相疑

文撲撽小木也詩野有死麕林有撲撽亦作遫漢書息夫躬上言諸曹以下撲遫不足數顏師古曰撲遫猶言促速也

塵尾 質實 東川節度注見敬宗寶曆二年十八年 兩川謂東川西川

蜀王宗弼王承休伏誅

崇韜徵犒軍錢數萬緡於宗弼宗弼之士卒怨怒夜縱火譁課崇韜欲誅宗弼以自明白繼岌收宗弼等數其不忠之罪族誅之蜀人爭食宗弼之肉承休等至繼岌亦斬之

塵柄注見漢獻帝建安

書法 不書唐誅承休也

發明 此二人者誤蜀者也故雖崇韜私殺之亦書伏誅以正其罪

閩王王審知卒子延翰立 考異 立當作嗣 考證 當去王字 質實

閩國名 注見漢武帝建元三年閩中○ 實 西川節度 注見晉武帝泰始八年益州

唐以北都留守孟知祥爲西川節度使 質

唐以北都留守孟知祥爲西川節度使 質實 遷皆曰憲雖有宰相器然宰相在天子目前事有得失可以改更北都獨繫一方安危其任尤重非憲不可乃徙憲爲太原尹王正言爲興唐尹史彥瓊爲鄴都監軍正言昏耄彥瓊本伶人有寵遂專六州之政威福自恣陵忽將佐正言以下皆諂事之

唐主獵於白沙

初唐主得魏州銀槍效節都近八千人以爲親軍夾河之戰屢立殊功常許以燕梁之日大加賞賚既而河南平雖賞賚非一而士卒恃功驕恣無厭更戍燕蔡是歲大饑民多流亡租賦不充倉廩空竭孔謙日於上東門外望諸州漕運至者隨以給之軍士乏食有奪妻鬻子者老弱餒死流言怨嗟而唐主遊畋不息獵於白沙後宮舉從六日而還時大雪東卒有僵仆者伊汝間饑尤甚衛兵所過責其供餉不得則壞其什器撤其室廬甚於寇盜 集覽 伊汝 伊水在今河南域中禹貢蔡氏傳曰按山海經熊耳之山伊水出焉東北至洛陽縣西北入于洛也汝水注見漢成帝綏和二年汝 顯 什器 注見漢後主建興六年什物 質實 流言 注見中宗嗣聖九年 伊汝 二水名伊注見唐高后三年汝注見漢武帝普通六年 河南 道名注見宋主昱元徽元年 白沙 疑是地名未詳處所

書法

唐主於是三書獵矣終網目書獵者九漢自太宗外皆襲舍是無書獵者也

漢白龍見

漢主改名龔 集覽 改名龔一本龔作龔刋誤也按南漢主初名巖更名洟又因白龍見更名

冀至晉高祖天福六年以冀名不利乃自造冀字而名之讀若儼音

書法 終綱目書龍見十有三詳漢惠帝二年舍是無書龍見者矣

長和求昏於漢

長和驃信鄭旻求昏于漢漢主以其增城公主妻之長和即唐之南詔也 **集覽** 驃信注見前唐懿宗咸通七年

質實 長和南夷國名注見玄宗開元二十六年一統志云增城本秦番禺縣地名漢末析置此縣屬南海郡晉於縣置東官郡隋初廢郡以縣屬廣州唐宋元俱仍舊國朝因之改屬廣州府

閏月唐詔罷折納紐配法

唐主以軍儲不足謀於群臣吏部尚書李琪上疏曰古者量入以為出計農而發兵故雖有水旱之災而無匱乏之憂近代稅農以養兵未有農富給而兵豐飽者也今縱未能蠲省租稅苟除折納紐配之法農亦可以小休矣唐主即敕有司從之然竟不能行唐主又欲如汴州諫官上言不如節儉以足用自古無就食天子今楊氏未滅不宜示以虛實乃止

發明 黃放白催之弊其來久矣此書詔罷折納紐配法其文甚美然竟不能有所施行故於分注備載其實而於綱目大書以著其虛文也

唐遣宦者馬彥珪使蜀軍

郭崇韜素疾宦者嘗密謂魏王繼岌曰大王他日得天下驟馬亦不可乘況任宦官宜盡去之專用士人呂知柔竊聽之由是宦官皆切齒時蜀中盜賊群起崇韜恐大軍既去更為後患命任圜張筠分道招討以是滯留未還帝遣宦者向延嗣促之崇韜不出迎延嗣怒李從襲曰郭公專權如是廷誨日與軍中驍將蜀土豪傑狎飲指天畫地近聞白其父請表已為蜀帥諸將皆郭氏之黨王寄身於虎狼之口一朝有變吾屬不知委骨何地矣因相向垂涕延嗣歸具以語劉后后泣訴於唐主

請早救繼岌前平至是不能無疑閱蜀府庫之籍曰人言蜀中珍貨無筭何如是之微也延嗣曰蜀珍貨皆入崇韜父子故縣官所得不多耳唐主遂怒及孟知祥行語之曰聞崇韜有異志卿到爲朕誅之知祥曰崇韜國之勳舊不宜有此俟臣至蜀察之苟無他志則還還唐主許之尋復遣宦官馬彥珪馳詣成都繼岌圖之彥珪見劉后說之曰蜀中事勢憂在朝夕安能緩急稟命於三千里外乎后復言之唐主曰傳聞之言未知虛實豈可遽爾后不得請退白爲教與繼岌令殺崇韜

集覽 驟馬 驟慈陵反

犖馬也 跋扈 注見漢文帝六年

馬跋扈

書法 唐也崇韜之謫遽遣使其軍多矣雖藩鎮不書此其書何病始八年益州班師注見晉武帝泰始元年見陳後主禎明元年

質實 成都府名注見晉武帝泰始元年

丙戌

後唐同光四年四月明宗李嗣源天成元年吳越寶正元年○是歲蜀亡閩建國凡四國三鎮春正

書法 梁書鑄鐵錢矣癸卯年於是再見是年終綱目書鑄鐵錢二而已

以帛代錢未幾民間機杼大臧

質實 輻湊注見漢文帝六年 湖南道名注見宋文帝元嘉十六年

皆易他貨而去故能以境內所餘之物易天下百貨國以富饒湖南民不事桑蠶郁命民輸稅者皆

楚鑄鉛鐵錢

楚王殷不征商旅由是四方商旅輻湊湖南地多鉛鐵殷用高郁策鑄鉛鐵錢商旅出境無所用之

發明 一宦者至徵遣之入蜀特稱使以書之殆若將隆指銜專命然者所以著其殺招討陷家嗣亂蜀軍亡唐室之端也

宦官也

月唐護國軍節度使李繼麟入朝

繼麟自恃與唐主故舊有功若諸宦求丐無厭遂拒不與大軍之征蜀也繼麟閱兵遣其子令德將之以從景進與宦官諧之曰繼麟聞大軍起以爲討已故閱兵自衛又曰崇韜與河中陰謀內外相應繼麟聞之懼欲入朝以自明其所親止之繼麟曰郭侍中功高於我今事勢將危吾得見主上面陳至誠則讒人獲罪矣乃入朝

質實 護國節度注見周 振王十二年蒲坂

唐魏王繼岌殺郭崇韜

魏王繼岌將發成都部署已定馬彦珪至以皇后教示繼岌繼岌曰彼無豐端安可爲此且主上無敕獨以皇后敎殺招討使可乎李從襲等泣相與巧陳利害繼岌從之召崇韜計事從者李環揭碎其首并殺其子延誨無敕旨擅殺大將大王柰何行軍三千里外初無公言是也悔之無及崧乃召書吏數人登樓去梯矯爲敕書用蠟印宣之軍中粗定崇韜左右皆竄匿獨掌書記張礪詣魏王府慟哭久之繼岌命任圜代總軍政

書法 殺崇韜者劉后教也書繼岌何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況皇后教乎繼岌知其無豐而復爲從襲等所搖則固不得有任其咎矣崇韜不書爵何罪也書爲罪之崇韜之罪莫大於請立劉后唐主之不克終劉后之貪吝實爲之故前書立劉夫人爲后以著崇韜之罪至其死也則削其爵

發明 崇韜之死傳教者彥珪謀殺者從襲奮撾者李環而歸惡繼岌何哉繼岌身爲都帥初無朝命徇宦人之說輕殺大將畧無遲難之意其專擅殺之罪尚誰咎哉至於崇韜以將相大臣盡削其官者則以其沒干貨輕犯近習自貽禍敗不足以勝大臣之任耳書法如此蓋亦交貶之也

唐復以故蜀樂工嚴旭為蓬州刺史

魏王獻蜀樂工唐主問嚴旭曰汝何以得刺史對曰以歌使之歌而善之許復故任

注見肅宗上元二年

書法 前書以伶人陳俊等爲刺史不書梁此其失政也莊宗親見蜀以此亡既滅蜀故書以無改於舊之辭也功業之不終兆矣

發明 王衍以荒縱亡國凡其嬖倖之流皆當戮之謝蜀人而唐主反襲其覆轍自工頗郡非亂世則無此舉況又出於亡蜀之伎乎

唐殺其睦王存又及李繼襲

馬彥珪還洛陽唐主乃下詔暴郭崇韜之罪并殺其諸子朝野駭惋保大節度使睦王存又崇韜之壻也宦官言存又擾臂稱冤言辭悖慢唐主殺之景進言李繼麟與存又連謀宦者因共勸速除之唐主乃使朱守殷殺之復其姓名詔繼岌誅令德又詔李紹奇誅其家人於河中時諸軍饑窘妄爲謠言伶官采之以聞故崇韜友讌皆及於禍李嗣源入朝亦爲謠言所屬唐主遣朱守殷察之守殷私謂嗣源曰公勳業振主宜自圖歸藩以遠禍嗣源曰吾心不負天地禍福之來無可避者皆委之於命耳時伶官用事勳舊人不自保嗣源危殆者數四李紹宏左右營護以是得全

節度 注見漢獻帝元和二年河中府建安十七年睦州名注見憲宗名注見周赧王十二年蒲坂

常差中軍一舍

二月唐以李紹宏爲樞密使○唐鄴都亂遣李紹榮繼岌留李仁罕潘成戍成都而還命李紹宏左右營護以是得全

質實 遂州保大

仁罕趙廷隱張業武璋李延厚紹琛帥萬二千人爲後軍行止

招諭之

唐魏博指揮使楊仁晟將兵戍瓦橋踰年代歸唐以鄴都空虛恐兵至為變敕留屯貝州時天下莫知郭崇韜之罪民間訛言皇后弒帝人情愈駭仁晟部兵皇甫暉與其徒夜博不勝因人情不安遂作亂劫仁晟曰主上所以有天下者吾魏軍力也今天下已定天子不念舊勞更加猜忌去家咫尺不使相見今聞皇后弒逆京師已亂願與公俱歸若天子萬福興兵致討以吾兵力足以排之安知不更為富貴之資乎仁晟不從暉殺之又劫小校指揮使趙在禮聞亂而走暉追及示以二首在貝州南趣臨清在禮懼而從之亂兵遂奉以為帥焚掠有來告者都巡檢使趙鐸等啗詣史彥瓊請授甲乘城為備彥瓊曰賊至臨清計程須六日方至未備晝夜倍道安肯計程而行請僕射帥衆乘城鐸募勁兵千人伏於王莽河逆擊之賊既勢挫必當離散然後可撲討也必俟其至城下萬一有奸人為內應則事危矣是夜賊前鋒攻北門彥瓊兵潰闢入鄴都在禮據宮城署皇甫暉趙進為指揮使縱兵大掠王正言方據按召吏草奏無至者正言怒其家人曰賊已入城殺掠吏皆逃散公尚誰呼正言驚曰吾初不知也乃出府門謁在禮再拜請罪在禮諭遣之衆擁在禮為留後張窻家在鄴都在禮厚撫之遣使以書誘窻窻斬其使唐主乃命鎮州歸德節度使李紹榮詣鄴都招撫集覽夜博博謂博塞戲也注見晉明帝太寧三年博博之日依憑也按通作案几屬也注見周顯王二十五年師注見周顯王二十五年貝州注見漢帝玄更始二年臨清縣名注見梁主琐貞明五年貝州注見漢帝玄更始二年清河一統志云王莽河在大名府元城縣有屯氏大河故瀆俗云王莽河一名毛河唐代宗時朱滔攻魏州寔此處萬一注見高祖武德九年鼂德節度注見漢後主延熙十八年宋瀕王莽河壁即此處萬一注見高祖武德九年鼂德節度注見漢後主延熙十八年宋

唐李紹琛反於蜀秘魏王繼岌使工部尚書任圜討之

郭崇韜之死也李紹琛謂董璋曰公後欲咕囁誰門邪璋懼謝罪秘魏王繼岌至武陽遇敕使諭以令

董璋將兵誅李
令德紹琛以不見委大驚俄而璋
遏不謁紹琛怒
謂諸將曰國家南取大梁西定巴
蜀皆郭公之謀
詒而吾之功也至於去逆效順與國
家捐角以破梁則朱公也今朱郭皆無罪族滅歸
朝之後行及我矣宛哉天乎忝何紹琛所將多河
中兵河中將焦
武等號哭於軍門曰西平王何罪
閻門屠膽我輩歸則同誅決不復東矣紹琛自劒
州擁兵西還自稱
西川節度使移檄成都招諭蜀
人衆至五萬繼
發明
康延孝為
纂弑之
國故延孝得
以未滅其罪耳至
於委身事唐改賜姓名受其寵爵萬一事變之
來固當守死無
貳庶幾少雪前恥今乃隨事擇
利輕於向背則是反覆不義
之人矣直書曰反正其罪也

實
武陽
義帝元年
郭公
郡名注見周顯王二十九年
西平王
翮州
注見玄宗天寶十五載普安
集覽
捐角
注見漢昭烈帝章武二年
質
郭崇韜
朱公
謂郭崇韜朱友謙大梁
巴蜀
二州名注見楚
懷王二十九年
郭崇韜追
唐李紹榮攻鄴都不克

李紹榮至鄴都攻其南門遣人以敎招諭之趙在禮拜於城上曰將士思家擅歸相公誠善爲敎奏
得免於死敢不自新史彦瓊戟手大罵曰群死賊
城破萬段皇甫暉謂衆曰觀史武德之言上不赦
我矣因聚譟掠敎書手壞之守陴拒戰紹榮攻之
不利以狀聞唐主怒曰克城之日勿遺噍類大發
諸軍討之
集覽
守陴
注見梁武帝天監三年登陴
噍類
注見漢宣帝地節四年
質
史
武
德
史彦瓊表字
鄴都
郡名注見漢成帝綏和二年
魏郡

唐從馬直軍士作亂伏誅

從馬直指揮使郭崇謙本優人也優名郭門高以
德勝之役挑戰有功遂有寵積功至指揮使郭崇
韜方用事從謙以叔父事之又爲睦王存乂假子
及二人得罪從謙數以私財饗諸校對之流涕言
崇韜之冤至是軍士王温等五人作亂擒斬之唐
主戲謂從謙曰汝既負我附崇韜存乂又教王温

及欲何爲也從謙益懼退陰謂諸校曰主上以王
溫之故俟鄴都平定盡坑若曹家之所有宜盡市
酒肉勿爲久計也由是親軍皆不自安

集覽 德勝之役事在梁主瑱貞明五年

唐遣李嗣源將親軍討鄴都

李紹榮再攻鄴都賊知不赦堅守無降意唐主患之日發中使促魏王繼岌東還繼岌以李紹琛叛留利州未得發紹榮久無功會邢州兵趙大等亦爲亂擾州軍亂小校王景戡自爲留後河朔州縣告亂者相繼唐主欲自征鄴都大臣皆言京師根本車駕不可輕動唐主曰諸將無可使者皆曰李嗣源最爲勳舊唐主心忌嗣源曰吾惜嗣源欲留宿衛皆曰他人無可者張全義李紹宏赤屢言之乃許之

中使注見玄宗開元十五年邢州注見楚義帝元年襄國利州注見漢獻帝建安十六年[二]年[二]年[二]

衆而嗣源之責爲輕言刼則非嗣源本意而出於衆兵之所刼持又不以軍亂爲文而繼書嗣源奔相州于下則見其棄衆獨奔之意昔所以推原本心以怒待之耳嗣源亦何以得此於綱目哉以莊宗失道寵信伶宦殺戮無辜軍民恐鞅嗣源胡人目不知書非有纂國之心爭帝之意偶爲亂兵所刼既趣魏縣衆不滿百又欲爲李紹榮隔絕迫於逃死進退維谷既而衆軍歸之如蛾赴火然後入洛入汴之行始不可遏以理言之固可責以不能死節之義若槩以反逆誅之彼亦有詞於我矣綱目誅亂臣討賊子凜乎不怒而乃書法如此是豈私於嗣源者哉春秋誅心之法推見至隱亦以嗣源本心甚明初無他意耳趙穿弑君而歸獄趙盾者誅其心也情也一輕一重之間而綱目之情見矣春秋之法明矣尚何疑於歐陽氏之說哉

唐任圜破李紹琛擒之孟知祥討定餘寇

董璋將兵二萬會任圜討李紹琛至漢州紹琛逆戰張磏請伏精兵於後而以羸兵誘之圜從之紹琛大敗閉城不出漢州無城塹樹木爲柵圜攻焚之紹琛戰敗奔綿竹追擒之孟知祥自至漢州犒軍與任圜董璋置酒高會引李紹琛檻車至座中知祥自酌大卮飲之謂曰公何患不富貴而求入此邪紹琛曰郭侍中佐命功第一兵不血刃取兩川一旦無罪族誅如紹琛輩安保首領以此不敢歸朝耳魏王繼岌倍道而東孟知祥簒李肇侯弘實以爲牙內都指揮使蜀中群盜猶未息知祥擇廉吏使治州縣蠲除橫賦安集流散下寬大之令與民更始遣趙廷隱張業將兵分討群盜悉誅之

賢實　漢州　竹縣

注見漢成帝鴻嘉三年廣漢綿名注見漢光武建武十二年

唐李嗣源奔相州

李嗣源之爲亂兵所逼也李紹榮有衆萬人營於城南嗣源遣牙將七人相繼召之欲與共攻亂者紹榮疑不應及嗣源入鄴遂引兵去嗣源在魏縣又不滿百又無兵伏李紹真所將鎮兵五千聞嗣

源得出相帥歸之由是兵稍振嗣源欲歸藩待罪中門使安重誨曰公為元帥不幸為凶人所劫李紹榮不戰而退歸朝必以公藉口公若歸藩則為擾地邀君適足以實誨慝之口耳不若星行詣闕面見天子庶可自明嗣源曰善南趣相州遇馬坊使康福得馬數千匹始能成軍

名注見漢元年建昭二年魏郡

書法 劫嗣源者張破敗不書書討鄴兵何衆辭至其引兵大梁也猶書曰向自入網目於嗣源多怨辭亦亮其無利之心而已耳

唐豫借河南夏秋稅

唐主以軍食不足敕河南尹豫借夏秋稅民不聊生租庸使以倉儲不足頗朘刻軍糧軍士流言益甚既亡之事非一而貪吝之禍尤深既失軍心又以掊斂失民心夫平時唐主欲從之劉后曰吾夫婦君臨萬國雖藉武功亦由天命命既在天人如我何宰相又如便殿論之后屬耳於屏風後須臾出糙具及三銀盒皇幼子三人於外曰四方貢獻隨以給賜所餘止此耳請籠以贍軍宰相皇懼而退

宣褒縮也刻剥也謂其言如流諺毀無實

書法 豫借行而民不聊生矣綱目書豫借一而已

發明 莊宗亂以朘削失軍心以掊斂失民心夫平時正稅尚欲捐之乎況是時以予民忍復先期而取殘以豫借人心已離雖盡出內帑痛自改厲尚恐不及矧又以貪吝趣之哉宜筆書之亂亡之事在是所以促國脈者在是然猶未甚者也方其行橫斂厚征之法也以失人心者在豫借之橫斂厚征治天下之大蠹也所至於豫借之甚者也

天下之民雖煦咨愁慼然猶歸咎於上之人用非其人取非其道幸其一旦更之尚可以為生也惟豫借之命一行示天下以國儲之虛國用之竭天下之人譁然謂天下不復可為而生其洋洋漁離散之心者未必不自此也掌國計者惟其謹之哉

唐李嗣源引兵向大梁

李紹榮退保衛州奏李嗣源已叛與賊合嗣源遣使上章自理一日數輩唐主遣嗣源長子從審詣榮欲殺之從審乃還唐主憐之賜名繼璟待之如子是後嗣源所奏皆爲紹榮所遏不得通嗣源由是疑懼石敬瑭曰夫事成於果決而敗於猶豫安有上將與叛卒入賊城而他日得保無恙乎大梁天下之要會也願假三百騎先往取之公引大軍亟進如此始可自全康義誠曰主上無道軍民怨望公從衆則生守節必死嗣源乃令安重誨移檄會兵時李紹虔李紹欽李紹英屯吾妻子已殍死得此何爲奉化嗣源皆遣使召之嗣源家在真定虔候將王建立先殺其監軍由是獲全李從珂將所部兵趣鎮州與建立合倍道從嗣源嗣源分三百騎使石敬瑭將之前驅李從珂爲殿軍勢大盛從璋從子從璋過邢州邢人奉爲留後唐主乃詔白從暉將騎兵扼河陽橋出金帛給賜軍士詔曰

之

質實 奉化疑是地名未詳處所 文王元年爲殿 注見梁武帝天監五年殿

後河陽橋未詳處所

發明 按綱目心也歐陽氏五代史書其反何明君臣之大義也方張奔相州時而李嗣源多恕辭亮其無利之破敗却嗣源入城得間出宿魏縣書其反是誣之也若夫聽石敬瑭之計急趨汴州命安重誨移檄會兵欲何爲哉及嗣源在汴唐主至萬勝鎮君臣相望僅數十里問耳苟無反心胡不遣腹心之使陳忠赤之詞明其爲元行欽所隔絕安知唐主不亮其心也哉況大梁天子之城乃公然占而據之車駕將至不行遂避及其返也又以兵踵之而西其意果何在哉謂其無利之心愚不敢以爲然也五代史以反書之夫豈過哉然通以一反辭該之則似乎無所分辨故五代史於前書親軍非有簒國之心爭帝之意偶爲亂兵所劫入大梁始以反書焉或曰嗣源所過迫於逃死進退惟谷蓋有不得已焉耳嗚

通鑑綱目卷五十五　唐僖宗廣明元年　二十

呼春秋無將將則必誅茲何等事而可以不得已而不已哉然則爲嗣源計將柰何方其出宿魏縣之時聽安重誨之言束身單騎由間道星行趨闕面陳其被劫之狀伏地俟罪元行欽雖欲問之胡可得即整肅部伍申明號命稅駕遠近以明本心返旆直抵鄴城期縛趙在禮以獻闕下雖所奏之辭沮而不達而所行之事足以自明百元行欽不能問之矣計不出此乃陷於篡逆之罪惜哉

唐殺故蜀主王衍夷其族

景進等言於唐主曰西南未安王衍族黨不火聞車駕東征恐其爲變不若除之唐主乃遣中使齎敕賜衍一行並從殺戮已印畫張居翰覆視就殿莊措去行字改爲家字由是獲免者千餘人衍母徐氏且死呼曰吾兒以一國迎降不免族誅信義俱棄吾知汝行亦受禍矣

已印畫為句畫胡卦反然敕書已敕署之後

集覽

書法

書殺何已降也齊滅元氏之族書齊主周氏之族書周主隋滅宇文氏之族書隋主此其不書唐主何罪有分也綱目之權衡審矣然則姚弘降斬不書故秦主此則易爲以故蜀主書唐於蜀敵國也

發明

王衍已降矣不書蜀降人而書故蜀主者不予唐人殺之也然則衍無罪乎衍荒淫失國則有之矣唐既受其降又安得率然無故殺之哉彼自其先世據有土宇唐既奪而有之又嘗賜以裂土之詔今乃反夷其族則夫背信食言曲不在彼是以書法如此

唐主如關東李嗣源入大梁唐主乃還

唐主發洛陽次汜水或勸繼璟亡去不從唐主亦屢遣之繼璟固辭請死唐主聞嗣源在黎陽彊遣繼璟召之道遇李紹榮見殺嗣源至滑州苻習安審通引兵來會知沛州孔循遣使迎唐主亦遣使輸款於嗣源曰先至者得之石敬瑭以勁兵入封丘門遂據其城使人趣嗣源入大梁是日唐

主至榮澤東命龍驤指揮使姚彥温將三千騎為前軍彥温即以其衆叛歸嗣源嗣源奪其兵唐主至萬勝鎮聞嗣源已據大梁諸軍離叛神色沮喪登高歎曰吾不濟矣即命旋師夜復至汜水扈從兵二萬五千已失萬餘人還過鄴子谷道遇衛士輒以善言撫之曰適報魏王又進西川金銀五十萬到京當給爾曹對曰陛下賜已脫矣人亦不感聖恩唐上涕泣而已又索袍帶賜從官內庫使張容哥稍頒給已盡衛士叱之曰致吾君失社稷皆此閹豎輩也抽刀逐之容哥謂同類曰皇后吝財致此今乃歸咎於吾輩寧若不測吾輩萬段吾不忍待也因赴河死唐主至石橋西置酒悲涕脫入洛城嗣源命石敬瑭將前軍趣汜水收撫散兵嗣源継之李紹英引兵來會宰相樞密奏西軍將至車駕宜且控汜水以俟之唐主從之

且依據汜水也

集覽

汜水注見漢王邦四年

且控控扼也謂始為舍耳宿為信信為次也

次汜水春秋釋例凡師出一宿過信為次也

閹豎注見晉惠帝元康元年

榮澤古澤名春秋衛侯及翟人戰于榮澤即此也秦三川郡嘗移治於此漢為滎陽縣地晉屬滎陽郡隋初置廣武縣仁壽初改為滎陽縣元屬汴梁路國朝初因之改屬開封府鄭子谷所詳處所

發明

天下之患莫大於人心之離離則不可復合書曰一人三失烈豈在明不見是圖方是時也軍心民心魚潰鳥散如水之泮渙然而解不可收拾雖有良平之智賁育之勇韓白之才亦未如之何矣故網目於此書唐主如東關則見其兵衆盡離之意書唐主乃還則見其趙趙宄之意書李嗣源入大梁則見豫徘徊不得已之意所以著人心之失已非一日無可言者故其書法如此夫尊居人上寵綏四方雨露之所沾濡膏澤之所浸潤必使膠固而不可解愛之而兵叛遂將而將叛遣左右而左右叛遣大臣而大臣叛遂至彷徨四顧栖然無歸欲為獨夫而不可得者哉後王鑒此其亦思群心之難保

夏四月唐伶人郭從謙弒其主存勗李嗣源入洛陽

唐主復如汜水四月朔嚴辦將發從馬直指揮使郭從謙帥所部兵攻興教門唐主方食聞變帥衛兵擊之逐亂兵出門時朱守殷將騎兵在外唐主急召之守殷不至引兵慙恚茂林下亂兵焚興教門緣城而入近臣宿將皆釋甲潛遁獨散員都指揮使李彥卿軍校何福進王全斌等十餘人力戰俄而唐主爲流矢所中薦坊人善友扶下至絳霄殿欲入朝自許又爲紹榮所遮殂彥卿等慟哭而去左右皆散善友歛樂器覆屍而焚之劉后橐金寶繫馬鞍與申王存渥及李紹榮焚嘉慶殿出走朱守殷入宮選宮人三十餘人內於其家於是諸軍大掠是日李嗣源至罳子谷聞之慟哭謂諸將曰主上素得士心止爲群小蔽惑致此今吾將安歸乎乃入洛陽止于私第禁焚掠拾莊宗骨於灰燼之餘而殯之謂朱守殷曰公善巡徼以待魏王淑妃德妃在宮供給无宜豐儉有奉則歸潘爲國家扞禦北方耳是日豆盧革帥百官上牋勸進嗣源曰吾奉備吾侯山陵畢社稷有奉則歸潘爲國家扞禦北方耳是日豆盧革帥百官上牋勸進嗣源曰吾奉詔討賊不幸部曲叛散欲入朝自許又爲紹榮所隔披猖至此諸軍見推殊非悉願勿言也紹榮欲奔河中爲人所執折足送洛陽魏王繼岌至興平聞亂復引兵西謀保鳳翔始誅李紹琛胡氏曰大寨鮮潞州之圍歸而治國訓兵事各有理使朱溫未死固必爲所擒矣既違張承業忠謀亟稱尊號則舉措之失已稍形見逮滅梁之後遂無一善可紀可歸之器有限也若曰天數則裂膚汗血沐雨櫛風凡十五年而後得好田天好女寵伶人信宦官不三年而今暗先戒而後肆豈亦天邪故臧亡其心昔明而今凶命歷年皆所自貽不可歸之莊宗之命哲命吉凶命歷年

集覽

善友扶下善上聲姓也名友時唐主在興教門樓上友扶之而下

史記索隱曰徼是郊外路謂巡徼而伺察境界勸進勸勉嗣源進尊號披猖注見齊高帝建元元年

書召誥篇文孔氏傳曰今天命哲命吉凶命歷年

制此三命惟人所修敬德則有智則常吉則歷

年為不敬德則愚凶不長雖說之其實在人

元年
廢丘

書法 從謙指揮使也不書書伶人所以著寵任優者之效也莊宗戰勝攻取克殄世讎雖好自矜功亦一代之英矣然自滅梁以後綱目所書殆無一善可述者非徇伶官則務貨色事田遊而已卒之事非一皆足以亡其軀失道之敵之才雖勝而君人之道則未之有聞也

發明 凡傷生事非一皆足以亡其國故衛以好鶴亡梁以好土功亡吳以好戰亡凡偏有所好未有不亡其國者況於驕侈淫欲馳騁弋獵宦官女寵無一之不備者哉莊宗自滅梁以來凡書于冊者曷不書指揮使郭從謙而必揭伶之所以著禍敗之因實在於此欲使後人知優伶之禍若是其慘母徒以為僅資戲笑而遂忽之其為後鑒豈不明哉

正誤 巡徼今按徼循也漢書百官表中尉掌徼循京師顏師古註徼謂遮繞也慶賤未詳處所申州名注見梁武帝太清二年義陽嘉部曲注見陳文帝天嘉元年鳳翔府名注見周顯王八年岐興平縣名注見楚義帝元年廢丘

任官者貸民錢毀城池采民女造樓觀殺勳臣恣遊獵靡一歲弗具至於酷好優伶尤其素習甚至寵信其徒搆亂國政淪於滅亡不自知悟故自為之井蹈下流而不恥於人郭從謙自滅梁以來凡書于冊者曷不書指揮使郭從謙而必揭伶之所以著禍敗之因實在於此欲使後人知優伶之禍若是其慘母徒以為僅資戲笑而遂忽之其為後鑒豈不明哉

唐太原軍亂

初莊宗命吏部二內養在晉陽張憲以下承應不暇莊宗既殂推宦官張昭遠勸張憲奉表勸進憲曰吾自布衣至服金紫皆出先帝之恩豈可偷生而不自愧乎昭遠泣曰此古人所行公能行之忠義不朽矣有李存沼者莊宗之近屬與二內養謀殺憲及巡檢李彥超欲先圖之憲曰僕受先帝厚恩不忍為此徇義而不免於禍乃天也軍士共殺二內養而存沼憲奔忻州會嗣源移書至彥超號令士卒城中始安彥超卿之兄也

集覽 吏部二內養張憲以下承應不暇吏部鄭二內養皆姓也史不記其名內養中

官也在晉陽一監兵一監倉庫養餘亮反

唐李嗣源監國

百官三牋請嗣源監國嗣源乃許之入居興聖宮百官班見下令稱教宣徽使選後宮美少者數百獻之監國曰奚用此為對曰宮中職掌不可闕也監國曰宮中職掌宜諳故事此輩安知乃悉用舊人補之其少年者皆出之蜀中所送宮人準此

唐以安重誨為樞密使張延朗為副使

延朗本梁租庸吏性纖巧善事權要故重誨引之

監國令所在訪求諸王通王存確雅王存紀匿民間安重誨與李紹真謀曰今殿下既監國典喪諸王宜早為之所以一人心密遣人殺之後月餘監國聞之切責重誨以傷惜久之劉后奔晉陽在道與存渥私遣存渥為其下所殺劉后為尼於晉陽監國使人就殺之并莊宗幼子繼嵩等皆不知所終惟邕王存美以病得免

唐監國嗣源殺劉后及諸王

書法

劉后不貪吝實為之殺諸王存渥存確存紀存美皆無罪而嗣源得國多恕辭於是書監國殺者三諸王宜早為之所以一人心密遣人殺之後月餘監國聞之切責重誨以傷惜久之劉后奔晉陽在道與存渥私遣存渥為其下所殺劉后為尼於晉陽監國使人就殺之并莊宗幼子繼嵩等皆不知所終惟邕王存美以病得免

發明

劉后及之并及莊宗戚亡固無可言諸王何辜亦哉然后為主母嗣源乃其故臣法當書弒而書殺者劉氏有亡國之罪不得為國母也諸王之死監國初不之知而歸罪監國者既聞而傷之乃不能正誅殺者之罪故自有深意觀者不可不察也合而書之

通鑑綱目卷五十五　唐紀四十一　忻州　注見晉孝武大元九年新興　集覽　纖巧　史炤釋文曰廉纖精巧也漢書

高季興以孫光憲掌書記

徐溫高季興聞莊宗遇弒益重嚴可求梁震梁震薦孫光憲掌書記季興欲攻楚光憲諫曰荊南亂離之後賴公休息士民始有生意若又與楚交惡楚交惡左傳周鄭交惡注國交惡他國乘吾之弊良可憂也季興乃止集覽

唐監國嗣源殺李紹榮

紹榮被執監國責之曰吾何負於爾而殺吾兒紹榮瞋目直視曰先帝何負於爾遂斬之復其姓名曰元行欽

發明紹榮有罪既削其爵宜正其誅乃以殺書何哉嗣源自有乘亂取國之恥故不得為天討也下書殺孔謙亦然

唐張居翰罷以孔循為樞密使○唐監國嗣源殺孔謙廢租庸使及諸道監軍

監國下教數租庸使孔謙姦佞侵刻窮困軍民之罪而斬之凡謙所立苛斂之法皆罷之因廢租庸使依舊為三司委宰相一人專判又罷諸道監軍使以莊宗由宦官亡國命諸道盡殺之集覽

三司鹽鐵戶部度支是也

書法孔謙掊克致亂罪人也不書誅何君弒賊不討而察察於其細以為若正天討則罪宜有所先矣故止書殺則謙無貶歟削其爵廢不書殺畧之也

唐魏王繼岌至長安自殺

魏王繼岌退至武功李從襲曰退不如進請亟東行以救內難繼岌從之還至渭水留守張籛已斷浮梁乃循水浮度至渭南腹心呂知柔等皆已竄匿從襲謂繼岌曰時事已去王宜自圖繼岌徘徊

流涕乃自伏於牀命李環繼殺之任圜代將而東
華州都監李沖殺從襲胡氏曰任圜參預軍機而
主帥一旦至此從容其間莫能捄止而竊取其柄
得爲忠乎李愚職與圜同而寂無所施亦不得爲
無罪矣且武皇諸子至是或誅或病莊宗五子繼
炎繒死餘不知所終何也德養人者也力勝人智
欺人者也我以智力加人有時而窮則人亦得以
加諸我矣故用智未有不困者也我養人其養既
久則人亦不忍離我矣故修德未有不安者也三
代而上純德之世也三代以下皆力也假德以文
之視其智力之深淺則決其所享之延遐後唐之事亦足以
觀矣歐陽氏以爲向使張籛不斷橋使繼岌得東
明宗未必能自立愚以爲不然繼岌制於從襲莫
能可否使其有變宜整比六師倍道赴難豈張籛斷橋所能遏乎
以彼之才政使東行豈以涼之敵也東

集覽 張籛姓名也籛音毘至反校次之也整比見漢後主建興十二年渭水注安名注見漢獻帝建安五年渭南縣

質實 武功縣名注見太
史公自序

集覽 有司議即位禮建國號監國問左右何謂國號對曰先帝賜姓於唐為唐復讐故稱唐令梁朝之人不欲殿下稱唐耳監國曰吾年十三事獻祖獻祖以吾宗屬視吾猶子又事武皇武皇之基業則吾之基業也先帝之天下則吾之天下也安有同家而異國乎李瑛曰若改國號則先帝遂為路人梓宮安所託乎不惟殿下不忘三世舊君吾曹為人臣者能自安乎前代以旁支入繼多矣宜用嗣子柩前即位之禮衆從之監國百官縞素既而御衮冕受冊服斬衰於柩前即位百官吉服稱賀胡氏曰李瑛之言似也然國亡君死子不得立而他人是保入臣於此者乎

質實 獻祖謂李昌國武皇謂李克用梓宮注見漢平帝元始五年

集覽 縞素注見秦莊襄王三年

唐主嗣源立

十六年 徘徊注見太宗貞觀二十三年

書法 書郭從謙弒魏主繼岌自殺然後書嗣源入洛陽書綱目於嗣源多恕辭亦亮其無利之心耳

發明 綱目於非正統之君其子嗣位書立嗣源立非唐主意而以唐主立書之豈非以嗣源源於五代主中之彼善於此故恕之歟五代史而以稱帝書以明其不得以嗣莊宗之位也況前既書其反乎何則五常之中君臣之事君獨謂之忠義者斷制之宜忠者心無不盡之謂也嗣源本夷種李克用養以爲子賜以姓名附之屬籍莊宗嗣位委以重任付以兵權君臣之分素定一旦爲亂兵所脇不得已而入亂城幸而以計得出單騎歸朝明其本心可也乃回翔不進及夫車駕東出又不即赴行在趨拜道左公然擁兵亟趨汴州以爭先奪利東車駕之還又不亟送且以兵踵之所謂斷制之義盡心之忠安在哉假使使嗣源之心實出避禍一聞莊宗被弒當即日揚旗西指以討罪人傳檄四方遣使西迎魏王奉請劉后臨朝以俟嗣君之至顧乃遽然居太子監國之位布置私人以掌摳機殺害國母以及親王魏王聞之安得而不自殺雖曰自殺其與嗣源殺之也無異此五代史所以書其反又書其稱帝以明明宗實非汝陀之種類而於莊宗之義則已絕矣或曰五代史亦有所據歟曰觀明宗欲殺元行欽責之曰我兒何負于爾行欽瞋目直視之曰先帝何負于爾歐陽子謂行欽誠節有足嘉者則明宗逆節有足惡者不言可知矣不特此也綱目引胡氏論李琪諫改國號臣心不安之言亦謂國亡君弒子不得立而他人是保是亦不滿於明宗之立也史雖委曲爲之開說若明宗有若不得已焉者嗚呼史豈皆實哉按莊宗實録明宗時宰相趙鳳脩明宗實録濫王時宰相姚顗脩至宋薛居正等採以爲正史司馬公又據正史以爲通鑑其所書者果得其實否乎雖然其明白昭著者亦自有不容掩焉者歐陽氏作史時去五代未遠其必有所據矣夫

唐殺其大原尹張憲

有司劾憲委城之罪也胡氏曰張憲不附伶官以致疎外進不預朝廷之謀退不預鄴都之亂及嗣源入洛又不雷同勸進懷忠徇義蓋賢者也明宗即位考慎相臣無以踰憲者矣乃徇有司迎合之奏而殺之無乃重誨所欲乎

唐大赦

考證 下當書境內

唐主大赦量留後宮百人宦者三十人教坊百人鷹坊二十人御廚五十人中外毋得獻鷹犬奇玩諸司使務有名無實者皆廢之分遣諸軍就食近畿以省饋運除夏秋稅省耗諸侯四節貢奉毋得斂百姓刺史以下不得貢奉胡氏曰此數條者聖王常事也而英雄明達如漢武帝唐太宗猶有不能焉人從容行之豈不為賢哉且非矯勉於初政而怠忽於末路者其賢益可尚矣是故表而出之

集覽 近畿注見昭宗天祐元年畿甸四節謂元旦冬至端午降誕

唐以鄭玨任圜同平章事

圜憂公如家擢賢俊杜絶僥倖期年之間軍民皆足朝綱粗立圜每以天下為已任由是安重誨忌之

賢實 僥倖注見宋孝武帝大明二年

唐李紹真等復姓名

李紹真李紹瓊李紹英李紹虔李紹奇李紹能各復舊姓名為霍彥威簡房知溫王晏球夏魯奇米君立晏球本王氏嘉於杜氏故請復姓王氏子

書法 初賜姓名不書畧之也復姓名則何以書予其復也唐末不書賜姓名書削惟李茂貞五代不書賜姓名書復唯紹真等

發明 自克用好養假子而後賜姓名者接踵其後矣正而復之亦其宜也故書

唐初令百官轉對

初令百官正衙常起居轉對奏事
一赴內殿起居轉對奏事

書法 五日一轉對亦清朝令典而實始於此然則典也書初美之

發明 百官轉對亦清朝令典而實始於此然則蓋予之也 百官轉對亦清朝令典而實始於此然則唐主豈可以日不知書忽之哉特書曰初追賞晉陽之功也

唐以安金全爲振武節度使 質實 振武節度注見憲帝元和八年

唐以趙在禮爲義成節度使 質實 義成節度注見隋恭帝皇泰二年滑州

在禮以軍情未聽不赴

唐以馮道趙鳳爲端明殿學士

唐主目不知書四方奏事皆令安重誨讀之重誨亦不能盡通乃奏諸選文學之臣與之共事以備應對乃置端明殿學士以道鳳爲之 胡氏曰天子宰相義理所出天下取正焉者也氣數淆薄乃至目不知書者爲之夫安能考前言學古訓以治天下也然明宗所行有太宗所不及則其質之美也使輔以學則爲聖賢必矣而道鳳腐儒不能有以開導裨益使天成之政加美於前也不亦可惜矣哉

集覽 腐儒 腐者爛敗貌言儒者但能守陳腐之見不達時宜

唐聽郭崇韜歸葬復朱友謙官爵

書法 書聽歸葬詔許鄧隲還葬書漢安帝建光元年聽郭崇韜歸葬是年

○六月唐汴州軍亂指揮使李彥饒討平之

詔發汴州軍戍秭橋已出城指揮使張諫復還作亂殺知州高逖逼指揮使李彥饒爲帥彥饒禁止

焚掠伏甲執諫等
即日牒推官帝儼

晉實 汴州 注見周
二十九年大

秋七月唐安重誨殺殿直馬延

安重誨恃恩驕橫數
前御史大夫李琪
重臣戒
諭中外

發明 安重誨之
故書之以

契丹攻渤海拔夫餘城

契丹主阿保機攻
國命其長子突欲
樓號元
帥太子

集覽 渤海 注見隋文帝開皇十八年靺鞨夫餘 注見新羅始建國元年

實 契丹 北狄種名注見
晉安帝義熙二年

唐遣供奉官姚坤如契丹

唐遣姚坤告哀於契丹主阿保機
害慟哭曰我朝定兒也朝定猶華言朋友也謂坤

曰今天子聞洛陽有急何不救對曰地遠不能及
曰何故自立坤為言其由契丹主曰漢兒喜飾說
多談又曰聞吾兒專好聲色遊畋不恤軍民宜
其及此我自聞之舉家不飲酒散遣佞人鮮縱鷹
犬若亦效吾兒所為行自亡矣又曰我於今天子
無怨足以脩好若與我大河之北吾不復南侵矣
坤曰此非使臣之所得專也契丹主怒囚之旬餘
復召之曰河北恐難得鎮定幽州亦可也給紙
筆趣令為狀坤不可欲殺之乃復囚之

質實 河北 道名注見漢
成帝綏和二年魏郡

唐豆盧革常說罷

革說奏事唐主前禮貌不盡恭有官俸錢皆折估
而革父子獨受實錢說以孫為子奏官受選人賂

除近官中旨以蕭
甫悢之上疏言華說
華說擢希甫
為散騎常侍

契丹阿保機死

阿保機卒於夫餘城述律后召諸酋長妻謂曰我
今寡居汝不可不效我又集其夫立問曰汝思先
帝乎對曰受先帝恩豈得不思
曰果思之宜往見之遂殺之

集覽 立問曰立之於其前而問云

正誤 立問本綱目皆作泣問為是

發明 夷狄之酋卒則書死阿保機前已稱帝改元至此亦書死者正其夷狄之名不得齒於中國公侯之列自是而後例皆倣此

八月朔日食

質實 日食注見新羣天鳳元年

唐孟知祥增置營兵

知祥陰有攘蜀之志置諸營兵七萬餘人增

唐平盧軍亂討平之

平盧軍校王公儼作亂詐斬之其黨支使韓叔嗣
預焉其子熙載將奔吳密告其交李穀曰吳若用
吾為相當長驅以定中原穀笑曰中原若用吾為相取吳
如囊中物耳

集覽 其黨支使去

聲支使也今按此謂平盧節度府之支使非三司使
乃王公儼之黨輩

正誤 支使入聲支使也唐採訪節度觀察等使幕屬有判官有支使等

質實 平盧軍注見漢桓帝

九月契丹德光立

契丹述律后愛中子德光欲立之至西樓命與突
欲俱乘馬立帳前謂諸酋長曰二子吾皆愛之莫
知所立汝曹擇可立者執其轡酋長知其意爭執
德光鬱后曰所欲吾安敢違遂立之為天皇
人中原注見玄宗天寶十五載

維州北海

王突欲慍欲奔唐后遣歸東丹德光尊后爲太后國事皆決焉太后復納其姪爲后德光性孝謹毋病不食亦不食以韓延徽爲政事令聽姚坤歸唐弊阿保機於木葉山太后左右有桀黠者后輒謂曰爲我達語於先帝至墓所則殺之前後所殺以百數最後平州人趙思温當往不肯行后曰汝事先帝嘗親近何爲不行對曰親近莫如后后行臣則繼之后曰吾非不欲從先帝於地下也顧嗣子幼弱國家無主不得往耳乃斷一臂令置墓中思温亦得免

冊 即夫餘成也桀黠也

質實 酋長注見漢武帝建元三年閩中

者謂其凶暴若桀黠也

質實 閩國名注見漢武帝建元三年閩中

志云木葉山在遼東廣寧中屯衛東三十里上建契丹始祖廟奇首可汗在南廟可敦在北廟繪塑二像并八子像相傳有神人乘白馬自馬孟山浮土河而東有天女駕青牛車由平地松林泛潢河而下至木葉山二水合流相遇爲配偶生八子其後旗屬漸盛分八部每行軍及時祭必用青牛白馬云

集覽 突欲阿保機之長子名東平州注見秦王政三年右北

平

冬十月唐初賜百官春冬衣○王延翰自稱閩王

質實 閩國名注見漢武帝建元三年閩中

延翰驕淫殘暴自稱大閩國王宮殿百官皆放天子之制

契丹盧龍節度使盧文進奔唐

文進爲契丹守平州唐主遣人說之以易代之後無復讒然又進所部皆華人思歸乃帥其衆十萬歸唐

質實 盧龍節度注見漢武帝元朔二年肥如

書法 文進嘗書亡奔契丹美罪即夷也於是而歸中國則其不書歸何誅心也文進既受唐官不書叛背夷向華理之正也況書虜官下書奔深賤之

發明 文進何以不書虜官未有歸意唐雖說之非迫於所部則亦未必歸矣故上文進本中國之人又與夷狄種落不同故

其書法如此

唐以趙季良爲三川制置轉運使李嚴爲西川都監

初郭崇韜率蜀中富民輸獻賞錢五百萬緡晝夜督責有自殺者給軍之餘猶二百萬緡至是任圍判三司知成都富饒遣季良爲三川都制置轉運使蜀人欲皆不與知祥曰府庫他人所聚輸之可也州縣租稅以贍鎮兵決不可得季良但發庫物不敢復言制置轉運職事矣安重誨以知祥及東川節度使董璋皆擾險擁兵又知祥乃莊宗近妲陰欲圖之李嚴自請爲西川監軍嚴母謂曰汝前啓癈蜀之謀今日幷蜀人矣【質實】三川郡名注見秦莊襄王元年【西川】軍名注見晉武帝泰始元年益州【東川節度】注見漢獻帝建安十八年梓潼

唐罷告身綾軸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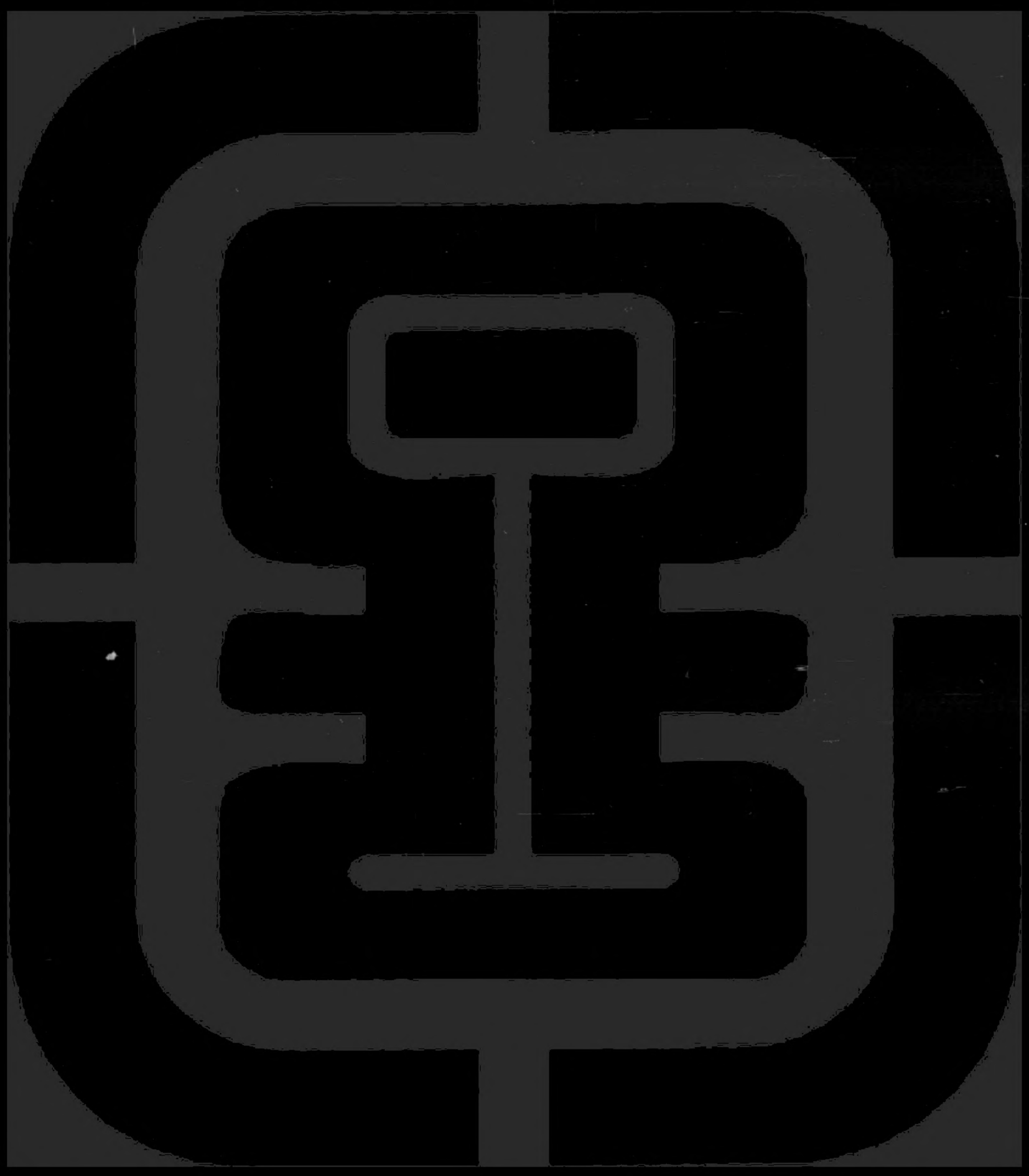
舊制吏部給告身先責其人輸朱膠綾軸錢喪亂以來貧者但受敕牒多不取告身侍郎劉岳言告身有褒貶訓戒之辭豈可使其人初不之覩後執政議以爲朱膠綾軸厥費無多乃奏罷之是後試銜姑假所除浸多乃至卒伍胥使皆得銀青階及憲官歲賜告身以萬數【集覽】告身注見陳宣帝太建九年

十二月閩王延稟弒其君延翰而立其弟延鈞

延翰羞棄兄弟出延鈞爲泉州刺史延翰多取民女以充後庭延鈞上書極諫由是有隙審知養子延稟爲建州刺史延翰使之采擇延稟復書不遜亦有隙合兵襲福州延稟先至梯城而入延翰驚匿延稟執之暴其罪惡斬于門外延鈞至延稟納之推爲威武留後【質實】泉州注見僖宗光啓元年【建州】注見晉武帝泰始五年建安福州注見漢武帝建元三年閩中

唐主以其子從榮爲天雄節度使

和二年

【質實】天雄節度注見漢高帝綏

資治通鑑綱目卷之五十五終